紅頭果之戀

第一章

“乃文！”高氏机构的法律顾问任伦平匆匆走进来，脸上带着罕见的紧张。

办公桌后的男人立刻起身走向他。“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小苹……”

“不是。”任伦平皱眉的注意到对方松了口气。“你要是这么关心她，你应该去看她，而不是请一个私家侦探把她每一天的生活全给记录下来。她是你的妻子啊！”

“我雇用你，可不是让你来说闲话的。”高乃文冷静地说着。“你到底有什么事？”

任伦平眯着眼，并不出言反驳。他知道乃文的心情不好，他也不愿跟他计较，但这种情况到底还要多久才会结束，自从苏苹走后……

“你到底有什么事？”高乃文不耐的提醒他。

他耸肩。保持良好风度。他告诉自己，毕竟两人中总有一个要保持冷静，尤其等会还有更教人吃惊的事呢？他清清喉咙：“张蕊珍回来了。”

“她？”乃文的脸色全变了。“她回来做什么？”

“理由有很多啊，像……来看看她亲爱的继子啊，或者来看看她可爱的小媳妇。”任伦平故意加上后面一句刺激他。果然高乃文的脸色更苍白了。

“不是我说你，乃文。如果她是我老婆，我会把她留在我身边，至少我还可以保护她，无论我在进行什么计划。”任伦平打开公事包，取出数张纸。“你也知道小苹果是个十足的小迷糊。像昨天……”他瞥一眼纸张的字。“她的手又多几个OK绷，呃，回家的时候呢，跌了一跤，现在走路一跛一跛的，还有……”他还没念完，手上的资料就被夺了去。

“这个小傻瓜！”高乃文一张一张的看。“她就不会照顾自己吗？”他心疼的看着上面的报告。

这一切全落入任伦平的眼里。“我真搞不懂你耶，你这么爱她，为什么不自己去照顾她？难道你不怕有人抢走你的小苹果？”

“我爱她，她不爱我。”高乃文生气的瞪着上面的字，不知道是对上头的报告生气，还是对她不爱他而生气。“要不然她就不会在婚宴的时候逃走。”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逃走？你大可解释这完全是你的继母搞的诡计。”任伦平又眯着眼。“尤其是她现在回来了，你不怕对小苹果不利吗？也许哪一天你不在她身边，而张蕊玲……”他留一些空间给他想像。对付这种人，有时候是要用些小计谋的。

果然，高乃文抿紧嘴。“你说该怎么办？”

任伦平挑眉。“何不把她放在自己的身边？有什么事也好照顾一下。”

“你忘了以前吗？就是因为她在我身边，所以才会屡次差点出意外？”他视而不见的瞪着前方。

任伦平不耐的叹口气：“老天！你真是十足的死脑筋。我真想拿个大槌子好好敲醒你的脑袋。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确定是张蕊玲做的，不是吗？这有可能是其他人做的，如果你只防她，反倒让别人有可乘之机。”他注意高乃文的表情。“不如你把小苹果放在自己身边，这总比让她三天一小伤，五天一大伤，要好得多，不是吗？”他看得出眼前的人有些动摇了。

“可是……她不会回来的。”高乃文犹做困兽之斗，他的心仿佛被分成两半，一半极想要赞同伦平的建议，他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小苹一眼了？可是另一半却告诉他在事情还没查出来之前，他会带给小苹极大的危险。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任伦平决定再加一重记。“你总不希望小苹果再出意外吧！现在她是有些小伤，可是难保不会……呃，一些大伤，像……在厨房里拿菜刀，结果没拿好，反倒把自己的手划上一道，也许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事，但对她，什么事都有可能，对不对？就拿上次来说吧，她为了救一只小狗，自己差点被车撞了。”

“被车撞？”高乃文猛然抓住他的衣领。“我怎么不知道？”他几乎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天啊！被车撞？万一真的撞上了……他的脸又是一阵苍白。

“是啊，我怕你担心，就叫那个什么侦探的，把这段报告省掉。”任伦平慢条斯理的回答，丝毫不为他的焦虑而担心。

“省掉？”高乃文生气的喊道：“你没有权力省掉！告诉我，她有没有受伤？伤得严不严重？有没有去看医生？有没有好好休息？有没有……”

“停！你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她只不过擦伤而已，你不要紧张，但是下次是不是会有这么幸运，可就难说了。”他补上一句：“当然啦，如果你把她放在身边，这一切不就是没事了吗？”

高乃文放掉他，一声不响的走到窗前。许久，他才开口说：“我会考虑。”

任伦平暗笑。看来他很快就会见到小苹果了。“那我可要先走了，我可不是老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怜哦！外头还下着大雨呢！”他走到门口，突然回头说：“对了！不知道那个什么侦探照的相片是怎样，不过上次我看到小苹果的时候，她瘦得我差点认不出来呢？”他满意的听到撞击声，挑挑眉离去了。

高乃文瞪着窗外的大雨。瘦了？她瘦多少？他每次一有机会就去偷看她，可是每次都只能远远的看。该死的，她难道就不会好好照顾自己吗？

冲动之余，他拨了个电话。“喂！老王，十分钟内把车准备好……对，我要出去。”

苏苹冒雨跑回家。

这真是十足的鬼天气。早上还是万里无云，下午怎么就下起大雨来了？害得她连一把伞都没带，回家一定要洗个热水澡，要

不准感冒了。不知道大猫它他会不会自己躲进屋里，她没把屋里的门给关上吧？有吗？但愿没有！要是它们淋雨了，应该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她专心的在想这些事，以致于她压根没注意到一辆黑色轿车及时在她身边煞祝

“喂，小姐！”车内探出一个人头，“你没看到现在是红灯吗？你差点就被撞……啊，太太，是你埃”他兴奋的向车内喊道。“先生，是太太！是太太！”

苏苹皱皱眉。试图在大雨中看清对方的脸。

“太太！”他急忙下车去替她撑桑“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

“老王？”她困惑的看着他。

“是啊，太太还记得我，都一年了。”老王笑得牙齿都露出来了。

“我呢？我挚爱的妻子，还记得你的丈夫吗？”没撑伞的高乃文站在老王身后，阴郁的眼神仿佛厌恶见到她似的。

“你……”苏苹吓得仅能说出这个字。她万万没料到高乃文会出现在她面前。

但她马上想起那一天。她在大雨中生气的喊道：“我不是你妻子，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书寄过去……”

她被那双冷酷的眼神吓住了。

“很可惜，我并没有签字。”他冷笑。“所以，你还是我可爱的小妻子。”

“我不是。”她强调着。“从来都不是。”

他皱眉。突然握住她的手臂。“不管是不是，你最好进车子里再说。”

她试图挣脱。“不要，我要回去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放开我。”

“没有瓜葛？你忘了我还没签字吗？我会送你回去，但送你回去之前，我有话要跟你谈。”他硬拖她走到车旁。

“我没有话要说。”她仍挣扎着。“放开我。”

“但我可有话说，或许你不介意在这会令人感染肺炎的大雨下进行我们的话话，但我介意。进去！”

她不为所动。

他眯起眼。“我说进去！”他的语气冷得足以使商场上的敌人为之却步，更何况是一个女孩。

她乖乖的进去。但他知道她被吓住了，他也不愿意这样，但想要这个小顽固进去，那比登天还难。他可不想要她得肺炎，该死的！她就不会好好照顾自己吗？她可知道当他看见她差点被车撞上的刹那，几乎要被吓死了吗？他想起伦平的话。真想用力摇醒她，她就不会等雨停了才走吗？她不知道她这样做会多么容易生病吗？

该死的！他就知道一旦见了她，就再也放不走她了。他愈想愈气，干脆用力摔上车门，气冲冲的走到另一边打开车门进去。从来没有一个能这样影响他的思绪。

“开车。”他简洁的命令，连看一眼身边的人都不看。

老王马上遵行命令，同时打开暖气，他清楚的知道他的主人正在生气，而他可不打算火上加油。

苏苹气呼呼的瞪着前方。要是他以为她会先开口，那他可就错得离谱了。要比大家一起来比，比凶她比不过，比不说话她可是一流的。她紧紧闭上嘴，一句话也不吭。突然之间，一条毛巾丢到她身上。

“你最好把身上擦干，我可不希望我有个病老婆。”

“病老婆？我才没这么弱呢！”她忍不住开口，谁叫他说话这么恶里恶气的！

“哦？是吗？”他突然抓住她的手。“那这是什么？没事在手上缠纱布好玩？而且还不少！”他真是愈看愈气，愈看愈心疼。她到底是怎么弄的？把手伤成这样？

“这不干你的事。”她红着脸的说。她可不打算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因为那实在太丢人，任何一个人听了，一定会笑掉大牙的。她才不想要让他取笑她呢 0 不干我的事？”他挑起一道眉。冷冷的说：“我不相信我所娶的老婆记忆力这么差，我记得在上车之前，我就告诉你她几遍，你是我老婆！我老婆！”他到最后几乎是用力喊的。这个小女人，他恨不得掐死她。

她缩缩肩。显然看出他的意图。“我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你，是你自己不签的。”她小声的说。

他吸口气，控制怒气。他原先的目的不是要这样兴师问罪的，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一定会把她吓跑的，一定要控制自己。他默想，控制自己。心平气和才能诱她入瓮。

“老王，找个路边停下来，你可以去逛逛，廿分钟以后再回来。”他暗赞于自己的冷静。

老王立刻驶向路边。

苏苹慌张的瞧见高乃文嘴角的笑意。他想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外头下大雨，你要老王去哪里？你也未免太狠了吧！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要走了！”她赶紧打开车门，却一下就被高乃文伸出的手给拦住了。

“怎么？怕和我在一起？”他邪邪笑道。“为什么？怕你的老公做什么吗？”

他满意的看见她脸上的紧张，这对于等会他所要说的事有莫大的帮助。

“我才不怕呢！”她鼓起勇气，但声音却小得像蚊子。“我只是想这么大雨，老王出去不是要淋雨了吗？那是会感冒的。”

“你也知道淋雨会感冒？”他故意提高声音。

“不会的。”老王拿起一把桑“太太放心吧，我有伞，而且对面有家店，我可以进去坐坐。先生，我走喽！”他看见高乃文点头，赶紧下车，他可不想卷入这场是非里，而且先生这么爱太太，不会对她不利的，为什么太太就是不明白呢？

等老王走远后，苏苹才不情不愿的开口。“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他注视她一会才突然说道：“你瘦了很多。”他的声音柔得像水，这让她吓了一跳。

她偷瞥他，脸上的表情仍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刚才的话是他说出口的吗？

“怎么？刚才还像是小老虎，怎么现在不敢说话了？该不会是怕了我吧？”

“怕你？我才不会怕你。”她赶紧强调。“你有什么好怕的？”

他微笑的靠近她。“那你是怕我们两个独处喽？”他的呼吸几乎都触到她的脸颊。

“是不是？”他满足的盯着她脸上的红晕，天知道他有多久没好好看过她了。

苏苹吞吞口水。天啊，他为什么要这么接近？她不动声色的靠向车门。

“是不是啊？”他追问着。

她皱眉。他刚才到底在说什么？她光注意到他的接近，心都乱了，哪还注意到他在说什么？

“看来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他暗地里窃笑，她还是在乎他的。但表面上他还是装一副冷峻的样子。

“算了。反正那也无关紧要。不过现在你最好注意听了，这可是我们之间的事。”他注意她脸上任何细微的表情。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事了。”她痛苦想起一年前的那一天。“从一开始这一切就是错误，难道你就不能放我走吗？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我说那一晚是个误会，你会相信我吗？”他轻声说道。

“误会？那一晚我看到一切！”她的声音满含痛苦。“你把我当白痴，当傻瓜吗？你以为我还会被你骗第二次吗？”她太沉浸于自己的伤痛，以致于没注意到另一个人的痛苦。

“是的！”他突然抓住她，用力摇晃她。“你是个十足的小白痴，小傻瓜，你简直是天底下最笨的小傻瓜。”他生气的瞪着噙着泪水的她，知道自己太过莽撞，但他真的控制不住，这个小傻瓜，为什么她不相信他，难道她对他的爱，不足以让她信任他吗？

他放开她，提醒自己要有耐心。但这实在太难了，他真恨不得用力摇出她那些笨想法。他深吸口气。慢慢来，有什么事他高乃文会解决不了的？耐心！耐心0算了。”他稳住自己。“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事的。”

“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她小声的问道。他生气起来的样子真是可怕！他差点又没摇她。听她的语气，好似快点结束，她可以脱离他的魔掌似的。他有这么惹人厌吗？耐心！耐心！他再度提醒自己。

“我记得你不是有个梦想吗？！”他冷硬的说着。“到国外自助旅行，是不是？”

“你问这个做什么？”她困惑的问道。

“我问你是不是？”他耐住性子重复。

“是。”她识趣的回答。她已经意识到如她不好好回答他的话，她想走？门都没有！

他满意的点头，很高兴眼前这个顽固的小妮子终于肯乖乖的配合他。

“可是，后来我们结婚了——”他的声音放柔了。“所以，你暂时放弃了，是吗？现在你还想去吗？”

“当然。”她能离他愈远愈好，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国家之内。

虽然这是一个预料中的答案，但他还是感觉受到伤害了。难道她一点也不挂念他吗？

“很好！”他突然又恢复先前的冰冷的态度，吓得她一动也不敢动。“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机会？”她保持小声的声调喃道。她可不想又引来一阵破口大骂。

“是我。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多余的钱去，你有吗？”

“没有。”谁像你那么有钱，爱去哪就去哪。她在心里加上一句。但她可不敢说出来。

“现在你将要有了。”他说出一个数字，吓得她说不出话来。“这笔钱将会让你爱去哪就去哪，你也不必每天那么辛苦的兼差工作。”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重头戏来了。他清清喉咙道：“意思很简单。只要你帮一个忙，这笔钱就属于你的。”他仔细的盯着她。

“帮忙？”她困惑的看着他。“你要我帮什么忙？你那么厉害，也要人帮忙？”

“当然。”他的好心情又恢复过来了。想不到在他老婆心中，他还是个无敌王。

“现在我很需要人帮忙，而且只有你才能帮我。”他微笑的看着她。丝毫不知在她心中已列为脾气最怪的一个，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笑容满面。

“你要我帮什么忙？”她好奇的问他。打从她认识他，她就不曾见过有什么事他需要人帮助的。高乃文也要人帮忙？若不是他本人亲口说出来，说什么她不会相信的。

“很简单。扮你的本分。”

“我的本分？”她看看自己。“什么本分？”

“我老婆。”他简单的回答。看见她愕然的神情，他真是哭笑不得。难道做他老婆这么难以想像吗？

“你老婆？我不是。我已经把离婚……”

“我知道。”他不耐的打断她。“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在我手上，但是我还没签字。如果你能让我完完整整的说完，我会十分感激的。”

她乖乖的闭上嘴。说就说嘛，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等他说完，她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才不管他说什么呢。

“我有生命危险。”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苏苹措手不及。

“什么？”她颤声问道。他有危险？这怎么可能呢？

他开心的笑笑。她真的会担心他，真好，真好。他恨不得大声欢呼，她还是在乎他的，否则她不会一听到他有危险就吓得脸色泛白。

“我恐怕有生命危险。”他故弄玄虚的说着：“最近三个月来，我常常出些意外；像是差点出车祸啦，车子的煞车无缘无故的坏了；走到工地去，凭空掉下什么东西来的，而且还层出不穷。这些话倒也不假，只不过都是真的意外罢了。

他期盼的转过头去看她的反应。不看还好，一看他心疼极了。

她脸色嘴唇全发白，眼中充满为他担心的恐惧。

“没事的。”他感动的几乎想哭。“没事的。你别担心。”原先想吓吓她的念头全没了个影子了。

“你……有没有受伤？”她盯着他。仿佛要看出他是否受伤了。

“没有，没有。”他兴奋的抓起她冰冷的小手。他怎么忍心再告诉她，他足足躺了一个礼拜之久呢?

“真好。”她担心的看着他。奇怪，为什么他有生命危险还这么高兴呢? 她困惑的想道。

“真的。”他几乎可以确定她一定会入网的。真的? 他也几乎可以想见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很恩爱的在一起。永远 0 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的。”他继续说着，毕竟打铁要趁热，得趁她可怜他的时候，把她的心拉过来，唉，瞧瞧他，这一切都是为了谁? “如果没有人帮助我，也许明、后天，我就会遭遇到更大的危险呢。”他故意自怜自哀的叹道。

“那你要我做什么? 如果我能做到，我一定帮忙，真的。”她真诚的说道。

他暗中的笑，他可爱的妻子真的是天下最富同情心的小女人。他也真想不到他竟然这么有演戏的天分。

他用力咳一咳，正经的看着她。“我说过希望你能回来做我的小妻子！”他注意到她想抗议的表情。“等等，你听我说完嘛。这当然不是真妻子啦。我只是希望你能以妻子的名义住到我那里。瞧我一个人孤军力敌的，又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

“你有伦平、乃亭他们埃”她实在忍不住的插嘴。“而且我也帮不了什么。”

“你能帮的。伦平他们有自己的事，而且我也不忍心让他们担心。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会连连出意外，那显然是熟人做的。”

“熟人？”

“对啊！”他愈说愈流利。真想不到他的脑筋转得这么快。“我忘了告诉你，连着好几个月公司新出产的产品都被别家公司捷足先登了，这显然是有内奸。只是我不知道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所以我想请你在家里帮我注意些，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司，实在没法子兼顾。再这样下去，恐怕我只是宣告破产的分了。”他低下头让她误以为他在伤心，事实上，他之所以低下头是忍不住想笑出来。他要是真破产了，他准能做个演员。

“天啊，这好像天方夜谭。”她咕哝着。难怪他愿意给她这么多钱，原来事情这么严重。

“你愿意帮我吗？”他抬起头充满期盼的看着她。

“我……”

他赶紧加把劲。“我现在只能靠你了。”

她皱皱眉，突然想起一个人。“为什么你不去找你最亲爱的‘继母’帮忙？我想她更适合这项任务。”

该死的蕊玲！他闭上眼诅咒。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我再说一次，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缓慢而冷静的说着。“不要再把我跟她搅在一块，不论你信不信，她只是我的前任继母，现在跟我以及高家，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我真诚的恳请你帮忙，你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立刻就叫老王

送你回去。”他使出他最后的一招。“如果你愿意，在半年后我愿意签下离婚证书。”

她沉默了至少这对他来说，是足够了。至少她肯考虑了，就算她不肯，他也会想尽办法把她诱进他那里的。蕊玲回来了，这个最有嫌疑的人回来了，他实在不知道她回来的目的，但如果她想要对小苹再有什么不利，他会杀了她。等着看吧。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她软软的声音拉回他的思绪。她答应了？

她真的答应了？

他清清喉咙，压抑下那股吹呼的情绪。“什么条件？”

“我可不可以把大猫它们带去？”她小声的问。

“大猫？”这是什么怪物？

“就是大狗。”她小心的看着他的表情。“它是很乖的，不会咬人。”

他做出微笑的表情。“当然，没问题。”小小一只狗，何足挂齿。

“还有……”

“还有？”他现在连微笑也做不出来了。“还有什么？”他紧张的瞪着她。她哪来那么多的动物。

“是埃还有三只小狗，两只小鸟，一只刚拾回来的小猫。它们都是很可爱的，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毛绒绒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搬去你住的地方。那它们就没有人养了，那它们很可怜的，你不知道刚捡到它们的时候，它们瘦得好可怜呢，尤其是小吱，刚捡到它的时候，它的翅膀都断了，还有……”

“等等，我答应你，你有什么动物全都带来，我全没怨言。”他叹口气。看来若想要她回来，就得一并接受那群“东西”，他几乎可以想见未来的日子里，有多少毛绒绒的怪物要干扰他们的生活，谁叫他的老婆同情心这么强呢！

“还有……”

“还有？”这会儿他可不再掩饰他的厌恶之情。“你到底还养些什么动物？”

“不是。”她抿抿唇。“我只是想问你，你真的会签离婚证书吗？”

他沉默半晌。“是的。只要半年一到，你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我也会签字。”他的语气又恢复原先冷岭的声调。

“那……那……”

“我们就算成交了。”他代替她说完。“明天一早我叫老王来载你。”

她点点头。伸手准备打开车门。

“你想做什么？”

“我……”她根本不敢看那张可怕的脸孔，他凶的时候真的好可怕，为什么她以前一直都没注意到呢？“我只是想既然我们之间都达成协议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她几乎后悔刚才一时冲动，答应了他。

“外头雨这么大，你就想这么回家？我说过我会送你回去的。等老王一回来，我马上叫他送你回去。”

“哦。”她只是默默的应了一声，不敢再答话。她实在无法想像她竟然曾经想要嫁给他，他这么凶，这么可怕，为什么以前她都没有发现呢？难道她当初真的被爱情所蒙蔽一切了吗？一直到老王回来，他们都没再交谈一句话，都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到了，到了。”苏苹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兴看到她可爱的小家。“老王，到这停下就好了。谢谢。”她赶紧打开车门，一阵雨势趁机飞了进来，但她一点也不在乎，这十来分钟的僵硬气氛，她可是永生难忘，尤其是在高乃文的冰冷注视下，她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这下可好了，她到家了，也不必再跟他相处下去了。早知道这样，她就不该答应下来，连这十来分钟她都受不了，更何况半年之期。

“等等，太太，还下着雨呢，你把伞拿去吧。”老王把伞递给她，她还来不及说话，伞就被高乃文拿去了。

“老王，你在车里等，我送太太进去。”

“不必了，我可以自己进去。”真讨厌，他为什么老是自作主张呢？

他挑起眉，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你不认为我这么好心送你，你该请我喝一杯茶吗？”

是你自己要送我的，又不是我强逼你送我。她在心底默念，但她不敢说出来，以免又引起他的怒气。

“既然你不说话就是默许了。”他得意的转向老王。“你就在车内等，我可能晚些时候出来。”说完，他不给她拒绝的机会，就先走出车外，绕到她这一边。“出来吧。”他拿着伞等着她。

她除了出去外，别无他法。她不情愿的跨出车外，她一定要给他一怀最烫的茶，烫死他，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厚颜。他一出去，就故意一句话也不说，先往她的家走去，完全不顾他拿着伞在后头。

“如果你想得肺炎，我是没异议，但是你的大猫可就没有照顾了。”他在她后头讽刺，但是那把伞依旧在她头上，替她挡风遮雨。

她皱皱眉，无法反驳他的话。她只有把气出在手里握的钥匙上头，她用力的打开门，压根不知道他在她身后微笑着。

“你一定要进来吗？我往的地方很小又很乱，不适合你身份这么高贵的人进来，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她挡在门口，犹做最后的挣扎。

他微微一笑，轻轻的推她进去。“我一直很想知道你住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

他话还没说完，在雨中一团黑影从她的屋里冲向他们，他连看清它的时间都来不及就赶紧把她拉到身后。那一团黑影直接扑向他，把他撞倒在地上。他感到一股股凉凉的湿意在他的脸颊上泛开。

“老天！”他厌恶的喃道。他知道“它”是什么了。

“大猫！”苏苹紧张的想要把瘫在高乃文身上的巨大的狗拉起。“大猫，起来，快点。”无奈眼前这条大狗仿佛认定了他，硬是拉不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她一直猛道歉。“大猫不是故意的，它一看到人就很热情的，它……”

“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他平静的打断她。“你先叫狗走开，好吗？”

“我……我拉不起它……对不起，我再试试。”她再度扯着大狗的项圈。“大猫，不要乱来，起来啦。”

他看着苏苹无望的努力，叹口气。“小苹，你离远一点。”他放柔声音。“我不想待会这只超级大狗扑上你。”

她识趣的站开些。

“走开！”他吼着，同时用力扯着它的项圈，把它扯离他的身躯。他趁机马上站起来，退后数步之远，根本不管差点翻跟斗的大猫。

苏苹在一旁根本看傻了眼。她从不知道乃文的力量这么大，连这么大的狗他也搬得动。为什么以前她从不知道呢？她到底不了解高乃文这个人呢？难道她以前都是只看到她想看的吗？

“小苹，别站在雨中，会受凉的。”高乃文拾起地上的伞，刻意远离那只呜呜叫的狗。“快点进去。”

她赶紧跑进前廊，转身面对他。“你确定要进去吗？里头还有三只和大猫一样大的大狗啵”她淘气的说着，难得找到他的弱点，不好好加以利用，岂不浪费。

他好脾气的笑笑。“你没看到我被你的大狗弄得全身湿透了吗？现在已经不是一杯茶水的问题，身为主人的你，不觉得应该让我进去弄身干衣服吗？我想你没钱赔我这套衣服吧。”

她斜睨他一眼，生气的走进屋里头，根本就没当他这个人的存在。

但高乃文一点也不在意，他也是直到今日才发现，不但他作戏的天分是一流的，就连脸皮的厚度也是居全国之冠的，而这完

全是拜小苹之赐。他想到刚才她戏弄他的样子，这个小妮子，竟然想拿他的弱点来威胁他，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她刚才的模样真是可爱极了。

“你到底要不要进来？”她在屋内喊道。

他耸耸肩，走了进去。“我可是有名有姓的。我不相信你这么快就忘了我的名字。而且我们还是夫妻。”他打量四周温馨的摆设，突然看到小桌上有一个大纸盒，他好奇的走过去看，而后爆笑出声。他好玩的看着苏苹逐渐通红的脸。

“这就是你所说的三只跟大猫一样大的狗？我看它们满……呃，小的嘛。”他强忍住笑意的调侃。

“好嘛，好嘛，它们是很小嘛。但是那是因为它们刚生出来嘛，等它们长大了，会跟大猫一样的。”她涨红脸强辩着。

“我看它们长大后也大不到哪去。”他咕哝着。事实上，这种狗再怎么长，也长不了多大，她竟然也想拿它们吓他，真是可爱。不过他也放心了不少，教小苹跟着刚才那么大的超级巨狗一块生活，他就已经很担心了，更遑论三只一般大的狗，总有一天，她不被它们压死就已经是奇迹了，如今看来，他只要担心那只超级大狗就成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好奇你拿什么喂它们？”

“我每天煮东西给它们吃呀。”她没注意到他瑟缩的表情。

难怪那么瘦，原来是营养不良啊，他同情的想着。不过它们没被毒死，他倒觉得奇怪。

“喂！你先坐下嘛，我去拿衣服给你换。”

“不要叫我‘喂”，我叫高乃文，是你丈夫……你说什么？你要拿衣服给我？”他惊讶的看着她。“你的衣服我能穿吗？”

她皱着眉，不吭一声，进了一间小房间。不一会儿，她捧着一套衣服走出来。

“你先拿去换，我把湿的衣服拿去烘干。”

他讶异但迅速的抢过她手上的衣服，摊开来看，——一套男性的休闲服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这是哪里来的？”他狂怒的瞪着一脸不解的她。“别告诉我，这是你穿的。这明明是男人的衣服。你什么时候交了个男朋友？还把他的衣服留在屋子里。你们好到这种地步了？”他咬牙切齿的一步一步逼近她。

他再怎么想也想不到他的小苹，竟然已经先被别人抢走了。该死！该死！他为什么不早点把她带回去？要是让他知道是谁，他会十分享受分解“他”的乐趣。

“难道你忘了我还是你丈夫吗？怎么？我们还没有夫妻之实，你就先勾上别的男人了。告诉我，那个不要命的男人是谁？”他猛

扯住即将摔倒的她。“是谁？”

他在她耳边吼道。

她用力摔开他的手。这次她真的十分十分生气。他以为他是谁呀？

“你以为你是谁？你凶什么嘛？声音大，就压人埃我爱跟谁就跟谁，你管不着。”

“我是你丈夫，你要我说多少遍你才会记住？”他用力摇晃她，摇得她牙齿打颤。“是谁？说，是谁？”

“放手。”她满含泪水。“放手。我说嘛，你弄痛我了，是我爹地的衣服啦。”

他僵住了。

“你爹地的？”他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先前的声势早已不复存在。

“对啦。”她抽出她的手臂，用力擦即将落下的泪水。早知道她就不要拿衣服给他了，让他活活冻死。活该，谁叫他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生气。

“我不知道……”他十足的惭愧相。“我没想到你还留着他的衣服。”他的声音还是很校他真是十足的该死。谁叫他不先问清楚，就乱骂人。他应该相信她才是，他怎么这么鲁莽，真是该死！该

死！他不断的自责。但是苏苹可没看到，她还在气头上，才不管他在那低着头是在做什么。

“难道我就没权留一件衣服纪念爹地？”她一把抢过衣服。“算了，既然好心拿衣服给你，还遭骂，干脆我拿回来，让你冻死算了。”说完她马上转身就要走。

他赶紧挡在她前面，把衣服拿回来。“是我不对，衣服就给我换，好吗？如果我冻死，你也会心疼，对不对？”他求饶似的说道。

她别过头不理他。

“好嘛，好嘛，我都已经道歉了，你大人大量就原谅我嘛！”他哄劝着轻推她上楼。“你也赶紧上楼换件衣服，要是着凉了，那可就不好了。”

“以后千千万万要搞清楚再说，千万不可以随便发脾气！”她开出条件，她不以为在未来的半年，她能再度忍受这种可怕的怒火。不过，当然啦，这次她是十分有理的，所以她说什么，都是应该的。

显然他也是这么认为。他一直点头。“没问题，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不问清楚就乱生气。”而他所指的以后是指一辈子。“你快上去吗，快点，不然你要在这看我换衣服，我也不反对。”他狡黠的眨眨眼。“有兴趣吗？”

他话还没说完，她就一溜烟的跑上楼。

“小心点，不要跑那么快。”他一直目睹她安全上楼，才开始放心换衣服。

等他换完衣服后，又在楼下足足等了有半个钟头，还是不见苏苹下来。他该上去吗？他可不敢，要是碰到她在换衣服，虽然他是很乐意见到那种场面，但他不以为小苹会让他毫无伤痕的走出她的房子。他猜想，或许是这个小妮子正在洗个热呼呼的热水澡。唉，也罢！就让她好好洗个澡，要不真受凉了，那怎么了得？他打量这间客厅，也许他可以去弄些吃的，折腾了这些时候，她一定饿坏了。他微笑的想起他们初识的时候，小苹的烹饪技巧实在不怎么样，往往她在煮菜的时候，他就必须跟在后头处理善后，要不然他可怜的厨房马上就要遭殃了，而到最后倒成了他为她煮食。他叹口气，能够回到过去他们初识那时候多好啊！那时候没有猜忌，没有蕊玲，只有他们两人……对！要是没有蕊玲的干扰，他和小苹应该是多么幸福的夫妻，小苹也就不用生活在这里，整日吃自己煮的东西，他光想到小苹煮的东西，他就不禁却步三分。真不晓得那些狗猫怎能忍受她的食物，虽然当初他也曾硬着头皮一一吃下她煮的菜，但如今想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定力如此高强，不过那种日子已经离他好远。他再度叹息，要是小苹愿意再煮东西给他吃，就算拉肚子拉上个三天三夜，他也心甘情愿。不过，不是今天，他决定今天是他一展长才的机会，他要一展身手，让她想起他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再说小苹也的确需要一些营养的食物，而不是一些焦炭的怪东西。他心意已决，马上朝厨房走去，说不定等小苹下来后，会感动的流泪呢！可是二十分钟以后，他摆上了冰箱里有限材料所做的食物后，苏苹仍未下来。

他开始担心了，他根本不管她在上头是在洗澡还是在换衣服。总之，不见到她，他心不会安的。

他放下盘子，冲上楼。突然间，他听到某种怪声；很熟悉的声音，但他一时想不起那是什么东西。老天！小苹不会是怎么了吧？他实在不信任她迷糊的个性。他直觉的朝发声的房间走去，

一打开门，他愣住了——苏苹穿着换上的衣服缩蜷在床角边，整个人缩着睡着了，地上摆的是未关上的吹风机，很明显的，小苹还没吹完头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乃文自叹弗如的摇摇头。他真想大喊上帝的名字，感激他在过去的一年中，让这个小糊涂虫安然的活下来。他真怀疑这样的稀有人种竟然会毫发无损的活到现在！他轻声的先拔掉插头，再走过去抱起她，虽然他很怀疑此刻即使有超级大地震也吵不醒她，但他还是小心的抱她到床上，他放下她后，轻轻的摸她的头发，还好，不会太湿。这个小女人总是有办法做出他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来，害得他动不动就替她担心。他温柔的替她盖上被子，无意间瞄到她不心露出来的手臂。

他僵住了。眼睛直瞪着她的手臂。

该死的！他低咒。同时翻开另一只手的袖子，果然，他再度咒骂，但是声音却是小得不能再小，惟恐吵醒她；而他骂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在刚才楼下的争执中，他竟然把她的手抓得到处是淤伤。该死的！为什么他的力量这么大？难道他忘了他所面对的女孩不但是他的爱人，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东西吗？为什么一遇到小苹，他，整个人全变了，平日的冷静尽失？真该死！全怪他太莽撞了。如果他肯平心静气的听她说完，那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了吗？高乃文！你这哪是在爱她，你根本是在害她啊！你一定要改，是的！你一定要改。你要让小苹挑不出你的缺点来，你一定要做个好丈夫，让小苹觉得快乐、幸福，而不是整条手臂都是淤伤。他默默许下誓言，不单只对自己，也对躺在床上那个女孩。

他爱恋的看着她可爱的睡容，情不自禁的低头轻碰她的唇。

“小苹，很快的，你会发觉你还是爱我的，就算你不再爱我，我也会让你重新爱上我。”他摸摸她柔软的脸颊。该死的，他再不出去，他就会失去控制的。他闭上眼，深吸口气。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让他有这么浓的爱意，浓得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不！正确的说，根本没有一个女孩值得他爱、能让他爱的。只除了小苹。从他看到她的第一眼起，他就清楚的知道小苹是他一辈子的爱侣，一辈子的情人。但这个小迷糊要什么时候才会明白呢?

他叹口气，安慰自己。有志者事竟成，就算要他每天吃她的菜，他也心甘情愿。他瞄一眼腕上的手表，又马上回到她的脸上。“晚安，小苹。”他忍不住又偷吻一下她的脸颊。“祝你有个好梦，最好连我也梦到。”他苦笑，虽然他明知要她真梦到他，梦得也全是恶梦，但他还是衷心盼望她能想他，哪怕是偶尔。

他轻手轻脚的走下楼，把他做的食物轻轻放在她的床头，希望她晚上要是饿得醒来了，也有东西吃。

唉！要是让伦平知道堂堂的高氏总裁，竟然为了一个女孩在厨房忙半天，还得忍受他最讨厌的动物在他四周晃来晃去，他不知道会说什么？肯定当场大笑。

他摇摇头。谁教他的爱已经深得拔都拔不掉呢？他只期望有一天她也能像他爱她一样深，他就心满意足了。

不用说。今夜又是一个无眠的夜晚。只不过是不同以往的，今天他是怀着兴奋的心情而无法成眠。

他轻轻关上大门。兴高采烈的走回车里，一点也不在乎大雨是否又弄湿了他的衣服。

他甚至高兴的吹起口哨来，看得老王一愣一愣的。

但老王知道是谁能让他的主人这么高兴，除了太太外，又有谁有这个能耐让先生不顾形象的在路边吹起口哨来？他摇摇头。爱情真是会让一个人改头换面，最好的印证就在眼前，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男人一经过爱情的洗礼，活像个十七、八岁的毛小子。但就算先生的情绪极好，他也不敢说出他的想法来，虽然他认为先生现在会原谅任何说错话或对不起他的人。爱情嘛！就是这样。

不过先生开心，他也开心。至少他不必像过去一年太太不在的时候，整天战战兢兢的，惟恐先生一不高兴，就破口大骂。

他满心欢喜的开回高家去。

而后座的人也一路傻笑的回去，一点也不在乎前头的老王是否把他看做神经玻

第二章

苏苹一大早就被铃声吵醒。她迷迷糊糊的走下楼，数度差点因踏空而掉下去。

不知道是因为今天是她的幸运日，抑或是什么，她竟然眼睛半闭着走下楼也不曾掉下去，顶多是滑个五、六次跤，及时扶住把手，才没摔了下来。

等她打开门，眼睛都还是闭着的呢?

“太太！”老王赫然出现在她眼前。脸上堆满笑容，在他的眼中总觉得太太像个可爱的小娃娃似的，人见人爱。就连早上未经梳妆，迷糊的样子也惹人怜爱，难怪先生会一眼就爱上了她。

“老王？”她半张眼睛，话都含在嘴里，一半的魂还在梦周公。

“是，先生要我来接你。”他看看她大梦未醒的样子，好心的提醒她：“记得吗？太太昨天遇到先生，后来你们谈了很久。看样子先生和你又和好如初了，要不然太太也不会答应要回高家去。我们都很高兴呢！太太和先生其实是很适合的一对……”他注意她已经完全清醒，非但如此，一双眼睛还睁得大大的。老王见状，赶忙说：

“太太，你还好吧？”他关心的问道。“先生怕你还没睡醒，特地要我在外头多等一些时候再叫你，如果你还想睡，回头在车上我给铺个毯子，这样太太就可以继续睡了。”

她根本没注意到老王在说些什么。她猛地眨眼，希望老王只是凭空冒出的，但很可惜的，不论她再怎么的眨，老王依然活生生的站在她门前。那么昨天的一切都是真的喽？她失望的想着，她还以为那是一场梦而已，她昨天怎么会答应了他呢？

她昨天在洗澡的时候，不是还在后悔那么冲动的答应他，她不是还准备好说词要来推拖的吗？怎么她都没做呢？她困惑的回想昨晚的情景：她上去洗澡，后来吹头发时……怎么都没印象了？后来呢？她吹完没？她下楼了吗？好像都没有。她的记忆仅止于她在吹干头发，觉得很累很累，所以……她睡着了！她瞪大眼睛。怎么可能？她昨晚怎么会睡着了？而且还一觉到天亮。不可能啊，但她根本不记得她爬上床？难道是乃文抱她上床的？她脸红的想着。除了他，又会有谁把她弄上床呢？更何况昨晚她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他都还在下头……那么，他也看到了她的睡相了？

老天，她愈想脸愈红，她简直恨不得钻个地洞躲进去。多丢人啊 0 太太？”老王关心的看着她脸上多变的情绪。“你该不会又反悔了吧？你千万不要让我难向先生交代，他会革我职的。”他想起先生本来要亲自来接她，以免她后悔，但由于突如其来的一件“意外”，让先生无法脱身。他来之前，先生千交代万交代，就算是用绑的，也得把太太带回家。他原先以为这是个好差事，但现在可不了，看太太的样子似乎颇有后悔之意，那可怎么办？

“太太，我去帮你收拾行李。”他想了想。“不，不，还是不要好了，太太你赶紧换件衣服，我们先回去，改天我再叫阿美来帮太太收拾收拾。”

苏苹皱皱脸。如果她不去一趟的话，那实在是太为难老王了，但她实在很不想再见到高乃文；他实在让她精神太紧张了，跟他在一起好像在玩云霄飞车一样，又可怕又紧张。

真讨厌，也许她可以找老王带个话回去，叫他找别人啊！老王注意到她阴晴不定的表情，急忙加上一句。“太太，先生现就有难了。”

“有难？什么难？他受伤了吗？还是有什么危险？”

“都不是。”他想起先生嘱咐他千万别告诉她家里来了什么人，不然她一定一气之下又不肯回去了。“先生说，你回去就知道了。太太，你好心救救我吧，我要是没带你回去，先生一定会革我职的，你就不要让我难做人了，好不好？”

她想想。也罢！直接跟他谈清楚。不然老王也是很可怜的。

她点点头。“你等我十分钟。我马上就好。”

老王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他一直猛点头，只要太太肯跟他一道回去，就算是要他等一整天，他都愿意。

等她上楼换衣服的时候，她才真正确定原来昨晚真是他抱她上床，因为床头上还有一碗凉了的面，那一定是他是昨晚带上来的。她又止不住的脸红，虽然等见到他后，她就要拒绝昨晚他的提议，但是道谢还是要有的，对，她一定要记得向他道谢。她匆匆换好衣服就跑下楼。

苏苹才刚在高家庭园下车就被一个长得像乃文，但却年轻许多的男人抱起来。

“我可爱的小嫂子，你总算回来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他充满笑意的抱她绕着圈子飞起来，吓得她不得不紧紧抓住他。

“乃亭，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啦！”她边紧抓住他的衣领边害怕的喊着。

高乃亭才不情不愿的停止旋转，但是仍然没有放她落地的意思。

“你不喜欢吗？这可是很好玩的！”

“不！这一点也不好玩。”她斩钉截铁的回答。“这只会让我得心脏玻现在放我下来，我要跟你大哥谈话。”

“我大哥？”他感兴趣的注视她。“不叫乃文？叫我大哥？哇！看样子情况不像老王说的样子嘛！”

“老王说什么？”她困惑的问道。

“看来你是不知道喽！”他得意的笑笑。“老王说你和乃文复合了，可是看情形似乎又不是那么个样子。我就知道凭老哥那头呆头鹅会这么快赢得美人心？怎么可能！”看来，他跟伦平的打赌，又是他赢了。

“乃亭，你少幸灾乐祸，大哥的事你少插嘴，大哥自会处理。快点放苏苹下来，当心大哥看见了，又要打翻醋坛子了。”一直站在高乃亭后的年轻女孩突然开。“快点。”

苏苹眼睛一亮，什么事都忘个一干二净。“乃玲！乃玲！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还以为你要过两年才回来呢？放开啦，姓高的。”她瞪一眼不让她落地的臭男人。

高乃亭只好乖乖放手。让这两个小女人互相拥抱去。

他夸张的叹口气。“我真不懂女人和女人相拥有什么乐趣可言。”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可惜两个人没一个理他。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会回来呢？你不是打算在欧洲多待个几年吗？”苏苹不住的打量她。“你愈来愈漂亮了呢！”她诚心赞美道。

高乃玲微微一笑。捏捏苏苹可爱的脸。“你也是，要是我是男的，我一定忍不住在你可爱的脸颊上咬上这么一口呢！”

“完全正确。”乃亭在一旁附和。“就像是在吃苹果一样，又香又嫩。”

“乃亭，你在哪里学得这么油腔滑调，说得好呕心喔。”苏苹瞪他一眼。“要是真被咬下去，我这张脸可就不能见人了。”她摸摸脸颊，颇为认真的说着，引起他一阵轻笑。

“别理他！乃亭就是没法子正经。”乃玲拉着她离高乃亭远些。“告诉我，你和乃文是怎么了？去年我没参加你的婚礼，为什么搞成这样？你不知道乃文很爱你吗？”

苏苹抿抿嘴，不说一句话。实在是她不愿说也不知从何说起。

高乃亭一把把苏苹拉过去。“你别一直问她，你叫她从何答起。”他转向苏苹。“你早餐吃了吗？我带你去吃，好不好？最近我又买了辆新车，想不想看啊？来，我带你去车库看看。”说完，他就要拉她朝车库走去。

“我不是来陪你玩的，我是来见你大哥的。”她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要是你们不带我去见你大哥，我就要回去了。真是的，是他来找我的，结果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她颇为不满的瞪着眼前两人。

“原来你不喜欢我们！”乃亭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你只喜欢大哥，根本没把我看在眼里，搞不好你连我叫什么都忘了呢！”

她果然上当。“我知道你叫什么，你叫乃亭。”她走近他。“别这样子啦，我只是有事情跟他谈谈而已啦。”她弯着腰想看清的他表情。

他突然抬起头，迅速的偷吻一下她的脸颊，吓得她往后跌坐在地上。

“小苹！你没事吧？”乃玲急忙扶起苏苹，四处看看她，受伤了没。

“我没事啦。”

“乃亭，你这种举动要是被乃文看到，你就有一顿拳头吃了。”乃玲生气的警告他，只可惜为时已晚。

一阵冷冷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起。

“我不以为乃亭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哥的存在！”高乃文站在屋前冷峻的看着他们三人。

乃亭耸耸肩，不以为意的说：“我只不过想充当小苹的护花使者，我可不希望她被可怕的鱼吃了。”

他轻描淡写的看着乃文。“你也不希望吧！”

“所以啦！我也特地赶来助阵。”任伦平的声音突然出现。引起他们全体的惊讶。

“伦平！你来做什么？”乃亭问道。

“护花使者一个不嫌少，两个也不嫌多。”他走到苏苹的身旁。“嗨！小苹果，好久不见，你愈来愈可爱了。”

苏苹至今仍然困惑于眼前这种局面。“怎么？我要回来的消息传得这么快吗？怎么你们全都来了？”

“我是特地来为你助阵的。”伦平摸摸她的脸，遭来高乃文和乃亭的白眼。他识趣的缩回手。“天知道我可是连夜从高雄赶回来的。就是来保护你的。”

高乃文走近他们，脸上依旧是高深莫测的表情。“小苹，过来！”

苏苹皱着眉，向他走去。“你们怎么了？好像在开家族会议似的，怎么全都来了？”

他微微一笑。小苹还是看重他的，要不然她不会这么乖乖的听他的话，离开乃亭他们走过来。

“我们是来做护花使者的。”乃亭高喊的快步跟上她，不理乃文的瞪视。开玩笑，不好好整整老哥，他怎么会甘心？

“我只要跟乃文说几句话就成了！什么护花啊？”她一个不留神，滑了一跤，往后倒去，幸得高乃文及时扑上去抱住她，才没有摔个头破血流。

“你会不会走路啊？你非得摔个鼻青脸肿才甘心吗？”他生气的吼道。“你什么时候才会照顾自己？”该死的！要是她刚才真的跌跤了，那怎么办？

“我会照顾自己的，我连大猫它们也一起照顾，我怎么不会照顾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她想挣脱出他的怀抱，只可惜高乃文的力量远胜于她，若不是他自愿放手，她根本别想脱离他。

“你会照顾自己？”他眯起眼，把脸贴近她。“那是谁昨晚连吹风机都没关，就倒在地上睡着了？根本就忘了楼下还有你的丈夫，要是楼下不是你的丈夫，而是别的男人，怎么办，要是起火灾怎么办？你说呀？”他瞪着脸红的她。

“那……也是意外。”她勉强的抬起头，跟他平视。勇气！勇气！她暗中给自己打气。

“虽然，你好心抱我上床，好心替我煮面……”她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乃文的咕哝声和乃亭、伦平的窃笑，而后转成大爆笑。

“有什么好笑的？”她迷惑的看着他们。

“为什么不好笑？”高乃文叹息。“他们在笑你的丈夫，而且还很自得其乐。”

“为什么？”她依然困惑的看着大家。“你怎么了？哪里好笑呀？”

“是啊！有什么好笑？说出来大家一起笑啊？不要自已在哪里笑个不停埃”

一名漂亮的女人从高家大屋走出来。

苏苹嘴张得大大的，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她只觉得乃文比刚刚更使力的拥住她。

“别忘了你是我太太。”他在她耳边低语。

太太？她僵硬起来。她真是他的老婆吗？根本就是骗人的。一切都是骗人的。

昨晚他说的话都是假的，什么他跟他继母毫无关系？什么她是他老婆？都是骗人的。

都是来戏弄她的。要不，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在这里？苏苹啊苏苹！一年以前你就是在这里被骗，怎么一年以后的今天又在这里被骗？傻瓜！傻瓜！你是天底下最最呆的呆子、笨蛋。她愈想愈生气，愈想愈难过。为什么她那么傻还相信姓高的话？

笨、笨，真笨。她想着想着，眼眶就红了起来。

在一旁的乃文一直仔细观察小苹的表情。该死，他早该知道小苹不会这么快就相信他的，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要不是为了要探蕊玲的口风，他就在蕊玲刚进门之初，就把她赶出门，哪容得她在高家大宅里撒野！一年前她已经拆散小苹和他，要是一年后他让她再这么做，他就不姓高！他略为生气的搂紧她柔软的身躯。“你是我老婆，笑一个！别人还以为我虐待你。”他望着走过来的蕊玲，低语道。

“为什么要我笑？你可以叫旁人笑啊，至少眼前就有一个埃”她偏过头去，根本不看他。“我要走了。反正你可以找别人帮你。”

“该死，你敢走！”他拉住转身欲走的她。“你答应过了，怎么可以失信？你不怕以后没人相信你了吗？”

“那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他挑起眉。“那是你自找的了。”他话说完，就一把抱起她，吓得她惊叫出声，赶紧搂住他的脖子，以保持平衡。

“你做什么？你疯了！”她挣扎的想下来。

“不要动！我可不以为我有这个能耐能够支持多久？你要是喜欢当场摔个狗吃屎，我也无活可说，你就尽管动吧，反正你也习惯了！”他放出狠话，使她安静下来。没办法，他要是不装凶点，让她安静下来，到时候她弄伤自己怎么办？唉 0 那……你要怎样才肯放我下来？”

“配合我，把张蕊玲赶出去。”

“赶出去？”他的样子，不像在说谎话，他不是很爱那个女人吗？“为什么？”

“为什么？”他哭笑不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你都不当回事吗？我根本不喜欢她，我讨厌她，讨厌的想杀了她。”

她困惑的皱眉。可是一年前她所看到都是假的吗？还是……

“我知道了，你喜欢上别人了，对不对？”

“你……”他咬牙的瞪着她。“我真想好好的打你屁股，你真的不知道我爱的是谁吗？”

“如果有人凶巴巴的对我吐露爱意，我恐怕也不会知道。”乃亭趁着伦平缠住蕊玲，走到他们面前。“老哥，既然我们美丽的继母目标是你的话，不如把小苹交给我，等你处理完她，我再还给你，好吗？”他伸手要去接苏苹，高乃文却是理都不理，迳自把苏苹抱得更紧。

“嘿！你总不想看到小苹被那女人刺激得体无完肤吧？交给我。”乃亭不放弃的游说。其它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戏弄他老哥。

高乃文冷笑。“她是我老婆，若是论谁有资格抱她，恐怕只有我吧。”

“谁都没有资格。”苏苹嘟哝。“把我像个破布娃娃一样抱来抱去，好像我是个什么似的，你不累啊？”

“岂止累？我可是两手快断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遇上一个视信用如粪土的人呢？”他不屑的看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她红着脸。他是故意的，他故意讽刺她，好让她觉得惭愧，她才不会呢！像这种花心大少，没有什么信用可言！哼！她就当做没听到不就成了吗？

“你不想旅行了吗？”他改用另一种方法。“你不想……”他在耳边低语，不让乃亭听到。“你不要我签字了吗？想想，半年后，你可以想去你爱去的任何地方，不必再看到我，也不必辛苦的去工作，对不对？考虑看看，只要半年，就可以换取这么大的代价，不值得吗？嗯？”他在她耳边吹气，弄得她心神不宁。

“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意思？哎呀。”

乃亭注意到蕊玲甩掉伦平，怒冲冲的走过来，赶紧对乃文说：“乃文，你会后悔的，小苹这么脆弱，她会受伤的。

会不会后悔，全看这一回。高乃文心想。但面对外来的敌人，他抱住怀中的人更紧。

他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一点点的伤害，但是这是必须的。该死的！小苹必须学会相信他，否则他们之间毫无未来可言。

“乃文……这不是你一年前逃走的小小新娘吗？”妖艳的蕊玲嫉妒得看着她怀中的女孩。“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终于了解一个男人是绝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的？更何况乃文是个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再加上他有他父亲的风流血统的遗传，更不可能只爱你一个人，在外头多几个情妇也是应该的，你已经不错了，像你这么一个没身分地位又莽莽撞撞的女人，乃文肯让你做他老婆，已经是你的福气了，你还想要什么？真是不识抬举。”

苏苹既生气又难过，根本说不出话来，她觉得好丢脸！为什么她要在这里受别人的侮辱？而她却连一点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他还一直抱着她，让她在这里受人嘲笑？难道他真的是故意要让她出丑吗？她对上高乃文深邃的双眼，突然感到他收紧双臂。她缩缩肩，知道他又要生气了。为什么他要生气？难道那个女人说的是假的吗？还是他在对她生气？千万不要是对她生气，他凶起来的样子可怕得令她晚上都会作恶梦呢！是不是她不答话，所以他发火了？万一他突然摔下她，那怎么办？她才一想完就听到他的冷冷的声音。

“不幸得很，我只爱小苹一个，而且爱极了她。”他嘴上带着笑，但笑意并未传到眼里。“至于我父亲，虽然结过四次婚，但他是他，我是我，我也没有什么情妇。”他仿佛不但说给他继母听，

同时也告诉埋在他胸前的女孩。“这辈子除了小苹，我谁也不想要。你听清楚了吗？”

张蕊玲眯眼打量眼前的他，她当然知道他是故意说的，她瞥瞥把头埋在他怀里的小女人，冷笑。“或许你是爱极这个她，但人家可不见得会爱上你呢！”她看见他脸上一阵苍白，得意的笑着。“搞不好，是你强迫人家回来的，毕竟她厌恶你厌恶到不管你的面子逃婚，这种女人你也要？你不怕将来她也可能不顾及你的面子去勾搭别的男人？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明明人家不喜欢，却还硬要强迫呢？你们高家的人向来如此吗？”

高乃亭一看乃文脸上凶狠的表情，赶紧开口。“小苹是爱乃文的，他们本来就是很幸福的一对，蕊玲姨，你很久没回国了，当然不知道小苹早和大哥和好了呢！对不对？伦平。”

伦平马上点头。他可不想这里血流成河。

张蕊玲冷冷一笑。“何不让乃文的小妻子亲口说呢？”

“小苹很害羞的，她……”乃亭瞪着眼前的一幕，一时说不出话来。

苏苹突然拉下乃文的脖子，用力亲吻他的脸颊，随即马上又缩回到他温暖的胸膛。

没有一个人开口。显然每一个人都愣住了。尤其是乃文，他只能双眼盯着怀里埋住脸的女孩。

“我就说嘛！”伦平首先打破沉默，眉开眼笑的看着犹在发呆的大家。“小苹果是害羞的。她不敢说出来，所以就以行动来表示呢。哇！乃文你真是好福气，平白无故多一个吻呢！”

吻？他眨眨眼。他刚才不是在作梦？小苹真的吻他了！高乃文逐渐接受事实。

小苹为了不让他难堪，竟然吻了他！她一定是喜欢他的，要不，她才不会冒着被伦平他们取笑的危险吻他。至少她是不讨厌他的，是的，她真的不讨厌他！那么他还是有希望的，也许小苹还是爱着他的。一想到这，他忍不住的傻笑。也许他应该感谢张蕊玲才是，要不是她在一旁搅和，小苹也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就主动的表露她的感情，也不会这么主动的吻他，虽然只是亲在脸颊上，但他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

“乃文！你不要笑得这么贼，好不好？当心等会有你受的。”伦平也掩不住笑意的取笑他，真好！他有多久没看到乃文笑得这么幸福了！而这一切全是小苹果的功劳。真好！至少以后他不必无缘无故受老板的气。

乃文仍是止不住的笑。他得意的注视蕊玲。“你看见了吗？小苹是爱我的，她爱我就如同我爱她一般。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她冷哼一声。“爱？我就不相信你们能维持多久？一个月？两个月？它只不过是新鲜罢了，等新鲜感过去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不会分手。”

乃文撇撇嘴，懒得跟她说了。他转向伦平和乃亭。“你们说你们是小苹的护花使者？”

“当然。”他们齐声答道。

“那好！”他指指蕊玲。“她就交给你们了！我和我的小妻子要去谈情说爱了。”他抱着苏苹转身就走。

“什么？等等，喂！我们可不是来替你做挡箭牌的。”乃亭着急的喊着。他可不想留在这里陪这个可怕的女人，他原先的目的也不是这样的。

“老弟！是你要做小苹的护花使者的，你总不愿让她在这里继续受到不欢迎的客人所侮辱吗？嗯？”他笑笑，继续往大屋走。事实上，他可以说是高兴到一路用飘的过去。

“苏苹，你等着吧，高家没有一个男人肯永远安于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你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因为我就是这样，被高家的两个男人抛弃。”张蕊玲喊着。但根本没有人理她。

“唉！早知如此，说什么我也不会千里迢迢的从高雄赶来。竟然叫我陪一个可怕的女人，我要辞职。”伦平低声抱怨。

在一旁的乃亭则暗中附和，至于乃玲早就悄悄隐去，因为她既不想陪令人可怕的蕊玲，也不愿去打扰屋里的恋人。

高乃文一进屋，他就感觉到怀中的苏苹抬起头来。

“你可以放下我了吧！我可以走的。”她小声的说着，显然她还在为刚才的一时冲动而脸红，不好意思。但乃文可一点也不在乎。

“我可不希望你又跌倒了。”他心情好得出奇，其至他有一股想吹口哨的欲望。“就让我抱你到书房吧！反正你省得走路，岂不很好？”

“你不累吗？”她皱眉。“我知道你是故意在那个女人面前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她不在了，你可以放下我了。”

这个小傻瓜。他真想在她耳边大叫，不过他今天心情很好，就饶她一次好了。

他微笑。“累？一点也不。我甚至还有力量抱你出去转一圈呢！你要不要试试？”

他一路保持笑容。

她皱皱脸。“总有一天我要吃得很胖很胖，看你还说不说大话。”她嘟哝着。

他特意仔细看看她瘦弱的身材。“求之不得呢！”

他是故意的。苏苹生气的想着。为什么每次总是辩不过他呢？哼！他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走进书房，把她放在一个大藤椅里。“你想喝什么？”

“酒！”她简洁的答道。要比大家一起来嘛。

他挑挑眉，但不说一句的出去，过一会他端给她一杯果汁。

“我早就成年了。”

“我知道。”他的语气就像在安抚小孩。“但是我不希望和一个酒鬼谈话。拿去。”

她不屑理他，只是瞪着他身后的一幅画。

“你想要我喂你吗？他满面笑容的暗示，但话中的权威性却是无庸置疑的。

她不情不愿的接过来。

“真可惜！看来我失去一亲芳泽的机会喽！”他靠在办公桌旁满足的欣赏逐渐脸红的她。他知道她也想起刚才的那一幕。

“你到底要说什么？不说，我要走了。”她想站起来，又被他轻轻的推回去，他弯下身，直视她的眼睛，想看仔细她的表情。

“你还是不答应吗？”原先喜悦的神情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失望。

“在我说了那么多条件之后，你还是不愿意？难道我在你心中就那么不值？你就不怕我有危险？就不担心我吗？”

她咬住下唇。她当然担心。可是……可是她实在很害怕，害怕像今天的局面会再度出现，怕他只是玩弄她而已，怕……很多很多事情。

“你总要给我个答案吧？不要告诉我你不爱我！”因为他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当初你愿意嫁给我？嗯？”他充满期盼的盯着她。

“我……”她抿抿唇。“我……当初是因为我昏了头，所以……”

“你骗人！”他站起来大吼。但马上恢复自制力，他绝不能吓着她，现在是关键时刻，他绝不能把她吓走。他深吸口气，试图试柔声音。“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今天要当着大家的面吻我？”

她的脸马上如火烧一般。“那是因为……因为……”她吞吞吐吐。“因为……”

“别不好意思！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你尽量说，别怕，我又不是外人，是不是？”他和颜悦色的说着。

不是外人才怪！但她没有胆子说出来。

“说啊！”他哄劝着，急想知道她的答案，他多希望她告诉他那是因为她爱他之故。

真讨厌，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呢？连她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当初自己会那么做，又怎么告诉他呢？可是看他的样子，她若是不

说出来，他肯定不让她走。

她叹口气。说就说嘛！反应连她自己都不清楚，说出来他也未必听得懂。哼！仗着力量大，声势大就这么爱吓人，有什么不了起。

“小苹！”他催促着。

“好嘛！”她心不甘情不愿的告诉他。“那是因为……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我讨厌她嘛，而且……而且我……”她又脸红了。“我就是看她不顺眼嘛0

“再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看她不顺眼？”他紧张的问。

她皱起眉头。“就是不顺眼嘛。而且我想……我想当时你一定很高兴，很不尴尬……我怕你生气嘛……所以就……一时冲动……”

那才不是一时冲动呢！他高兴的想着，他的小苹是在吃醋！只是她还不知道。

多可爱啊！他的小苹是这么这么的可爱，他真想用力亲她。她是他最最可爱的小妻子，他在心底呐喊。可是他还不敢就这么莽撞的说出来，怕吓跑了她。

苏苹困惑的看着掩不住喜悦的高乃文。“有什么好笑的？你在笑我吗？我知道刚才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可是我也不懂嘛，你还要我说，还要笑我。以后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她很难过的说着。

“以后？”他眼睛一亮，抓住她的肩膀，但很明显的他握得十分轻柔。“你答应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这知道你还是担心我的，你舍不得我死，舍不得我受伤，对不对？”

她着急的想站起来。“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她注意到他的喜悦迅速的转成强烈的失望，心中不知怎么的，也感到同等的难过。“我……刚才只是顺口说出，根本没这个意思，对不起！”她声音愈来愈小，也不敢抬头看他的脸色。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你还是无动于衷？你就一点也不心疼我受伤吗？”他哀伤的抬起她的头。“但你知道吗？我很珍惜你，珍惜到舍不得让你受一点点伤，珍惜到你受了一丝一毫的伤，我都会心疼半天、难过半天……”他惨惨一笑。“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很笨？笨到无可救药……小苹，你怎么了？”他讶异的看着她眼眶逐渐发红。“我不是在骂你，别害怕……”他着急的说着。“别哭，别哭，我会心疼的，我只是想发泄一下而已，不要哭。”孰料她不理他的软语相劝，可爱的脸颊上滑过串串泪珠，他愈发紧张，赶紧把她拥入怀里。“不要哭，如果……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留下来，我就送你回去，好不好？”

他痛苦的说着。虽然他十分十分的不愿她离去，但他更不愿看她伤心难过。“但是你要答应我，以后别再做那些辛苦的工作了，我来照顾你，好不好？”

苏苹仍然说不出话来。她才不是以为他在骂她才哭的，她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大受感动而忍不住落泪的……他所说的全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她不是太不应该了吗？难道当初她所看到的都是假的吗？但……那又是如此逼真！可是如果乃文真的爱她，而她却这么……真讨厌！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全没有一些答案？哪怕是只有一个答案也好。

“小苹？你还好吗？”他关心的注意到她的脸全皱在一块。“是不是不舒服？”

她犹自沉浸思绪中。如果单不为那件事的真假，也不问乃文对她感情是否真实，如果他真的遇到危险，她的感受会如何？

“小苹？”他着急的喊着，她是怎么了？为什么脸色突然发白起来？难道他刚才说的话伤了她的心吗？可是他都愿意送她回去了……难道她连给他照顾她的权利都不愿给吗？她真的就这么厌恶他？

答案是根本无法想像。苏苹光一想到乃文躺在血泊之中的样子，她就害怕得几乎要晕过去，整个人根本无法站立。那她为什么还不愿答应他呢？难道她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有危险？她根本做不到，她宁可自己受伤，她也不愿他受到伤害，为什么呢？她真的糊涂了。

她咬住下唇，若论她刚才被那女人羞辱的痛苦那是绝对比不上见到乃文受到伤害的痛苦深的，那她为什么不答应呢？

“小苹，为什么不回答我呢？如果不舒服就要告诉我埃”他心急的问。为什么她还是不吭一声？她是懒得理他？……不，不是，小苹的脸色忽而难看忽而发白，他看好像是生病了，对！一定是生病了。该死，他怎么现在才看出来，还唠唠叨叨的说一大堆，她一定难受死了。

“小苹，我就就带你去看医生……”他打算再度把她抱起来。

“等等！”苏苹小声的嗫嚅，脸上马上染上一抹红晕。“等等！我有话要说。”

“等等？不能等，有什么话可以等病好了再说，看你刚才脸色苍白的吓人，现在又红得不得了，一定是生病了。来，别怕，有我在，我带你到医院去。”他又要抱她。

“不是，我不是生病，我没有玻”她着急的后退几步，结果撞到椅脚，往旁倒去，他马上搂住她。

“你还她吗？脚怎么样？痛不痛？”

“一点也不痛。”她看到他怀疑的表情，赶紧道：“真的。我好得很，我也没生病，我知道我是很好的，真的。”

“好不好是由医生决定的，你这个小糊涂虫，我可是一点也不信任你。”他突然恍然大悟。“你是不愿意让我抱吗？我不知道你讨厌我到这种地步。”你伤心的喃着。“可是我怕你又跌倒，我就暂时忍着点，好不好？我保证不会让你不舒服！嗯？等到了医院，我马上放下你，好不好？”

苏苹皱皱小脸，看样子她不得不说真话了。

“我不是生玻我……答应你！”她鼓起勇气说着，但眼光却四处游移，就是不看他。

“你答应了？”他重复着。“你答应了。”他大喊。

“是埃”她有点害怕的注意到他的脸没有任何的喜悦。她抿紧唇。“如果你后悔了，那就算了，我回去好了。”

“后悔？”他突然开心的笑出来，活像个吃到糖的小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不是在作梦吧？”他愈想愈开心，情不自禁的用力拥住她。“你答应了。我真想不到，我……作梦也想不到，你真的答应了，真的答应了。”他真想狠狠的亲吻她。刚才他还一直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她却答应了，这表示她不讨厌他，甚至愿意帮助他，那么她还是对他有一丝情意，否则她大可拍拍屁股就走人。难怪刚才她的脸色时而发白，时而脸红，原来是在做心中的挣扎。天埃他感觉好像突然从地狱升到天堂，那滋味实在太美妙，美妙得连他都怀疑是真是假。

“你还好吧？”怎么现在轮到他变得奇怪了？他也和刚才的她一样，在做挣扎吗？她困惑的想着。真奇怪，她答应他了，他还要做什么挣扎？

“好，好极了。”他的声音有些激动，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她。“小苹，你再说一次好吗？我怕刚才是我在作梦。”

“作梦？”她偏着头，好奇的问：“为什么？我明明答应你了，为什么你觉得是在作梦？”

“你真的答应了？”老天！他真想跳起来吹呼。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不会后悔？”

“……应该不会吧！”她小声答着。

“应该不会？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你以后……也就是未来的半年里，我必须时时刻刻担心你会随时变卦？”

“……”

那张看起来如此为难的小脸是如此的令人怜爱。他暗暗叹口气，看来他还不能强求太多，目前小苹肯答应他就已经是个重大的突破了，他实在不该再奢求什么了，以后就算她想反悔，他也不会给她这个机会的。

“好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他退让一步。看到小苹松口气，好心情又恢复不少。

“我马上叫老王把你的行李送过来。”

“还有大猫它们。”她马上补上一句。

他皱眉。没办法，想要小苹就得忍受那些毛绒绒的东西。“好，我会叫老王把那些动物带回来。”他极其厌恶的答应。最好老王到的时候，它们全不见了。

“还有……”

“还有什么？”他注意到她脸上飞过一抹害怕神情，放柔声音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做的。你说，嗯？”

“……我想……”她简直不知如何启口。“如果我住在这里……可不可以……不要也让她住在这里，我怕……我怕……”

“她？谁？这里只有你和我埃”

“……就是外头那个女人埃”她低下头，不敢看他的表情。

“外头？”他大悟。“你是指张蕊玲？”天知道他早忘了她的存在。他略生气的瞪着她。“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吗？她压根就不住这里。这里就只有我和你。如果你不信，你可以问乃亭、伦平他们。”

“是啊，我可以作证，就算她想要住进来，乃文也不会答应的，所以你放心吧！小苹果，乃文对你可是很忠心的。”伦平率先走进书房，乃亭懒洋洋的跟在后头。

“她走了？”乃文很不满这两个十足的电灯泡，每次都来打扰他和小苹，但他们毕意帮他赶走张蕊玲，他总不能当着小苹的面赶走他们吧！他瞄一眼这两个大男人顽皮的神色就知道他们岂止是故意的根本就是蓄意的。他们想来打扰他和小苹，门都没有0走啦！那可是费尽我多大的力气，你知道吗？”乃亭有意无意的走到苏苹身旁。“尤其是当我想到你和小苹在里头谈情说爱，而我却得在外头忍受那个泼妇，我就很不是滋味。”

“你大可以去找个老婆啊，而不是光在这里当电灯泡。”乃文充满敌意的瞪着他的亲弟弟看似有意的碰小苹的头发。他真想狠狠拨开它。该死的乃亭！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电灯泡？”乃亭似乎很惊讶。“我老哥竟然把我当电灯泡？伦平，你来评评理。我们帮他把最讨人厌的女人赶走，而他的回报竟然是要赶我们走，你说有没有天理？”

“千万不要扯上我。”他瞥一眼快要爆发的乃文和一脸困惑的小苹果。“我想我们应该去喝一杯才是。我看我们的乃文可能快要爆炸了。”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苏苹实在不懂他们的话。

“我是想问你，饿不饿？你早餐不是还没吃吗？我带你去吃好吗？先前你不是还要去看看我新买的跑车吗？”乃亭温柔的问她，才不管在一旁七窍生烟的乃文。

她眨眨眼。听乃亭这么一说，她倒是感觉饿了不少。“好……”她还来不及说完，就感到自己又被抱起来了。“乃文！”她绯红着脸。“你要做什么？”

“带你去吃早餐。”他简洁的回答。该死！他竟然还要乃亭来提醒自己，小苹还没吃早饭。

“可是乃亭……”

“我相信乃亭会找到别人的，像伦平就可以，伦平，你还没吃早饭吧？”他威胁性的瞪着伦平。

伦平缩缩肩。看来他又要吃第二次了。“我的确还没吃。”他不管乃亭的抗议，毕竟乃文要比乃亭可怕得太多了。“我一路赶到这里，肚子还咕噜的叫呢！”他而不改色的扯谎。

乃文满意的微笑。“那么就让他们结伴去吃早餐吧，好不好？小苹？”

她不情不愿的点头。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唉0好极了！你想到哪去吃呢？”

“随便。”

“那好！我知道一个地方，那儿的东西满好吃的，我带你去尝尝，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好不好？”由着他抱着她走出去，他的声音也愈飘愈远。

“喂！我们该不会真要去吃吧？”伦平打破沉默。

“怎么能不去吃呢？既然你还没吃过，咱们就去吃个够本。”乃亭嘲讽道。他决定要让任伦平撑死。活该，谁叫他说谎。“你该不会说你吃过了吧？”

“没有……没有。”他喃道。他早该知道高家两兄弟没有一个好惹的。可怜哦！看来今天不把肚皮撑破，乃亭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高乃文小心的抱着苏苹走进他的办公室。

“你总算来了！”任伦平一看到他走进来就猛的抱怨，但马上放小声音。“小苹果怎么了？”

“睡着了。”乃文轻轻放她到另一个沙发上躺着，同时把外套脱下来盖在她身上。

“你怎么来了？不是要和乃亭吃早餐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他走回办公桌后，想点烟，但一想到小苹就马上打消念头。

“你不提这事还好，一提我就有气。”伦平止不住的打嗝。

“有气？”乃文看他倒在沙发上，整个人懒懒的。“你说话有气无力的，看起来不像生气的样子，是谁惹到你了？”

“那是因为我已经使不出力气来了，你没看到我从头到尾到都在这里一动也不动吗？我根本饱得再也走不动了，这完全是你宝贝弟弟搞的，他简直是一个恶魔，想把我活生生的撑死。”

“乃亭？”

“除了他，还有谁会这么残忍的对我？”伦平打个嗝，继续说道：“乃文！你要怎么好好谢我，毕竟我替你挡了乃亭这招。”说完，又打了个嗝。

“我的谢法就是这几天高氏公司要拜托你了。”他整理出几个卷宗交给伦平。

“这几件高雄的案子要先做好。如果有什么事，你可以来找我，或者打电话。”

“我不接，行不行啊？”伦平厌恶的瞪着它们。“我可是很久没好好休个假了呢！”

“如果你想被开除，你大可不用做。”他微笑的塞进伦平的手里。“我可是信任你，才放心的交给你耶。”

“少拍马屁了。谁不知道你还不是为了陪小苹果。过去一年来，我就不曾见你休假过，就连你想在美国扩展业务的计划也因为小苹果而沉封古底。”伦平做个鬼脸，突然有感而发。“但愿我永远也不要碰到我命定的克星。那简直太可怕了，我还想自由自在的过几年呢！”

乃文挑挑眉。“咱们就等着瞧……”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碰”的一声。

“小苹？”他冲过去扶起跌到地上的苏苹。“你怎么了？有没有跌痛？”

她迷迷糊糊的张开眼。“乃文？”她揉揉眼，想使自己更清醒些。“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伦平一阵爆笑，但马上痛苦的停下来。“老天！瞧瞧咱们当事人都还没觉得什么就先吓坏我们的旁观者了。”他还是忍不住的轻笑。

“你闭嘴！”乃文狠狠的瞪他一眼。但转向苏苹时，又是另一个样子。“你刚才跌到地上了，有没有觉得哪里痛？”他轻柔的问。

苏苹偏着头，半闭着眼，整个人全靠在高乃文身上。显然半句话也没听进去就又睡着了。

“可怜哦！”伦平好玩的看着乃文轻轻的平放她躺在沙发上，让小苹果枕在他的大腿上，一只手轻放在她柔软的短发上，以免她突然掉下去，他来不及拉她。

任伦平实是在忍不住笑出来，就算是要他痛上个一天一夜，他也要把握住嘲笑老板的机会。

“恋爱已经是个很痛苦的事了，尤其当情人是个十足的小迷糊时，那简直是场恶梦，对不对啊？你必须随时注意她的一举一动是不是会伤了自己，啧啧！真是可怜哦！堂堂高氏企业的大老板竟然拿一个小女人没辄！”他摇摇头，又忍不住的大笑起来。

“你尽量笑吧！”高乃文瞥了眼小苹。“但是请你小声一点，还有，如果你还记得你的老板是谁的话，就请你克制些。”他注意到小苹又想要翻个身时，急忙压住她，以免她又掉下去。

“我是很想克制，可是没法子嘛！”伦平笑得全身力气都没了。“这简直是世界奇观嘛，如果可能，我真想在门口卖门票，让那些职员们看看平日不苟言笑的老总，竟然为了一名小小女子，担心成这副样子。”

乃文眯起眼。“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我是不会阻止的。但你可就要小心点了。”

他耸耸肩。“我是不敢嘛，所以我说是‘如果’！我可不想又被你指派去做蕊玲的护花使者，那简直是一场恶梦！我就说嘛，小苹要回来，你会好心的打电话通知我，你想跟她独处的时间都不够用了，还会叫我连夜赶回来？原来是另有目的的。”

一听到他继母，乃文就开始严肃起来。“我也料不到她竟然一大早就突然出现在高家门前，这看起来简直就像个完美的巧合。小苹一回来，她也随之出现。”

“你怀疑……”伦平话没说完，但两人心中都有数。“你打算怎么办？”

“找人监视她。我不要有任何人再伤害小苹。所以我今天一大早才会通知你和乃亭。该死！我真不知道让小苹回来是对是错，也许就因为我强迫她回来，她将来会遭到更大的危险。”伦平第一次看到他如此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安慰道：“你真的能放她走吗？你心里也很明白，一年前你放走她一次，所换来的是什么？我不相信你能再放她第二次。你忍心看她每天工作，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还把她的食物不断的分给她的猫狗们，你忍心吗？当然啦！如果你忍心的话，你大可送她回去，然后让她起床的时候跌下床，出门的时候得冒着被车撞到的危险，搞不好连她走路都会平白无故的跌倒在地呢－…还有啊，像有时……”

“该死的你，不要再说了。”他下了决心。“就算我诱她回来是错的，我也会尽我的力量去保护她。”该死！他甚至已放不走她了０那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多简单！”伦平满意于此结论。

他苦笑。“如果真能像这么简单就好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伦平，下午帮我打下电话，把这些沙发换大些，最好能容纳一个人睡。嗯？我真无法理解我以前竟然会看上这种沙发？”

伦平别有所指的望望沉睡中的小苹。“没问题，老板！”

“谢啦！”乃文也望着酣睡中的小苹，看来今天她要在这儿睡上一段时间了。

也好！这样乃文才能有时间处理一些公事，等下班再带她一块儿回家去。

第三章

在恍惚中，苏苹仿佛听到某种声音，低低柔柔的，让人感到很安全，是谁呢？

好像是……乃文……乃文！她张开眼睛，想翻过身坐起来，结果一个不注意又跌下床。

“该死！”高乃文快步走过来。“不……不是说你，是小苹掉下来了，你等等！”他放电话。“你没事吧！”他抱起申吟的苏苹放到床上。“老天！我以为这么大的床，你总不会再掉下来了，干脆我以后把你绑在床上算了。有没有哪里摔痛？”她红着脸摇头。“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口气十分冲。谁叫她这么不爱惜自己。“有谁会这么爱折磨自己，成天摔个几十回。你确定没事？”他担心的打量她全身。

“没事！我很好！你……不是还有电话？”她真希望他的注意力不要一直放在她身上，弄得她好尴尬，她又不是愿意自己掉下床的，那么生气做什么！他盯着她。这小妮子想做什么？难道她不希望他陪她吗？该死！要不是他一直守在这里，她不知道要掉下床几次了，他真想好好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身体机能，为什么无论床再大，她还是会滚下床，他恨不得拿条绳子绑住她。刚才要不是他在接电话，哪容得她在他面前掉下床去！现在她不但知恩不图报，还想赶走他。太好了！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谁？他愈想愈生气。殊不知现在他生气的表情在她眼中已成了十足可怕的凶神恶煞。

“你……不接电话吗？……让人久等了，不太好吧！”真讨厌，他怎么一直猛盯着她瞧？

他抿一抿嘴。有什么事等会再好好的解决。他转身去重拾电话，在他身后的苏苹则大大的喘一口气。

“是的。好，没问题，明晚见！放心，我会让你好好看看她的。再见！”他热络的语气在一挂下电话就全变了样。他转过身正好看到苏苹正在打量房间的四周。

“这是我的房间。满意吗？”他现在可要开始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了。他要好好的吓吓她，让她也感受到他每次眼睁睁看着她掉下床的感觉。

她好奇的环视四周，丝毫不觉他的语病，这让他哭笑不得。

“很好啊！你不满意吗？我满喜欢的埃”她天真的回答。

他翻翻白眼。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算了。原本他还打算好好戏弄好弄一下她，看来他自己不要先被气死就很好了。“我要说的是从今天开始，你将住在这间房间里，懂吗？”

她点点头。“我知道了。可是……我想住客房就好了，让我占了你的房间，我会很不好意思的，再说你本来就是主人……”

“别不好意思。”他十分有耐心的解释。“因为我也住这里。”

“什么？”她瞪大眼。“你……你……”

“我要住这里，和你住在同一房间里，也就是我的房间。现在你懂了吗？”他重复的一个字一个字吐出，任谁只要碰上小苹，再大的脾气也会被磨荆他无奈的暗想。

“但……但……”她又脸红起来。“我们不是夫妻，而且……而且我只是来……帮忙的。我……怎么可以……不……”

他好玩的笑笑。“你不喜欢和我住在一块？”

岂止不喜欢！简直厌恶透顶了。她把头摇得像鼓浪。“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要不是他及时捧住她的头，他看她还会继续摇下去，直到昏了为止。

“为什么不行？我这么令人厌恶吗？”他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以搏取她的同情心。

“对……不，不是的。”好险，她差点就说溜嘴。“我的意思是……是我们还是分开住，好不好，我……习惯一个人睡。”她很满意于自己编出来的理由。

但乃文可不。“习惯一个人睡？”他刻意扫过她全身。“你确定？我记得有一个人好像常常掉下床耶。一个人睡不是太不保险了吗？”

苏苹马上脸红了。“那只是意外而已。事实上我根本难得掉下床一次。”她不住的吹嘘着。

“那么刚才是谁几乎连续掉六次下来？”

苏苹这下子可是满脸通红了。不过没关系，她还有绝招。“你到底让不让我睡另一间客房？如果你不要的话，我就不做了。”

他大惊。“什么？你答应过我的。”

她满意的笑笑。“是啊！可是我也说过我可以反悔啊！”

“可是……”乃文马上想到另一个理由。“我们在别人面前是恩爱夫妻啊！哪有恩爱夫妻分房睡的道理。”

“我不管，你答不答应？”要是不答应，她还有眼泪攻势。

这个小妮子！算他认栽了 0 你答不答应嘛？”

“好吧！”他百般不情愿的允诺。“就让你睡隔壁的房间，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只要不逼她和他同房，就算是有十个她都答应。

一谈到不用和他在一块睡，她就这么高兴？他撇撇嘴，很不满的回答，活像个小孩子。“明晚有人要请我们吃饭，你得和我去。”

她皱着眉想一会。想想吃一顿晚餐要比跟乃文合睡在一块好多了。

她马上点头。“除了她，我可以和任何人吃饭。”

“她？”他立刻想起张蕊玲。“你放心，我不会让她接近你的。明晚是我的朋友罗子严请吃饭，因为他和他老婆一直想看看你。”

“为什么？”她好奇的问。“我又不认识他们。”

“因为他们一直想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魔力，把我打入爱情的牢里。”他没有告诉她，那时她离开时，他有多难过，多伤心。

她红了红脸，低下头。一看就知道她还不能接受他是真的爱她。

他暗暗叹息，要到何时她才能相信他是爱她的，爱得辛辛苦苦。想到这里，他又想诅咒该死的张蕊玲，当初要不是她从中搞鬼，小苹怎么会不相信他的爱呢？现在他们也不必讨论谁该睡哪张床了。

“你……生气啦？”苏苹悄声的问，眼光不住的在他脸上打转。

“没的事。”他立刻挤出微笑。没必要把对张蕊玲的恨移转到小苹的身上，这不是小苹的错。“你想知道子严他是怎么和他老婆认识的吗？”

她很高兴他转移了话题。“怎么认识的？很浪漫吗？是不是像小说上写的？”

她期盼的看着他。

“浪不浪漫我是不知道啦！”他看见她的专注，觉得很可爱。“不过他们是阴错阳差下遇到的。小时候他们是世交，对彼此的感觉可以算是容不得另一个人的存在，没想到长大后由于一些阴谋，使得他们不约而同的登广告征婚。”他好笑的注意到苏苹瞪大眼。

“所以啦，他们就这样凑合在一块，然后就假戏真做了。不过据子严他声明，他第一次看见杜琪就爱上她啦，只是他不愿承认而已。”

“哇！”苏苹崇敬的低语。“她罗曼蒂克唷！这完全就像小说上写的一样嘛！那他们现在一定很幸福，对不对？”她的样子似乎不许他说出否定的话。

“岂止幸福！”他酸溜溜的回答。“简直幸福过头了。”而他却尚在奋斗之中呢！

她觉出他奇怪的语气。“你怎么了？你不喜欢他们在一起吗？我觉得这样好棒！你不认为吗？”

“我是认为很棒，但……”他忍不住说道。“但你不以为我们相遇的时候也充满了罗曼蒡克吗？”

只可惜结局是悲惨的。两人心里不约而同的想着。

不！这绝不是不好的结局，只要一息尚存，他绝不放弃小苹。乃文暗暗发誓。

他叹息。“我们不说自己，好不好？”他轻轻抬起苏苹难过得低下的头。“你饿不饿？”

她默默想了一会，点点头。

“你等等！我去弄点东西给你吃。”他起身准备出去。

“等等！我也一起去。”她想跟他一起站起，一个不稳又扑到地板上。

高乃文大叫一声。急忙扶起她。“你这个小傻瓜连下床都不会吗？”刚才真差点把他活活吓死了，要是这里有什么书桌，她撞到头那还了得？明天他一定要吩咐老王把所有家具的锐角全套上厚实的棉布。该死！谁叫他好好的人不爱，爱上一个十足的小迷糊。

“我不是故意的。一时脚麻了嘛。”她揉揉疼痛的膝盖。

他无奈的拨开她的手，细心的替她揉脚。“你就不会乖乖的坐在这里，等我把吃的送来吗？”

“我只是想帮你而已。”她眨眨濡湿的眼。“而且……我想……也不好意思让你帮我弄东西吃，所以我想跟你去厨房……”

“好！”他的声音放柔许多。“那让我抱你下去，好吗？让你一个人下楼梯，我实在不放心，好不好？”没办法，他实在无法拒绝她的提议，因为他实在无法忘怀当初他们在厨房虽然吃的是炭焦的食物，但却十分开心的朝对方猛笑。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足足浪费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现在要好好把握住跟小苹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可以走得好好的，我又不是不方便。”她轻声抗议。“你放心，我这次一定小心的走下楼去。”

“很可惜的，我并不放心。”他注意到她又想说话，连止住她的嘴。“没有讨价还价。想下楼就听我的，不听话就乖乖的待在这里。”

“你的手臂不痛吗？”

他夸张的叹息。“没办法嘛！要是哪天你从楼上像皮球似的滚下楼，我可是良心不安啊，所以为求保险，只好牺牲我的手啦，等会睡觉前我会记得贴沙隆巴斯，这样明天我的手才不会连动都动不了。”

她的脸都红透了。“那我想……我……还是不要下……呀！你做什么？”她惊慌的察觉到自己已经被他抱在怀里了。脸也更红了。

“刚才我已经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既然你无异议，那就决定由我抱下楼啦。”他大步迈出打开的门口。

“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不要……”

“我说过只有三秒钟的时间。”他神色自若的走下楼。“而且履水难收，你听过没？”开玩笑，他会轻易让她逃过，他就不姓高。

她暗中皱眉。什么时候开始，乃文学会耍赖－…还是以前她都未曾注意到过？

“你在想什么？”他走进厨房，把她放在椅子上。

“没有……我在想……啊，现在是晚上啦！”她瞪着窗外乌黑的一片。“我不是才吃过早餐！”

“你终于发现啦？”他懒洋洋的嘲弄她，手里不住的切菜。虽然阿美有替小苹留下晚餐，但他总觉得再温过的东西，味道就不如原先那样鲜美，所以他只好亲自下厨，一展厨技。

“我可是从没见过这么会睡的人！”就像一条熟睡的可爱小猪一样。他偷偷加上一句话。

“真的？我真的从早上睡到现在？难怪我会饿得难受，我还以为我什么时候变这么嘴馋了呢！”

“你以后要是饿了，随时可以找阿美替你弄吃的，千万不要自己下厨，听到了没？”

他把菜丢进锅子，熟练的把一大锅的菜翻来覆去。

“哇！好香唷！”她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深吸口气，吓他一跳。

“你过来做什么？回去坐好，要是被油溅到那可不是好玩的，回去。”

“我只是闻到香味，过来看看而已嘛。人家称赞你，还这么凶巴巴的。”她不情不愿的走回去，嘴里还不住的嘟哝。

他根本没机会回嘴，刚才光跟她说话，差点没把菜炒焦。要是他再继续跟她回嘴，这般菜恐怕马上就报销了。瞧！她倒真学会掌握机会，一看他沉默不语，马上就叽哩呱啦抱怨个不停，待会看他怎么治她。

“好了没啊？”她眼巴巴的望着他。她的肚子都快饿死了！尤其闻到香味后，她更不能忍了。“还有多久啊？”

“好了！我的大小姐。”他把菜盛进盘子里，端上桌子。“慢慢吃，待会还有，记住别吃太快，会噎着的。”

她点点头。急忙拿出筷子，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才不管又回去做菜的乃文。

等到他又端来两盘菜时吓了一跳，先前那一盘早已经盘底朝天了。

“我不是叫你吃慢一点吗？要是噎着了，怎么办？我替你收尸啊？”他生气的用力放下盘子。

为什么刚才他不边盯着她也做菜呢？要是她真噎着了，那……他简直不敢想像后果。

这小妮子怎么连吃饭也要人盯着她?

她咬住下唇。“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太饿了，而且你煮的菜实在太好吃了——”她迟疑一下，继续说道：“我也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我好想念呢！”

这一会，乃文的怒气可是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原来是她太喜欢他做的菜。不过这也难怪，在吃了她自己煮的菜长达一年，任谁也会想念他的技术。不过他还是很高兴，至少他有一项优点足以让她喜欢。

他面带笑容的坐下来。“吃啊！”

他是怎么搞的？怎么一会生气，一会又笑容满面的盯着她。

“吃啊！”他催促着。“还是你想要我喂你？”他促狭的看着她。

她红了脸。“我可以吃了吗？你不生气了？”

“有我看着你，谅你也不敢吃得太快，你敢吗？”

“敢——才怪！”她开始吃起来，但是始终不敢加快速度。“你不饿吗？”

“我先前才吃过，怎么会饿呢？我又不是什么饿死鬼投胎，一看见吃的就狼吞虎咽起来。”他满意的盯着她吃。“怎样？色、香、味俱全吧？”

她睨他一眼。她从未见过这么自大的人，给他三分颜色，他就开起染房来了。

“怎样？”他像小孩子一样，极想听自己所爱的人赞美，即使是一句也好。

她眨眨眼。“比我煮的好吃多了。其实你应该当女人才是，那么你一定是最好的家庭煮妇。”她煞有其事的说着。

“家庭煮妇？”好家伙，她竟然敢讽刺他。她也不想想，要不是他替她弄东西吃，她现在恐怕还在啃阿美留下来的晚餐，她竟然敢讽刺他。他眯了眯眼。自从他长大之后，从未煮过东西给任何人吃，唯独她例外，她竟然知恩不图报。真是太好了！苏苹小心的观察他的神情。“你不会是在生气吧？你知道我是开玩笑的嘛，你煮的菜真的很好吃，我只是想……想开个小玩笑，你不会生气吧？以前我们不是都是这样吗？”她愈说头愈低。

他愣愣的坐在这里足足十秒钟之久。她刚才说什么？以前？她想起他们之间的事了？那代表什么？她还是记得他们之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她还是怀念那时候的事喽？天啊！他的心仿佛在瞬间涨得满满的，是被无数的快乐涨满的。“你还在生气吗？如果你不喜欢我说，以后我就再也不说了。”她轻声说着。她早该知道他不会喜欢她说起以前的事，毕竟那已经是前尘往事了，有谁会愿意想起自己早已不爱的人她的一点一滴呢？可是她又不是故意的，刚才的气氛那么轻松，就好像以前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所以她才会脱口而出嘛！她又不是真的故意要说出来的。

“生气？怎么会呢？我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呢？”他笑得嘴都要裂到耳边了。

“高兴？为什么？”她迷惑的看着他。真奇怪，他的脾气就好像晴过多云偶阵雨一样，让人永远猜不透。

“你还不明白为什么？那是因为我爱你。”他极为严肃的回答，但看到她不相信的脸庞，实在是忍不住有点灰心。“你不相信吗？为什么？就因为张蕊玲的阴谋，我们就要永远的不快乐吗？”

她抿着唇，放下筷子。“我们一定要谈这个话题吗？我不懂明明你不爱我，为什么又要强迫我相信你是爱我的。

“谁说我不爱你？”他“碰”的一声撞倒椅子。“我说过我不爱你了吗？我不爱你，我会向你求婚？我不爱你，我会去追求你？我不爱你，我会为你做这么多事？我不爱你，我会在你一声不响的离去后，伤心欲绝？”他逼近她。“你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哪个人说的？我要亲手把他宰了。”他咬牙切齿的吼着。“说啊！那个人是谁？”

她吓得动也动不了。更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说啊！”他对着她叫道，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快说！我要知道是哪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说啊！”他把她从椅子上拖起来。“说啊！”

“没……没有人。”她开始掉眼泪，他真的好吓人哦0根本……没有人，除了……那个女人她在我们结婚那天我看到……你们在书……书房，我亲眼看到你们在接……接吻……”

果然！该死的张蕊玲。

他闭上眼，克制自己。“如果我说那天完全是她的阴谋，你信吗？”

她垂下沾满泪珠的睫毛，不作声。

“你不相信？”他放开她，任她跌坐在椅子上。“你对我的爱不足以信任我？是不是？”

她低垂着头，仍不作声。

“我甚至不清楚你爱不爱我！”他狂笑。“我竟然还谈到信任，你一定在心里头想，我高乃文是一个大傻瓜，对不对？”他一拳用力捶在桌子上。“对不对？”

他逼近她。“我在问你，你回答埃”他的声音足以让整栋屋子里的人听到。但他一切都不在乎了。“说埃”

“我……我……”她根本吓得都说不出话来，深怕一答错，他就会冲过来把她撕碎。

“不要哭，哭能解决问题吗？”他对着她的耳朵大吼。“我要你说埃”他想伸手拉她站起来，结果自己被人硬生生的推开。

“你在做什么？一回来就听到你的声音，有什么事好好谈嘛，你没看见小苹被你吓得都说不出话来吗？”高乃亭不满的挡在他们中间。“她是你老婆耶。”

“既然她是我老婆，你就给我走开，你没有资格管我们之间的家务事，走开！”怒火已经蒙蔽了他的心，为什么有这么多阻碍，连乃亭都要挡在他和小苹中间呢！不，不行，小苹是他的！谁也不能带走她。他猛力想推开乃亭，却被乃亭闪了过去。

“妈的，你是喝醉了不成？”乃亭注意到苏苹害怕的缩在一旁。“小苹你先上去，我老哥今晚有点失常，明天就没事了，你先上去睡觉，快。”

“不准上去，我没有失常，你留下来，我们好好坦诚布公的谈谈，我就不相信我纠正不过你那颗傻脑袋。不准上去，听到了没有？”乃文穷凶恶极的一边警告，一边想推开乃亭。

苏苹紧张得不知道要听谁的。她实在很想上楼去，可是她好怕到时候乃文会冲上楼打她，虽然他以前都没对她施过暴力，但看他现在的样子，好像会真的把他的威胁诉诸实行。她到底该不该上去？早知道会这样，她干脆就饿肚子不就好了吗？

大不了饿它一个晚上就成了，她也就不必站在这里担心受怕了。

“小苹，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乃亭注意到仍在犹疑、害怕的苏苹。“快上楼去，快埃”

她终于鼓起勇气点点头。回头就往楼梯跑去。

“你敢走？我是你丈夫，我叫你不要走，你敢走？你就听旁人的话，不听我的，该死。”高乃文一看到她往上跑，整个人失去控制。她宁可听乃亭，也不愿听他的。

他大叫一声，狠狠的痛揍拦在他面前的乃亭，一刻也不浪费的去追那个敢背叛他的小女人。

他马上就在楼梯口追上跑了四、五个阶梯的她。

“你还敢走？”伤心、怒火以及积压已久的愤恨，使他无暇细想，因而做出他一辈子悔恨的事。

他伸出手，正好抓住苏苹的脚踝一扯，让她整个身躯硬生生的随着高高低低的楼梯狠狠的摔下来。

一时间，高乃文只能呆呆愣愣的看着自己的双手。他到底做了什么啊？

“高乃文！你真的疯了不成？”乃亭无法置信的看着眼前一幕。“就算对仇人也没这么狠，更何况她是你妻子呀！”他肿着一张脸试图抱起满身是伤的苏苹，但刚才被乃文一揍，疼痛难耐，所以他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她轻放在楼梯上。“你还好吗？”

她只是脸色发白的紧闭住眼，不吭一声。

而高乃亭的一句话，却使犹处在真空状态的乃文落到地面上来。

他……做了什么？硬生生的把小苹从楼梯上拖下来？他的思绪极其缓慢的在运作着。

那么他不是作梦了？他困难的把眼光移到靠着楼梯手把的女孩，忍不住惨叫出声。不！那不是他做的！那不是他做的！他不会这样对小苹的。他是爱她的，爱得他心都绞痛了，他怎么会这样对她？不，不可能的。这一切一定是梦，等梦醒了，他要去找小苹，告诉她他有多爱她，多怜惜她。

“小苹，说话啊？哪里难过？”乃亭担心的语气拉回他的现实感。

“小苹……”他举步维艰的走向她。不！他要证实那一切都是假的。“小苹……”他舔舔唇，突然注意到她的额头上有一道小小的血迹。他冲过去，推开乃亭。

“小苹，痛不痛？”他心疼的想握住她的手，但是她一直害怕而又痛苦的往内缩。

“你要做什么？还想伤害你自己的老婆吗？”乃亭愤怒的用力推开他，指着苏苹。“你看看她，你伤她伤的还不够多吗？”

“不！我不是故意的。”乃文既心疼又后悔的看着忍着痛苦的苏苹。“小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相信我，好不好？好不好？”他视若无睹的把挡在面前的乃亭推开，想要接近苏苹，却也困此看清楚了不仅仅在她的额头上有道血痕，就连脸颊上，手臂上都有不少破皮、淤青，而这一切全是他造成的。他闭上眼突然觉得一股做呕的感觉涌上来；他伤了小苹，真的伤了小苹，这一切不是梦，真的不是梦，说什么他爱她爱到心都绞痛，都是假

的。高乃文啊！高乃文！这就是你爱人的方法，你非得要把她害死，你才甘心吗？他紧紧咬住嘴唇，丝毫不觉血味。

突然，她低声的申吟，引起他俩的注意。

“怎么了？小苹，哪里痛？”

“我……”她困难的睁开眼。“你……你的嘴唇流血了。”

“是吗？”乃文一点也不在乎的抹掉上头的血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苏苹。“你哪里痛？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说完，他就伸手想抱她起来。

“不……”她舔舔唇，不知道这时候反抗他会不会又遭来一阵骂。“我……不要去医院，我……是说我还没有伤到那种地步。”她小心的看着他的反应。天啊！希望他不要又大发脾气才好。

“你确定吗？”他的语气柔得像水，但他的心好难过，好心痛。“如果你不想去医院，我们就不去，但是让我替你涂药，而且一有什么不对劲就马上告诉我，好不好？”

她考虑半晌，迟疑的点头。

他明显的松口气。看来小苹似乎没有对他生气，但他还是没法子原谅自己的举动。他极其温柔的抱起她，尽可能不触动她的伤口。

“看来，暴风过去了，我这个第三者该离开了。小苹，没有需要我的地方吧？”乃亭充满希望的问，但一看到苏苹摇头，满脸的失望马上挂在脸上。“唉！我该功成身退了，反正没人记得我，是不是啊？老哥。”

乃文歉意地看了他一眼，尤其是他脸的红肿。“我很抱歉，谢谢你刚才阻止我，要不然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来。”

乃亭摸摸自己的脸。“算了！就算我倒楣好了，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挑这个时间回来。”

他重重叹口气。“就只可惜我有好一阵子不能去找那些可爱的女人了。不过，你别忘了，我可不是不如你，只是怕你比我更惨，到时候那张脸吓跑了小苹，我的罪孽可就深重了，是不是？如果下次还有这种情形，我可就要连这次的债一并讨回来。你知不知道？”

他警告道。

“你讨不回来的。”乃文低头凝视怀中脸红又略为害怕的苏苹。“因为没有下次了。我要先抱小苹上楼了，我……实在很担心她的伤，改日我再好好赔罪。”一说完，他就朝楼上走去，也不顾乃亭有没有回答。因为他实在很担心苏苹的伤。

高乃亭目送他们上去。心中忽然感慨万千。“如果我也遇得到这样的好女孩，我才懒得整天往外跑呢！”他咕哝着，心中突然觉得寂寞起来了。“算了！还是出去混混好了。”他想起最近认识的女人，也许他可以去找她埃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莉莉？安玟？天知道。回头上车再去翻记事簿不就成了。他可不愿再待在这里半秒钟了。他马上转身就拿着车钥匙走出去。

“你等等！我去拿药箱来，不要下床，知道吗？”高乃文一进房里，就轻柔的放她到床上。

苏苹点点头。

“就连动都不要动，嗯？”他等到她的承诺，才放心的离开房间。不过一会儿就马上回来，手上提个急救箱。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她小声的说。她还是不太了解他，为什么刚才对她这么凶，这会又柔得像水似的。还说女人心，海底针，她看男人也差不多嘛。

“我来。”他不由分说的轻柔的在她脸上的伤痕上开始涂药。“我会很仔细、很小心的。可是你痛还是要说出来，嗯？”

她缩缩脸，感到脸上一股刺痛，又麻麻的。

“痛吗？”他着急的问。“我们还是去看医生，好不好？万一伤到什么……”

“没事，没事。”她带点困惑的回答。“只是刚涂药的时候，脸上总是会有些痛嘛，你以前没受过伤，涂过药吗？”真奇怪，又不是他受伤，为什么他的表情好像受伤的是他，不是她似的。

他不好意思的应了一声。他当然知道啦，可是他刚才全给忘光了，谁叫他一看到她疼就感同身受呢！他默默不语的涂完她脸

上的伤口，拉起她的手臂，想给她涂药，结果一看到满手的淤青，他脸都变了，只能直勾勾的瞪着它。不消说，她的其他部分八成也和手一样，到处淤青、破皮。

“你怎么啦？”她小心翼翼的注意他的表情。他是不是又生气了？可是他刚才还好好的啊，而且刚才的气氛虽然沉默，不是也很好吗？怎么一会又成了这样子了？她刚才有招惹他吗？没有吧！她暗中瞄一眼身旁的棉被，决定待会儿如果他又要破口大骂，还是把她从床上拖下去，好就要埋在被子里，不理他，要不就紧抓住床柱，她就不信他扯得下她。

“我很抱歉！”他突然说道，但是头一直低着替她细心涂药。“你一定很痛，而且很难过、很困惑，我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失去理智，对不对？”

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任他继续涂药，而他也不指望她回答。

“你始终不相信我爱你，对不对？”他低着头继续说着。“我想了很久，其实这也不能怪你，当初我们认识只有一个月，我就向你施压求婚，让你一点喘息考虑的时间都没有。你对我的了解根本不足以到信任的地步，不是吗？但我还是要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不仅仅是因为道德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很爱你。从被你脚踏车撞到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清楚的知道你就是我等了半生的伴侣，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他突然抬起头来，正视她惊愕的脸孔。

接着又说：“我没告诉过你，刚开始我不想给你太大压力，我很努力的想给你一段时间让你来认识我、适应我。但最后我还是没耐住性子向你求婚，因为那是我所能忍受的最大期限，天知道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想向你跪下来求婚。”他的声音微颤。

他要把一切的事全一股脑的说出来。“你不知道那时候的我像个十足的傻子，整天不是发笑就是发呆，因为我脑子里的全是你的影子，伦平笑我，乃亭也笑我，就连那些职员也没见过高氏总裁何时变得这么和善？就在我梦想我们美好的未来时，一个介入者及你的不信任打破了我的美梦。不！我并没怪你，如果当初我再给你一些时间的话，今天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痛苦了。”他强迫拉回自己那些既痛苦又幸福的回忆，注意到她的眼眶又红起来了，很显然的是被他的一言一语所感动了。这正合他意。

她咬住唇。她为什么都不知道呢？他说的是真的吗？她想起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一看到她，就表现出一副奇怪的样子，说些奇怪的话，难道他真的是爱她的？

看到她有点动摇的神色。高乃文马上掌握时机。“所以我决定给你时间。”

“什么？”她一脸困惑，不了解他的意思。

“我要重新追求你。让你爱上我、信任我。”他充满信心的回答，两眼也炯炯有神。

“这次没有张蕊玲的阴谋，就只有我们两个，不管你现在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都要让你重新爱上我。”

“不……不行……”她慌乱的喊着。这怎么可以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不可以？你能说出个理由吗？”

“理由……理由……”她拼命的想。“对，我们不适合。”

“不适合？”他挑起一道眉，突然觉得信心倍增，心情也好多了。“能告诉我哪里不适合吗？”

“呃……因为……因为……我们，你有时候……很凶，像刚刚……”她看到他的脸色一黯，马上识趣的住口。她什么不好说，为什么偏偏挑这个？她真笨0刚刚是我一时失控了。”他极为后悔的说。“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你的不信任，而且我把对张蕊玲的恨全转到你身上了，我真的很难过，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我能代你受伤，你能原谅我吗？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了，好不好？”他期盼的盯着她。希望她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她马上回答：“我不会介意的，真的。而且这点小伤比起我平时的伤，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小巫见大巫？”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那么说你以前受过不少伤喽？”

她一看他神色不对。赶紧转移话题。“我真的原谅你了，真的。”

“真的？”他高兴的问道。“那你也允许我追求你了？”

“不……我不知道……”

他眨眨眼。这个答案虽不合他的意，但也比她拒绝要好得多。他才不管她答应不答应，他是一定会让她改变心意的。

“好吧！你还有哪儿痛？让我看看，我好给你涂药。”他的遽变话题让她措手不及，尤其是他想掀开她的衣裙看看小腿有没受伤，更让她急忙得把腿缩回来。

“不……我自己来就好了，那么晚了，你去睡好不好？”这会，她的脸真的比苹果还红。

原来是害羞了，他暗地笑着。他的小苹是这么的可爱。

“你快点去睡，好不好嘛？”

“好吧！”他决定给她一点时间过滤他所说的一切。“可是你一不舒服，就要叫我，知道吗？我会把房门打开，你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会来。”

她满含笑容的点头，看得他颇不是滋味的。难道她就这么不喜欢他，希望他赶紧离开啊？至少她也要装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嘛！他就这么惹人厌吗？他不情不愿的站起来，把急救箱交她。

“记得，要擦药，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要叫我，我就在隔壁。”他实在不舍得离去，所以他一直在拖延时间。

她皱着眉。怎么他还不走？一直在重复这些话，她又不是小孩子，这么容易就忘了他说的话。

她故意秀气的打个哈欠，来暗示他。

他既好笑又失望的叹息。“好吧！我要走了，如果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叫我。”他再不走，搞不好又给她个坏印象，岂不功败垂成?

她开心的注视像蜗牛慢步的他，一步步的走向门口。虽然他走得好像进一步退二步，但她才不在意呢，至少他总算要走了，那才是真正的重点。她高兴的要放下急救箱，上床睡觉。

突然他又转过身来，吓得她马上把才要放下的急救箱紧抱在怀中。

他挑挑眉，看着她的举动。“记得明天我会来看你到底上药了没……”他停顿会。

“还有明天我公司有些要事处理，晚上我才能回来能接你上罗家吃饭，你最好不要乱跑，要是让我发现你身上又多了哪些伤，不论是大伤或是小伤，我可要亲自上药，无论它是在哪里！知道吗？”

她红着脸猛点头。好糗喔！他满意的走出去。

苏苹大大喘口气。急忙跳下床，把门轻轻的锁上。而后她真正放轻松，高兴的跳上床。这点伤她早习以为常了，这么麻烦做什么？还是睡觉最舒服，什么事都不用想。

这会她真的打了个大哈欠，没一会她就沉沉睡去。什么事都暂时抛开，当然她也不知道没多久有个人轻声的打开门走进来，看着她东倒西歪的睡姿，忍不住暗暗叹息。

他摇摇头，替她盖上被子。

“要是你会照顾自己，我也不用这么担心了。”他轻轻在她可爱的睡容上印下一个吻。“希望你有个好梦，最好这次真的会梦到我，听到没？不准梦到伦平、乃亭，还有张蕊玲，甚至是那些狗也不准梦到，知道吗？”他赌气而又小孩子气的说道。谁叫她枉想把他关在房门外，小傻瓜，难道她忘了这栋房子的主人是谁吗？他得意的握着手里的钥匙。

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想跟他作对，门都没有！他望了她半晌，无声无息的走出去，再顺手把门轻轻的锁上，他可不希望她发现他进来过，要不以后，她把桌子、椅子挡在门口，那还了得？他不担心他进不去，可是到时候，她在搬的时候，又踢到什么桌脚，还是摔个跤，那他可心疼死了。

他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啊？竟然会爱上这么一个必须时时担心她安危的小女人。他无奈的摇头，走进他的房里。

第四章

苏苹一觉到天亮。她当然不知道昨晚的夜里有谁来过，也不知道阿美奉了先生的命令，在一大早就抱着数条棉被来到太太的房里。虽然她不知道为什么先生要她做这么古怪的事，但她还是遵从先生的旨令，把厚厚的棉被依序围在床下的四周；直到她再度拿着大束大束的鲜花进来时，她才发现原来先生早有先见之明，因为太太正抱着枕头四平八稳的躺在她铺好的棉被上。

“阿美？”苏苹揉揉眼睛，显然还未发现自己的处境。“几点了？”

“八点多了。太太要不要吃早饭了？”阿美细心的把大束的红玫瑰插在花瓶里。

“要。你在做什么？好漂亮的花喔！阿美，你在哪里摘的？这里有种吗？”苏苹好奇的爬起来，走到她身后睁着大眼看锦簇的花团。

“这里没种，是先生出去后，叫老王送回来的。”

“乃文？他要玫瑰做什么？玫瑰配他？”她幻想那副样子，差点没笑出来。“太不配了。”

“但是配太太可就不一样了。”阿美打趣着，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卡片交给苏苹。她从未想过先生是这么浪漫的人呢 0 这是先生要我交给你的，快拆开来看埃”

“交给我？”她怀疑的接过它。“有什么事不能当面告诉我吗？干嘛这么麻烦！”她嘟哝着，一点也没注意身旁的阿美的窃笑。

她不甚在意的打开它，却被上头的文字羞得脸都红了。

“太太，先生上头写什么啊？”阿美好奇的想引颈而看，苏苹马上把纸揉成一团，握在手中。

“没有什么啦！阿美，我饿了，可不可以帮我送早餐来？”她顾左右而言它，但阿美还是一直笑不停，不用说她也知道上头写些什么！还是那些恶心的话。啧！恋爱中的人，谁不这样。

“不用太太说，先生也吩咐过了。太太想吃什么？中式还是西式？还是别的？尽管说，没有什么难得倒我阿美的。要不然先生他也不会雇用我的，对不对？”她十分热心的说着。其实不用先生说。光看太太这副瘦身子，她阿美的母性本能就又忍无可忍的冒出来了，尤其太太又长得这么可爱，也没有什么大少奶奶的架子，阿美早就喜欢上太太了，怎么会不想尽办法让她胖起来呢？

“我都可以，我才不挑食呢！但是你可不可以多煮两份，楼下还有我的小狗，它们可能还没吃呢。”她心不在焉的问着，心中还是挂念手中紧握的纸条。

“没问题。十分钟以内马上好。太太，你打算在哪里吃？”

“什么？”她回过神。“喔，呃，我的小狗它们在哪里吃呢？”

“庭园吧！”阿美暗暗窃笑。看看太太那副样子，她敢以她数年来全部的工资来赌，只要她前脚一出门，太太马上就会把纸条

再重复看一次，不不，看个几次是一定有的。

“庭园？我跟它们一起吃，就在凉亭好了。”虽然阿美一直很好心的问她想吃什么，但她却心急的想阿美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走。

阿美满面笑容，该是她退出的时候了。做了几十年的工了，她早就学会察颜观色了。

“那我先出去了。”她根本不期待太太的回答，把最后一根玫瑰插好就走出去了。

苏苹赶紧把手里的纸条铺平，一排龙飞凤舞的字迹赫然出现在她跟前。

亲爱的小苹，没忘了昨晚我们的谈话吧？你喜欢我送你的红玫瑰吗？它代表我的心。

别忘了！我的人虽不在你身旁，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你。晚上见，爱你的乃文。

她愈看脸愈红，到最后她都看不下去了。什么人虽不在她身旁，但心无时无刻都在陪伴着她？这简直是情书嘛！她皱脸，看来他真的要履行他昨晚的话喽！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刻意的来追求她，他不是不爱她吗？又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来追求她？有什么目的吗？她又没钱又没身份地位，根本没有什么可让人骗的，难道他真的是爱她的？难道她以前所见的全是误差？这全是张蕊玲的阴谋？

真烦！为什么感情的事这么难解，她宁可像以前一样，没有高乃文；没有张蕊玲；那样多平凡，多幸福啊！然而在她内心深处又有个声音响起："没有遇到高乃文，你真的能幸福，能快乐吗？"

"小苹！"高乃文一步当两步的冲上二楼，打开他隔壁相连的卧房。他一天没见到她，好想她。"小苹，你准备好了吗？子严今天还打电话……"他的语音消失，瞪着她一身的睡衣。"你怎么了？为什么不换衣服？你不想去吗？"

"不是啦！"她丧气的坐在床边，衣服全散在床上。"我没有合适的衣服……"

他松口气，原来是没有合适的衣服，他还以为又发生什么状况了呢0这点小事……"

"什么叫这点小事，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是丢你的脸耶，要不我穿这样出去，看人家会说什么？"她赌气的说着，比着身上的睡衣。

他好脾气的笑笑。"你穿这样出去，我还不准呢！你不要那么火爆嘛，生气对女人只有坏处，可没有好处的。"

"那也不关你的事，你又不是女人，又有合适的衣服可以穿，当然不用生气啦！"

他好笑的看着她小小的脸蛋气得鼓鼓的，他可爱的妻子就连生气的时候也是惹人怜爱的。虽然他很想再逗逗她，但她要再生

气下去，可就要迟到了。

他走到她面前，丢一包东西在她的怀里。“给你。”

“我不要！”她真不懂她都已经没有衣服可穿了，他还有心情送她礼物。“你今天送的玫瑰，还插在花瓶里呢！你钱多得没地方花啊？”

她没有把他送的花丢到垃圾筒里？可真是奇迹！他暗暗想道。不过这是否也代表她真的对他有些好感了呢？不过现在可不是谈这种话题的最好时机。

“我是想省着点啊！可是我老婆没衣服穿，我总不能让她穿着睡衣满街跑吧！所以啦，你想这里头会有什么礼物啊？”他得意的看着那张惊讶的脸孔。

“这是衣服？”

“拆开看，不就知道了吗？”他卖关子的说着。

她瞄他一眼，好奇的拆开手上的东西，一件深咖啡色的淑女吊带长裙出现在她眼前，还有缀满蕾丝花边的粉红上衣搭配。

“哇！”她扬着脸，充满欣赏的赞叹。“好可爱的衣服唷！”

“是啊！我今天经过百货公司的橱窗时，一看到它就想起你。所以啦，我就想它一定很适合你，另外还有搭配的鞋子，耳环那

一类的小饰品，等会儿我叫阿美送过来。你要不要穿穿看？要是不适合或是不喜欢，我们可以再换。”

她眨眼。“真的要送我的？”她小声的问。

“当然。你不知道追求女孩子的时候，最讨她们欢心的是礼物吗？”他调侃着。

哼！要不是她没什么合适的衣服，她才不会接受她的礼物呢！还得看他在那自吹自擂。有什么了不起。

“怎么你没话说了，同意了？”

“不是同意，而是怀疑。为什么你这么了解追求女孩的手法呢？”她狡黠的将他一军。“是不是你以前追过不少女孩”。

他赶忙澄清。他可不希望又来次大战。“这完全是伦平和乃亭他们告诉我的。你可千万别误会啊！”乃亭伦平原谅他吧 0 真的？或许下回遇到他们，我可以好好问问他们。”她认真的样子令乃文暗下决定，先贿赂乃亭他们。

“我的好小姐，咱们先别谈这种无聊的话题，时间都来不及了，你快去换吧。”他轻推她。

“你呢？”

“我？”他故意困惑的张大眼。“我就在这里埃有什么不对吗？”

“很不对劲。出去！”她补上一句。“如果你不想迟到的话。”

算她赢了这一局。他点点头。“真是可怜呢！我连看我老婆换衣服的权利都没。换好叫我，嗯？”

她点点头，迫不及待的推他出去。

几分钟以后，高乃文在听到一声叫唤后，几乎是用冲的进去。一进去，他就愣住了。

“好看吗？”她红着脸，绕了一圈。见他没答话，开始着急起来了。“不好看吗？”

他吹了声口哨。“怎么会不好看？我老婆现在就像个可爱的淑女，怎么会不好看？你没瞧见我眼睛都发直了吗？”他打量她的头发。“等等！”他轻推她到梳妆台前，拿起梳子帮她整理微卷的短发。

“谢谢！”她简直满脸通红了。“我想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她想伸手去接梳子，结果被他闪了过去。

“我来就成了。”他把她的头发梳成公主头，再用一个同色系的漂亮发夹固定。“怎样？我的技术不错吧！”他看着镜中的她。“很可爱，很漂亮吧！”

她偏着头看着镜中的自己。“你的动作是满熟练的耶。”她有意无意的开口。

他愣了会。这是什么意思？她在吃醋吗？这是否代表……

“喂！你在想什么？”

“没……没有。”他开心极了。“走，我们该走了，到时候迟到了，就得挨骂了。”

他的手悄悄的搂住她的腰，带她出门，但也随时准备在她翻脸的时候抽手。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今天他的小妻子心情似乎好得出奇，不但不会怕他，连生气都不曾生过，任由他轻轻搂她到车房。他暗暗摇头，当真是女人心，海底针？不过，他是不会说出来的，他可不想跟他的好运挑战。他只知道他俩的距离似乎又进了一步，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他只希望幸运女神会一直跟着他，直到他夺得美人芳心。

转载小说请勿再转载。

“下车小心！”他看着她安全的下车后才松口气。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不必时时刻刻的盯着我。”她不满的在一旁抱怨，等他把车靠边停好。

“是啊！据说今天早上又有一个像小孩的人从床上不知怎么的滚下来，幸好是下头有棉被挡着，要不现在可能头上多一个包喽！”他跨出车门。“所以啦，要我不担心，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她红着脸问。一定是阿美跟他说的，要不然这么丢人的事，他怎么会知道？

他拉着她走向其中一栋大屋。“除非你能改过来。”

“改过来？你说得好像我很喜欢这么做似的！”她十分不满的嘟哝。“你以为我真的喜欢啊？谁愿意掉下来呢？很疼的耶。我又不是故意的。”

“是嘛？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以为你在表演特技呢！”他故意调笑她。没办法嘛，谁叫这种气氛难得嘛！他才按下门铃，门马上就被打开了。

“我差点就又要打电话过去了。我就说嘛！你怎么还不来！我们盼了这么久，要是再不让我们一睹那个掳掠你芳心的小女人，我们可就要杀过去了。”罗子严嬉笑的用力拍乃文的肩。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人。

“你的小妻子呢？没来吗？这太不够意思了吧！我们说好……”

“拜托！你的大嘴巴没停过，还要不要让我说话啊？”乃文看向罗子严身后的女人。“我记得以前你可是一个沉默的男人，怎么？结婚了就成了另一个样了？是不是嫂子的影响啊？”他得意的说着。

开玩笑，他在受了刚才的调侃后，不赶快扳回一城，那不是让小苹看扁了吗？

“你们哥俩对骂，可不要扯上我，我可不希望将来我的小宝宝受到这种污染。”罗子严身后的老婆引颈张望。“那个可怜的小女人呢？”

“什么可怜的小女人！”乃文轻轻拉出在他身后满脸通红的苏苹。“这就是我心爱的小老婆——小苹。来！小苹，这个口出狂言的男人就是罗子严，至于他身后的鲜花则是他老婆——杜琪。我到现在还不相信像嫂子这样的女人竟然会嫁给他，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但眼前这两个人才不管高乃文在说些什么，他们只是不住的打量站在他们眼前的女孩。

“乃文，你简直是诱拐未成年少女嘛！她看起来根本不满二十嘛。”罗子严惊愕的指责。

高乃文皱眉。想要出口驳回几句，没料到他的小苹倒先开口。

“我已经成年了。”她强调：“而且已经成年很久了。”真讨厌，为什么大家总是把她看做是小孩子呢？“而且我在这里，有什么话跟我说，不要把我当不存在似的，好不好？”

罗子严像发现新大陆的眨眨眼，对上乃文得意的眼睛。

“这是小老虎发威了，你不知道吗？现在你知道我在家多可怜了吧！”高乃文轻轻的搂住她。

“好了！别在这里谈了，进去好吗？我准备了好多菜呢！”杜琪走出来，拉住苏苹。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等吃过饭，到我房间好好聊聊，来交换交换做大男人主义的老婆是什么心得！”她突然看到苏苹脸上的小绷带。“你的脸怎么了？受伤了？”丝毫不觉乃文黯淡悔恨的眼神。但罗子严注意到了。

“好了！先别管这些。我们先进去。乃文。我们上个月合并的案子有几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他巧妙的带乃文率先进去。

“你怀孕了？”苏苹突然大喊，引起前头两人的注意。

“怎么了？小苹，怎么了？”乃文马上抛下子严，迅速的跑过来。

苏苹只是瞪着杜琪的大肚子。她舔舔唇，难以置信的重复：“你怀孕了？”

“是啊，怎么了？”杜琪以及两个大男人困惑的看着惊讶的她。

“小苹，有什么不对吗？”

她蓦然惊觉到大家都在看她。天啊！她一定很丢乃文的脸。

“怎么了？小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还是你不舒服？告诉我，我马上送你回家，好不好？”乃文细心的问，才不在乎罗氏夫妇对于从不对人低声细气，又如此温柔的高乃文有何看法呢！她脸红了。“没有……我很好，只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看到女人怀孕，所以……”

罗子严首先大笑出声，但见乃文的警告眼神，马上收起来，但笑意还是留在他的脸上。

“老婆，或许咱们该进去，留乃文来告诉他的小妻子，他的肚子是怎么大起来的。”

杜琪和乃文狠狠瞪他。

“不！你们不是要谈什么合并吗？”她拉住苏苹的手，像个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

“我们有女人之间的谈话，你们可不许偷听，听到了没？”她硬是让子严拖走不放心的乃文，可怜的他还频频回头呢0我不是有意的，我也知道什么叫怀孕，我只是从来没这么近看过怀孕的样子。”苏苹满脸通红的猛盯着地上。刚才一定让乃文丢脸丢到家了，哪有人像她这么白痴，看见人怀孕就这么大惊小怪的。

“你不要管子严说的话，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看不顺眼的人一句话都不说，可是对于那些知心好友，他可就是极尽所能的挖苦。简直是怪人一个！”杜琪朝她微笑，让她不得不也报以羞涩的笑容。

“来！”杜琪让她走在她身边。“其实我和子严一直想见见你的庐山真面目呢！我们一直想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能把乃文

的心栓住，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苏苹垂下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认为乃文爱上我了呢?

“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你可别在意，如果我有说错什么，我不是有意的。”杜琪赶忙澄清，她一眼就喜欢上眼前这个小东西，她可不愿让苏苹讨厌她。

“我……”她抿紧唇，思索着该如何说出自己的问题。“我一直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你们都以为乃文爱上的是我？”她注意到杜琪惊讶的脸孔。“我或许不该问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她实在不知如何说出自己的问题。

“你以为乃文他不爱你？”杜琪小心的问着。

“不是以为，是真的。但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这一切都好乱，我根本就搞不清楚……”

杜琪想笑出来，但看到苏苹可怜的小脸，就什么都吞了回去。这简直是像她当初的翻版嘛。

她清清喉咙。“你怎么会以为乃文不爱你呢？据我所知，他不但爱你，还爱得很深呢！”杜琪保持着笑容。“你不相信吗？”

苏苹沉默了好半晌，她该告诉眼前这个和善的女人吗？她好想有一个可以倾吐的对象，可是杜琪是乃文的朋友，她会不会告诉乃文?

“怎么了？”杜琪仿佛看出她的犹豫。“你放心，我是站在咱们女人这边的。有什么尽量说出来，就算解决不了问题，至少可以舒解一下心里的郁闷，是不是？”

“我……其实有……有很多事情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只看到表面，所以你们才以为他爱的是我，他……他……”

杜琪挑挑眉。原来是有误会！难怪任何一个明眼人都看得出乃文他的爱，唯独这个小妮子对于摆在眼前的事情看不清，但她又不肯说出来，她要怎么开导她呢？

她着实想了好一会，突然想起某件事来。

“虽然我不太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第一次认识乃文的时候，是和子严一起去参加晚宴的时候，他看起来很落寞，很憔悴，他告诉子严，他那个一见钟情的小妻子因为不信任他的爱，所以逃了。你知道当晚在场有多少女人在垂涎他，可是他却连看一眼都不看，整晚只站在墙角心不在焉的瞪着眼前，心却飘向他的小妻子那里。而且从我认识他以来，我从来没看过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过。有一阵子，子严还很担心他的消极呢！你说，他不爱你，可能吗？不爱你会憔悴到那种地步吗？或许是你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杜琪温柔的看着她困惑的脸。“慢慢想，别太急，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但我敢保证那绝对是误会。”

“什么误会？”乃文突然出现在门口，身后跟着一脸无奈的朝她们耸耸肩的子严。他是很想留住乃文，让这两个小女人去好好谈谈，可是高乃文一直担心他的小妻子，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只希望他老婆可千万别因为他没完成任务而让他整晚睡沙发。

“你们在谈什么？什么误会？我不知道你和小苹才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熟，谈得这么热络。”乃文走过来搂住苏苹的肩，眼神仿佛在警告他们，不准欺负他的小苹。

杜琪好笑的看着他的保护举动。“我又不会吃了她，你担心什么？我只是在邀请你的小苹，如果无聊的时候，可以来陪陪我，我的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整天在家挺无聊的，怎么？你连让她出门都不愿意吗？”

乃文不好意思的笑笑，但手还是没离开苏苹。“当然可以，只要小苹愿意，随她做什么事都可以。现在我们可以吃饭了吧？我们可是饿坏了，是不是？小苹？”

苏苹只是心不在焉的点头。脑子里尽是些刚才杜琪说的话。乃文真的会为了她憔悴？为她落寞？难道她真的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忽略了真正的事实？她真的当了足足一年的傻瓜？只因为她对乃文的信心不够坚固？她咬住下唇，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完全不知道乃文小心的带她进去屋子里，也不知道罗子严他们聊些什么。

当然她更不知道乃文那双洞悉的眼眸正一刻也不停的盯着她，仿佛想看出她的小脑袋瓜里正在想些什么？她只知道过去的一年里，她宁可相信张蕊玲，却不相信她曾爱过的乃文他所做的申辩；但是事实在一年前就曾摆在她眼前过，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呀！她内心深处突然冒出一个小小声音告诉她，她的亲眼所见是看到张蕊玲紧紧缠住乃文，但乃文的手并没有拥住张蕊玲……她的脸蓦然发白；想起当初她的亲耳所闻，只听到张蕊玲的挑逗，却不曾听到乃文的一句话，难道正如乃文所说这一切全是张蕊玲的阴谋……可是如果乃文真的对那女人没兴趣，为什么不推开她呢？只因为她是他继母就必须忍受吗？她努力的回想，那时她正在找乃文，可是才在半开的门外看到他们，就马上夺门而出，前后不过一、二秒的时间，乃文就算推开那女人，她也不

会看见……她苦着一张小脸，自从一年前她离开了高家大宅后，就把这段记忆紧紧锁起，不愿谈及，因为那实在太痛苦了。可是她现在想起来那实在有太多的疑点了！太多是当初过于冲动的自己所没看清和深研的。难道她真的仅仅因为不信任而白费了一年的时光，误会乃文的爱？可是为什么乃文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找过她，却在濒临危险之际才求助于她？他对她的爱淡了吗？不，不可能，如果乃文对她的爱真如他所表现出的样子，他怎么可能不爱她了呢？可是为什么他不来找她呢？她怎么想都想不透，愈想愈困惑，也因此她的小脸上充满了无助的困惑。

一直在默默盯着她看的高乃文，从进门之初就发觉眼前这个小妮子早已神游太虚，要不是他一直在她身旁，他早已四脚朝天的摔在地上，更不用说她会惹来多少的伤痕。他打算在她旁边一直盯着她，看看她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游回来；可是一直到上菜了，她的小脸上不但没有恢复，还猛闪过许多情绪，不信、懊悔、自责及许多感情全都一一显露在她的小脸上，可说是应有尽有，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想她要怎么摆脱她的丈夫吗？她想都别想。她想的也够多了，不论她在想些什么，就是不准想离婚这两个字，也不准想没有他的白日梦。他终于决定打断她的胡思乱想。

他正要开口叫她，没想到却被杜琪先叫了。

“什么？”杜琪足足叫了三声之多，苏苹才茫然的对上她的美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杜琪暗暗叹口气。“我是问你对我做的菜还满意吗？”这个小傻瓜，要不是她抢先叫醒她，恐怕乃文早就用力摇醒她了，哪容得她在那乱想，不过光看苏苹的样子，就知道她在思考刚才她说的一言一语。唉，想想也好，要真让她想通，也就不用两人这么痛苦了。

“菜？”苏苹眨眨眼。意识到不知何时她已坐在乃文的身边，眼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什么时候她进屋里来，她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是啊！这些都是我亲手煮的菜，吃吃看，好不好吃？”

苏苹瞪大眼。“你做的？这么多花样？你教我好不好？”她听到身旁申吟的声音。

“怎么了？你不想我学吗？”她问乃文。心中却想着他就在她身边，为什么她不干脆问他为什么当初不来找她呢？这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他只有猛摇头的分，不然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压根就不认为小苹有做菜的天分，想来折磨他的日子又来了。

“我是想杜琪她要生了，恐怕没有多少时间来教你。何况有阿美做菜，你又何必学这种东西，是不是？”他紧抓住一个理由不放。

“乃文，我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教小苹，而且这正可以打发我无聊的时间，是不是，子严？”杜琪轻而易举的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她老公。

“我的意思嘛……”罗子严才不管乃文警告的眼神。“完全是以我亲爱的老婆大人的意见为意见，所以啦，你看我是没用的。”他笑咪咪的回视每一个人。“现在我可以吃饭了吧？别瞪着我不放，我可不像你身边的小妻子那样‘秀色可餐’，老婆，我可以开饭了吧？”

杜琪笑着点头。“小苹，吃饭了，别管他们两个大男人的疯言疯语，明天你就可以来我这里，我保证倾囊相授。”

苏苹兴奋的点头。也许明晚她就可以做新花样给乃文尝尝。

也许是刚才终于脱离了张蕊玲的阴影，也许是一时的好心情，苏苹忍不住高兴的替乃文一口气挟了好多菜，不但让他的碗堆得象小山一样的高，同时也让乃文的眼睛发直。

“小苹……”他咽一下口水，不知该如何开口，小苹竟然会这么高兴的替他挟菜？若是在这一前有人告诉他，小苹会心甘情愿的帮他挟他喜爱的菜，他倾家荡产都不相信，但现在？

“怎么了？”她注意到他怪异又兴奋的眼神。“你不喜欢我替你挟菜吗？如果你不喜欢，那我拿回来好了。”她小声的后悔着，早知道她就不要这么忘我，乃文怎么会喜欢她在人前做这种举动。

他马上小心翼翼的捧着碗。“谁说我不喜欢的，我怎么会不喜欢呢？这是我老婆替我挟的，就算会撑死，我也会吃得干干净净，你也吃呀。”他简直笑得嘴都要裂到耳边了，早知道来子严这里会受到这么好的待遇，说什么他也早把小苹带来了。

杜琪和罗子严拼命的忍住笑意地看着乃文猛吃苏苹挟的菜。

“老婆，你也挟点菜，让我感受点爱意吧。”子严小声的在她耳边低语。

“你想被撑死吗？”杜琪口里是这么说的，但还是细心的为他挟了些他爱吃的菜。

“互相往来。”子严笑咪咪的也替她挟菜。“多吃些，要不咱们的小宝贝出来的时候会长得面黄肌瘦，那我可担当不起。”

“原来你是为了小宝贝才挟菜给我的啊？”她故意嘟起嘴抱怨。

“好老婆，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只是开玩笑的嘛，要不——”他故作严肃的对着她腹中的孩子说道：“听着，你这小宝贝不准吸收我最亲爱老婆的营养，要不然，等你出来我就要你好看，听到了没？”

杜琪早已笑得前俯后仰，眼泪直流。“好了，好了，你想要我早产啊？”

罗子严马上紧张起来。“怎么了？是不是……”

“没有，我不说了。你要是想要我现在就生，你就继续说吧。”她抚着肚子。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要是有什么不对劲，要告诉我，听到了没？”

她行军礼。“是的，长官大人。”

在对面的两人完全没注意到他们的谈话。

“别呛着了。”苏苹开心的替他舀了一碗汤。“要是渴了，汤在这里。”

乃文完全呆住了。老天！难道今天真是他的幸运日吗？他是不是在作梦啊？

“你不喜欢喝汤吗？”

“喜欢，喜欢，当然喜欢。”他赶紧放下筷子，把汤接过去，一口气灌下去。

“瞧！我喝得干干净净了。”

苏苹皱皱脸。“你这么喜欢喝这种汤啊？一口气就喝光了。”她转向杜琪。“杜琪姐，你教我做这种汤，好不好？”

“没问题。”杜琪充满笑意的回答。照这个情形来看，就算教小苹亲手做满汉全席，乃文也会如数吃进肚子里去。

高乃文才不在乎小苹做什么菜呢！她就算做穿肠毒药，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吃下去。他就带着满脸的傻笑度过整个晚上，就连杜琪带着小苹进厨房拿甜点，他也放心的让她跟去，虽然他不清楚小苹是怎么改变的，但是他由衷感激使她改变的原因，难道她相信他是真的爱她了吗？可是她是怎么想通的？昨晚不是还……他的眼神黯淡下来，在经过昨晚他对她的残暴后，她还会相信他、爱他吗？

“喂！我还以为只有你的小妻子有神游的习惯，怎么连你这个老公也有，你们这一家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啊？”罗子严趁两个小女人忙于进厨房时，开始跟乃文讲些“男人”之间的悄悄话，至少在他的定义中是如此。

“我不屑和你这个背叛者说话。”虽然乃文是这样说，但眼神却装不出一丁点生气的样子，没办法，谁叫他太高兴了嘛，连气都气不起来，话里还带着笑意呢。

显然罗子严他也不在意，他太了解恋爱中的男人是如何的反覆无常，毕竟他就曾是过来人，而且他差点就过不来了呢 0 你的小妻子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嘛，不理你又不相信你？不会吧，据我所看，今天情况很好嘛。”

乃文沉默会。“我也觉得奇怪，昨天她还那么的怕我，那么的不相信我。可是为什么今天我带她一来，她整个人全变了，那种样子就好像我们热恋的时候。”他提出纳闷的地方。“是不是杜琪跟她说了些什么？”

“这你就要问我老婆啦！不过如果真是如此，你得好好感谢我老婆才行，瞧瞧光靠她的一张嘴，就不知道让你整个晚上胖了几公斤，我整个晚上光看你小妻子挟菜给你的次数，就足以让我晚上作恶梦，我真服了你，能吃得一干二净，你确定你老婆不是在整你？”

乃文得意的笑笑。“你是嫉妒我才这么说的，是不是？就因为杜琪挟菜的次数没有小苹多，所以你吃醋了，对不对？”

“开玩笑，那是小琪怕我……”罗子严话还没说完，厨房就传来一声尖叫。

“那是小苹的声音。”高乃文几乎是反射性的冲向厨房，根本不管推倒的椅子。罗子严也紧跟在后头。

“小苹？小苹？怎么了？”高乃文一跑进厨房，就看见小苹跪在半躺半坐地上的杜琪身边。“怎么了？”他感到心都揪在一块了。“发生什么事了？别哭了，别哭了。”他抱紧埋进他怀里的苏苹。

“老天！”罗子严跟在后头，他原以为是蛋糕倒了，还是什么的，但万万没料到是杜琪发生了事。“怎么了？你觉得怎么了？感觉怎样？说话啊！小琪。”他心寒的扶起脸色发白的杜琪，注意到地上的一滩水。“老天！”他感到他的头开始晕起来了。

“是……我们拿蛋糕的时候，刀子滑掉了，杜琪姐要蹲下去拿，结果没站好，一个不稳，就……”苏苹抽抽噎噎的说着。“应该我去捡才对，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小苹，别哭了，不是你的错。”乃文拚命的安慰她。

“小琪，觉得怎么样？我们去医院，好不好？”罗子严这会全没了主张，手不住的发抖。

“废话。”杜琪从牙缝里说出来。“你想让我在这里生啊，你是接生婆埃”

她急忙吸口气，压抑下那股痛苦。

“你要生了？”他紧张的大喊。“不是还有一个月吗？”他一看神色痛苦的杜琪，二话不说，抱她起来。“我马上送他到医院，马上。”他根本就忘了另外两个人的在场，眼中只有杜琪的痛苦。“马上，马上就有医生，你等着。”他慌乱的低语，想把她抱出去。

高乃文急忙拉着苏苹跟着他们出门。“你还是在后头照顾杜琪，车子我来开，快点。”你不等子严答话，迳自取出车钥匙。“快点。”

一路上没有一个开口，有的只是罗子严低语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话来安慰杜琪。

苏苹看得心都碎了。原来世人所歌颂的爱情竟也有令人如此心折的一面。当对方难过时，自己也感同身受。

“小苹，坐好。”高乃文疯狂的在拥挤的车道中强转，但还是不忘身旁的苏苹。他不应该让她来的，他为什么不把她留在子严家里呢?

她无言的坐好，她可不想让驾驶的乃文分心。要是出了车祸，不但他们全完了，就连小BABY也没望了。

一到医院正门，高乃文才松口气，马上让子严抱着杜琪下车，冲进医院。

苏苹也跟着下车，他还来不及阻止，她就跌坐在地上。

“你这个……”他气得都无法形容了。“你就不会好好下车吗？哪个超级大白痴会像你这样一出车门就跌个四脚朝天的……”他心疼的扶起来，帮她拍掉灰尘。

“我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时腿软了嘛，我一想到杜琪姐，我就好紧张，好难过，万一，万一……”她边说边落泪。

他闭了闭眼。“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他放柔语气。“我知道你很喜欢她，她会没事的，等我把车停好，我们就进去，好不好？”

“我先进去，好不好？”她嫌停车费时，她实在很想马上就知道杜琪的情形。

“不行。你敢先进去，我会马上把你拎回来带回去，听到了没？要我放你一个人在里头，我实在不敢想像会发生什么事，听到了没？”在等到她的首肯后，他才放心的去把车停好。

等他们找到罗子严时，他正在手术室前不住的踱步。

乃文先安置好苏苹，让她乖乖的坐在手术室前的椅子上，才走到罗子严前面。

“休息一下，嗯？嫂子生孩子不会这么快的。”

“我……我坐不祝”罗子严的声音微微发颤，两眼的焦距也一直停留在手术室的大门上。“我一想到小琪在里头……那个孩子又提早一个月……万一……万一……”他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万一。”乃文坚决的说着。“过不了多久，你就有一个白胖胖的小子了，要是你现在不休息，等你的小子出来后，你连抱他的力气都没了……”他话没说完，里头就传来隐约的尖叫，罗子严的表情更紧张了。

“你……想小琪会安全吗？”他抓住乃文的肩。“她在里头那么难过……又早一个月……”

“当然！嫂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乃文知道他急需保证，但他一时之间实在想不出什么有力的保证。

“是啊！杜琪姐一定会安然过关的！”苏苹突然出现在乃文的背后。“多的是早产儿的例子，母子都还平安呢，你放心，杜琪姐一定没事的。”她肯定的保证，一点都不像这两个大男人一样紧张的不知所云，但乃文知道此刻他的小妻子正紧张得发抖，因为她的小手在不知不觉中紧抓住他的手，这令他感到温馨。

“你确定？”罗子严实在忍受不了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哀叫，小琪真的会没事吗？

“当然！因为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就是不足九个月就生出来的呀！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而且我妈咪也不是难产死的。”她注意到罗子严的表情松弛些，但乃文可就是一副瞪大眼的样子。

“怎么？我没告诉你吗？”

“没有！”乃文惊奇的摇摇头，不禁用力握住她的小手。“你从来没告诉过我！九个月就生下来？”他的笑容有些勉强。“难怪你总是迷迷糊糊的，总要有个人跟在你后头才行。”他虽然在调侃她，但声音里头可是没有幽默的成分。不到九个月？天啊！他改天一定要去为他的岳父、岳母好好祭拜一番，感谢他们把这个小迷糊保护得这么好。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要坐一下？”苏苹小声的在乃文身边低问。“你好像跟罗子严一样紧张似的。”

“我的确需要坐一下。”他仿佛虚脱一样，拉着她到椅子上坐。现在他要好好消化一下这个消息，不满九个月？天啊！万一……“你不叫罗子严也坐一会吗？他站了好久呢！”

他看了仍靠在手术室前的子严，随着每一次的尖叫而痛苦。他叹口气。“要他休息一下，除非等他亲眼看到杜琪安然无恙的样子，否则就算站上一整天，他都不会吭一声的……小苹？”

“嗯？”她依旧紧紧握住他的手，期待紧张的眼光不住的往手术室门打转。

“你真的是不满九个月生的吗？不是安慰子严的？”

她回过神来，瞪他一眼。“我才不说谎呢！事实上，是刚满八个月。”

“八个月？”他高声叫道。

“怎么了？你不相信吗？”她皱皱眉，注意到他的脸色几乎和罗子严一样白了，他是故意要引开她对手术室的注意吗?

“我相信，我相信！”他喃喃着。“改天我们到你爹地他们的墓上上香，好不好？”

“好啊－...你怎么会想到要去他们的墓上香呢？”她困惑的看着仍然有些魂不守舍的乃文。他到底是怎么了？她想了会，猜想他一定也是在担心杜琪姐，所以才一副茫然的样子。

他终于说出答案。“我要好好谢谢你爹地、妈咪他们养你养得这么好，这么健康，一点都不像八个月就出生的样子。”

她呆了会，脸红了起来。原来他不是为了杜琪，而是为了她，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怎么会这么紧张?

他重重叹口气，试图忘却她是早产儿的事实。“如果想睡，就睡一会儿。”他让她的头靠在他肩上。

“我担心杜琪姐，睡不着。”但是她还很温顺的靠在他肩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生孩子，好像很痛苦，对不对？每次听到杜琪姐的叫声，我就跟着害怕起来，我很胆小，是不是？”

“不，你一点也不胆校”他也一样害怕，他从不知道生小孩是这么的痛苦，就连他这个大男人听到杜琪的尖叫，也不免畏缩一下。他忧心的瞥向小苹，小苹是这么的小，万一以后她要是怀孕了.....他的脸色又惨白了，他才舍不得让小苹经历这像死一样的过程，他不在乎有没有后嗣，如果二姨真要他传宗接代，就让乃亭去延续高家的香烟吧。至于小苹如果想要个孩子，那他们就去领养一个，反正现在人口那么多，他们帮忙少几个人口，这也算

是对国家有贡献，不是吗？他只要小苹永远快乐、幸福，他就很满足了。

“你在想什么？”她睡意朦胧的问着。

“我在想，等杜琪的孩子出生后，我们当他的干爸、干妈，好不好？”他轻轻搂住她，免得她向前倒。

“真的？”她诧异的笑笑，眼睛微闭着。“那等我们有孩子之后，也让他们让他做干儿子，好不好？”她口齿不清的说着，神智已经快接近睡眠状态。

事实上，乃文要低头才能听到比耳语大不了的声音，但他可没白听。

他只能呆呆的坐在原处连动都不敢动。

“你……说的是真的？”他迟疑但又满怀希望的问着。

什么声音都没有。

原来她早已经睡着了。但乃文还是很开心，不是因为她的意思中有生小BABY的意愿，就算她愿意，他还不见得答应。他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小苹提到“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小孩！他和小苹的小BABY，她为什么这么说？是她相信他爱她了吗？还是她又重新爱上她？那么他和小苹真有未来可言了？是的，他们真的有未来可言了，他相信他刚才是绝不会听错她的一言一语的，虽然她在半睡半醒之间吐露的，但他相信那绝对是真话，人都是在自己最没有防备的时候说出真话，不是吗？上帝！他真想

跳起来大声吹呼，就算引旁人侧目，他都不在乎，可是小苹靠在他身上，他可不能随便乱动，所以只好作罢！苏苹在隐约中似乎听到有人在欢呼的声音，就好像隔着一座好远的山一样，但是为什么又好像突然隔着一层薄纱一样，吵得她无法睡下去，而且她的枕头好像开始在动了，真讨厌！为什么她想好好睡一觉都不行呢？她觉得好累好累，不只身体上的疲累，就连心理上她也累得受不了，光是担心杜琪姐，她就紧张个半……天，但是她不记得小BABY的脸啊，她困惑的在浓浓的睡意中缓慢的思考，小BABY……她猛着张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发现原来她的枕头是活的，而且罗子严不见了，里头也没传来杜琪姐的叫声。

这是怎么了？

“你总算醒来了？”乃文充满笑意的望着她。

“现在几点了？”她的声音哑哑的。

“早上五点二十三分三十九秒。”他轻快的回答。

但她一点也没有轻快的感觉。“五点二十三分？这么久了？你怎么不叫我？杜琪姐呢？罗子严呢？他到哪里去了？”

他保持着笑容，一一回答她的问题。“一点也不久，而且我根本不打算叫你，因为我想让你睡个饱，杜琪安全产下一名可爱的小女婴，子严进去看她们了，而且就是在刚刚。”

“真的？”她开心的无法言喻。“我也要去看看。”她想站起来，结果一时腿麻，整个人又低呼一声，歪斜倒坐回去，幸亏是靠他的扶持，才坐在椅子上，要不她早躺在地上了。

他简直无可奈何的重重叹息。“只能一个人进去，你想看杜琪，明天再来看吧，如果想看小BABY，待会护士小姐会抱出来的。你就乖乖坐在这里等，可以吗？”

她红了红脸。“我不是故意的……”

“我听你这句话不知道第几遍了。”他无奈的盯着她。“下次要是再这样，我干脆整天跟着你，随时救驾算了。”

“没有下次了。”她慎重宣言。

才怪。但他并没有说出口。这个小迷糊命中注定要靠他保护她一辈子的，怎么可能不会再犯呢?

“啊！”苏苹第一个看见护士出来。“小BABY出来了，小BABY出来了。”她的语气兴奋的就像是个小母亲，但她仍然很小心的站起来，确定不会跌倒也不会腿麻，才一溜烟的跑到抱着小婴儿的护士面前。

乃文摇摇头，跟着她过去。

“好可爱啊！乃文，你看见了没？她的手好小好小，小小的脚，好可爱，哇，还有她的头耶……”她一直惊奇不断的赞叹眼前的小小婴儿，弄得他心也痒痒的，不时用手去碰婴儿的小手、小脚。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小的婴儿。”乃文崇敬的看着小生命。“这么……”他思索着形容词。“这么令人感动。”

“当然！不看看是谁的孩子！”罗子严跟在护士后头，得意的微笑，完全不同于先前那副紧张的模样。

乃文不屑的冷哼一声。“每一个小孩子出生都是这样的，姓罗的，他也太自傲了吧！”

罗子严耸耸肩。“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谁说的……”乃文仍想抗辩。

“她叫什么名字啊？”她打断他们的对话，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话。

“你们替她取名字了吧？我总不能一直叫她‘喂’吧。”她笑咪咪的去碰小婴儿的小指头，好软，好舒服耶。

“我和小琪打算叫她子琪。怎样？不错吧！”罗子严露出一个为人父的笑容，看得乃文恨得牙痒痒的，他打算等他和小苹的事解决后，他要去领养一个小婴儿，小苹一定不会反对的，光看她现在的样子，就知道她很喜欢小孩子，到时候他要带小婴儿天天去姓罗的家里，要比大家一起来比嘛！现在他不好意思再摸摸小婴儿的小手，但他相信不久之后，他爱摸多久，爱看多久都可以。

“哇！小子琪，我叫你小子琪，好不好？你好可爱呢！”她不断的用指头去逗弄她。

“看来你的小妻子似乎很喜欢我的小女儿，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们的喜讯呀！”罗子严实在忍不住的调侃他，没法子嘛，谁叫他心情好得不怕天塌下来。

乃文眯了眯眼。“不知道你是否忘了站在这里大半夜的那个男人，他又紧张，又歇斯底里，差点没把地板走烂的样子！”

“那是因……”

“乃文！”她再度打断他们男人之间的对谈。

“什么事？”

她不说话，只是一直在使眼色。

“怎么了？不舒服吗？”他的心马上被拉回来了。“这里是医院，我们可以请医生来看看，我现在就去找医生去。”他转头就走。

“不是啦。”她皱皱眉，让护士先带子琪走。她在他耳边轻声细语。“干爸干妈呀！”

他清清喉咙。“不急于这一时吧！”

她苦起一张小脸。

他叹口气，搂住她的腰。“好吧！姓罗的，你时来运转了，我和小苹想做你们小子琪的干爸、干妈，你赶紧答应吧！”他一副高傲的样子。

“乃文！”苏苹又苦起脸。他怎么这样子嘛！又不是向人讨债。

罗子严挑起一道眉。其实心里早就愿意了，就算他们不想做，他也会逼他们做子琪的干爸、干妈的。

“这个嘛——”他假装思考一会。“虽然说你们是我和小琪的好朋友，但是我怕子琪将来万一受了你的坏影响的话……”

“罗子严！你要不让我们做小子琪的干爸、干妈的话，明天我就告诉杜琪姐，到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我可是会说一大堆不利于你的话唷！”

她威胁着。才不管乃文的轻笑。

“天啊，看来你的小妻子完全学会了你的威胁利诱了嘛。看来我不答应是不行了。”

“哇！”她掩不住笑容，心里放下了一颗大石，也松懈了不少。“乃文，以后我们可以常常去看子琪了，是不是？”她勉强抑制住一个哈欠。

“当然！”他忙不迭的回答。以后？他真的有希望了。他对上罗子严恭喜的眼光。天啊，他真希望好运永远跟着他。

突然他感到小苹完全靠在他身上。

“我想你应该要送你的小妻子回去了，我从来没看过一个人高超到这种地步，站着也能睡着。”罗子严好玩的打量靠在乃文身上的苏苹。

“她累了一晚上，当然说睡就睡。”他小心的抱起她。“再说她的心中大石一放下，整个人一松弛，当然就困了。”

罗子严严肃起来。“我很感激你们，要不是他们昨晚来我这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废话少说。没有我们，你照样可以做得很好。现在我要载小苹回去，我可不放心她在这里睡，你有什么事要我顺便做的？”乃文微笑的注意到他怀里的小妻子正不自觉的自动靠向他胸膛，心里喜悦又加了几分。

“我恐怕要搭你的便车了，我还得回去拿小琪的换洗衣服，对！我还要叫何嫂炖些鸡汤，还有……”子严暗中细数妻子需要的物品，但他真的很不希望离开杜琪身边，哪怕是一会儿！这一切全看在乃文的眼里。“算了！你还是列一张清单好了，我帮你回去拿。”

“那怎么好意思呢？”罗子严感激的回答。“你不是要送你老婆回去吗？”

“对！等我送她回去后，我再去你家，又花不了多时间。反正小苹要是知道我不帮她心爱的干女儿做点事，她肯定要我好受。快去列清单，去啊！”

这会儿，罗子严根本无法拒绝，一切都以杜琪为重。他赶紧找张纸，把他需要的东西全列出来，交给乃文。

第五章

“太太！太太！”阿美用力摇躺在床上的苏苹。“醒醒！老太太来看你了，快点。”

苏苹下意识的皱皱眉，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准备再翻过身去，不理这个吵杂的噪音。

“太太！快点起来，要不然阿美就要用水泼你了，快点起来。”她在苏苹的耳边大喊。

“再让我睡一会嘛！一下下就好了……”苏苹闭着眼喃着。“再一下下就好了……”

“老太太来看你了，再不起来先生的脸就要给你丢个精光了。”阿美下最后通牒。

先生？苏苹立刻张开眼，睡意顿失。“先生？在哪里？”她困惑的张望四周。

“我怎么回来了？我不是在医院吗？我记得我还看到小子琪……”

“是啊？你是在医院，是先生送你回来的，你他你好好睡，连吵都不准吵你。可是现在老太太来看你了，我要是再不来叫你，我怕老太太不高兴。”阿美替她拿出一套衣服来。

“老太太？”她温顺的爬起来，换下皱巴巴的衣服。但还是很小心的折好放在床上，因为这是乃文送的嘛。

阿美瞪大眼。“太太，你不会还没看过老太太吧？”

“老太太？”她皱起脸。“乃文的妈妈死了，对了！是不是乃亭的妈妈？我在婚礼上见过她一面，看起来很慈祥，说话很温和，是不是她？”

“对！对极了！现在你快点下去，不要丢了先生的脸喔。”阿美满意的替太太拉上拉链。太太穿什么都是好看的。

“先生呢？他还在睡吗？”她梳梳头发。

“没。他送你回来后，又赶到罗家去，先生说要帮罗先生拿些东西，再赶去医院，晚上就回来了，还特地属咐我不要让你乱跑。”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是！太太当然不是三岁小孩子。”阿美推她出门。“现在老太太可是等很久了呢！”

“阿美……”她犹豫的停了下来。“阿美……我跟老太太不熟，你……到时候你可要帮帮我，好不好？”

阿美宠爱的笑笑。“当然。一有什么事，你就大叫一声，我就在厨房，会听到的，你放心吧。”

“谢谢！”她冲动的亲一下阿美的脸颊。“我下楼了。拜！”她一溜烟的跑下去。留下眉开眼笑的阿美。

苏苹一下楼就看到客厅里的老妇人正打量着墙上的壁画。

她记起阿美的叮咛，很淑女的走过去。“伯母，你好！”

老妇人回过头来，微微一笑。“你就是苏苹？一年不见了，长得更是漂亮了。”她走过来。

苏苹红了红脸。“伯母……”

“叫我二姨，除了乃亭叫我妈以外，乃文和乃玲都叫我二姨。”她牵了苏苹的手，走向沙发。“我听阿美说，乃文去医院了？”

苏苹点点头。她觉得乃亭的母亲真是好相处极了。

“乃文的朋友的妻子生产，所以他去看看他们，可能要到晚上才回来。”

“晚上？”她眼睛亮了一下。“他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家？我记得当初在婚礼上，他似乎很不舍得让你离开他半步，怎么他现在这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在家？”

苏苹的脸又红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乃文不用时时刻刻跟着我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事要忙嘛！”

二姨笑一笑。“听说你们分开了一年，没想到你还这么替他说话，要是乃亭也有这种媳妇就好了，只可惜他只知道玩。”她叹口气。“算了，我们不谈他了，听阿美说你刚才在睡觉，是不是昨晚没睡好？”

“我跟乃文去医院一个晚上，他早上先送我回来休息的。”苏苹乖乖的回答。

二姨沉思了会，突然开口：“我该回去了，你还是去休息好了。”她站起来。

苏苹愣了一下。“怎么才来就要走呢？”难道她只是来跟她随便聊聊吗？没有什么事吗？

“我还有点事。我可不想让乃文知道我让他心疼的小妻子睡眠不足，瞧瞧你眼眶还是黑的呢！记得等会要好好再去睡，把睡眠补足了，人才会更漂亮些，如果睡不着就叫阿美泡杯牛奶喝，嗯？”

她补上一句。“乃文是最喜欢白白嫩嫩的女孩子了。记得要喝牛奶啊！”

高乃文一进房子，就感到一股不安。

他是怎么了？为什么心突然慌起来？他才不过离开小苹一天而已……小苹不会离开了吧？不！她不会的，她今天对他这么好，怎么会不吭一声的离开呢？但他还是不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看她人还在不在，不是吗？他一个箭步的冲上楼，开门时还猛告诉自己，小苹不会离开的，她答应过他的。

“老天啊！”他呢喃着。

苏苹几乎整个人都趴在地上睡，一只手还搭在床角呢！他摇摇头。“你这个小迷糊，竟然能睡成这样，我算是佩服你了。”他自言自语，但内心却很高兴小苹毕竟没有离开他的念头，但为什么他的心依然跳得如此急促呢？

也许是他还未恢复过来，他自嘲的笑笑，把苏苹翻过来，小心的抱起来放至床上。真亏得她能睡这么久，还连一点知觉都没有；不过这样也好，让她好好的睡上一觉，昨晚她受的刺激可多了呢！他满足的靠在床头看着她的睡容，试图压抑着那股不对劲，他在忙了一整天之后，可也累坏了。他打了个哈欠，也许他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再回房吧！小苹总不会突然醒来吧！他的眼皮逐渐垂下来，最后映入眼帘的是窗口下的阴影……阴影？他瞪大眼，睡意全失。老天！是那只“大猫”，它怎么进来的？小苹让它进来的吗？这么一只大狗到时候扑上她怎么办？她就不会好好想想吧？这个小笨蛋，竟然养这种狗，连人进来了，它都毫无知觉得照常睡它的大头觉，就跟它的主人一样，睡得不醒人事……突然他的脑海里闪过以前对伦平说的一句话：只要小苹在他身边，她永远都有危险的。

他不知道他是怎么会想到这句话的，但是他的眼睛直觉的看到大狗身旁的一个小盘子，上头还有未喝完的牛奶……他迅速的转向桌上。

一杯剩下几口的牛奶放在那里。

一切的不安仿佛找到位置似的。

不！不可能的！小苹只是在熟睡而已，只要他一大声叫，她马上就会起来，甚至会对他叫骂的。

“小苹！”他轻唤，但是声音里头有一丝丝的抖意。睡在床上的人没有任何反应。

一定是他叫得太小声了，小苹听不到。

“小苹！”他摇她，当她仍然没有反应时，他感到汗珠逐渐凝聚在他额头上。

“小苹！小苹！你醒醒，是我乃文啊！”他用力的摇毫无知觉的她。“小苹！小苹！”他声嘶力竭的叫，不但没把房间里的一人一狗叫醒，反倒把阿美叫来。

“先生，先生，怎么了？我在楼下都听到你的叫声……”她注意到乃文拚命的摇晃太太的身躯。“先生，太太……太太怎么了？”她被先生的眼神吓坏了，太太不会是怎么了吧0去，快去叫救护车，快。”他声音都哑掉了。“不！太慢了！我开车过去。”他抖着手抱起紧闭双眼的苏苹冲下楼。

“不！你不会有事的。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你很快就会再张天眼看着我，看着这世界，你不会有事的，我发誓。”

但为什么他的眼眶如此灼热？为什么他的心好像碎成千千片了？

“乃文！小苹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高乃亭一看到乃文，马上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幸亏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和伦平玩扑克牌，要不然伦平一个人还抬不动那只大狗呢？小苹还好吧？”

乃文疲倦的摇头。“她还在洗胃。”

“洗胃？”乃亭惊讶的瞪着他。“小苹服错药了吗？还是……”

“她吃了一大堆安眠药。”他机械式的重复医生的话。“一大堆。”

“安眠药？不可能！怎么可能？她总不会怕你怕到服安眠药自杀吧？前晚我离开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保证要善待她的吗？怎么才两天的工夫，你就会忘光了！洗胃？”乃亭不可思议的重复。小苹怎么可能服安眠药自杀呢？

“我没忘！”乃文闭紧双眼，声音沙哑。“我一点也没忘，但是我却没做到，我放她一个人在家里，才会害了她，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他颤抖的低语，完全没注意到乃亭的存在。

乃亭一惊。他从没见过乃文这样子。“喂！老哥！你振作一点，好不好？什么你害了她？小苹只是多吃了几颗药而已，又不

是你让她吃下去的，是不是？”他看到乃文仍茫然的瞪着远方，不安的补上一句。“明天你就会看到小苹活蹦乱跳，搞不好她还会做些可怕的甜点来整你的胃呢！”

“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要不是我强迫她回来，她绝对不会身处危险之中；甚至有生命之虞，都是我害了她，如果我没听伦平的话就好了。”他近乎哽咽的喃道。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乃亭怀疑的皱眉。“你和伦平该不会有事瞒我吧？”

乃文根本没听到乃亭的质询，他的一颗心全放在病房里头的苏苹身上。

“乃文……”

“你问我还快些，问这个失了三魂六魄的人，算是白问。”任伦平出现在走道上，满头的大汗显示他刚才的剧烈运动。老天！抬那只超级大狗，简直要了他的命0你真不够意思，把它抬上车，你就一溜烟的跑了，你难道不知道我扛不动它吗？我几乎拖着那条大土狗到兽医那里耶。”他抽出手帕，猛擦汗。

“废话少说。”乃亭几乎等不及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小苹有什么危险？你最好详详细细的告诉我，要不我就再请你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苏苹虚弱的睁开眼睛。奇怪！她怎么这么难受？整个人晕晕沉沉的，好像虚脱了一样，难受极了，而且……什么时候粉红色的天花板被漆成白色了？她疲累的闭上眼，轻轻的叹一口气。也许她再睡一会，精神就会好些，她就可以去看小子琪了。

“小苹？”

谁在叫她。她勉强的再睁开眼。这次她注意到床边有个满脸未修饰的男人正热切的注视她。

“乃文？”她想要皱脸，但虚的做不出来。这是乃文吗？怎么会变得这么邋遢？

“是，是我。”乃文几乎忍不住热泪盈眶。“你终于醒来了，我一直在这里等，等……”

“你没有刮胡子。”

他摸摸下巴，不禁苦笑。也只有他的小苹会在这种时刻说出这种出人意料的话来。

“而且衣服也皱巴巴的。”她细心的补上一句。

他温柔的笑着。“你不喜欢，我马上换。嗯？现在你先告诉我，你的感觉如何？有没有哪里不对劲？”

“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头昏沉沉的，全身没力气！我不会讨厌你的胡子，而且皱巴巴的衣服也没有什么不好。”她有气无力的说着。

他根本不管她对他外表的批评。“你的确是生病了，你差点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是吗？”她咕哝着。想要揉揉眼睛，清醒一些，却连手都抬不起来。“我好想睡……”她最后的意识是乃文着急的贴近她，嘴里不知在喊些什么？然后，又睡着了。

过了不知道多少时刻。

有一阵声音穿透迷雾，强逼苏苹醒来。真讨厌！是谁这么过分？她好想睡，好想睡，为什么还要强迫她醒来？她紧闭着眼，不肯张开，希望他们能早些离开，再让她好好睡一番。

“你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小苹果只是睡一觉而已，等她该醒来的时候，她自然会醒来，你不要像蜡像一样一直坐在这，好不好？”这是伦平的声音。苏苹心想。

“喂！你听到伦平的说话了没？你好歹也休息一个嘛！要不然吃点东西也好，好不好？”这是乃亭的声音，那么像蜡像的男人是乃文喽？

“我不想吃。”这个陌生的声音像是被沙子哽住似的，他是谁呀？

苏苹轻轻张开眼睛，乃亭和伦平站在床边对着一个低垂着头的男人生气。

“你想活活饿死呀？你以为会小苹会疼他为她饿肚子呀？你在臭美！”乃亭仍不知病床的人早已醒来盯着他们看。“就算你饿

死，小苹也不会为你掉眼泪，她会亲自去你的墓上吐痰的。”

椅子上的人没开口，倒是床上的人有气无力的说话了。

“我才没有这么坏呢！”她轻轻喘口气，引来三个大男人的盯视。“我会亲自去践踏你的墓。”她闭上眼休息一下。

椅子上的人一跃而起。“小苹！小苹！刚刚是你在说话吗？我没听错吧？”他紧握住她的小手。

她费力的睁开眼。“你又没刮胡子了！”

乃文才不管伦平他们的嘲笑。“你想我刮，我就刮。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舒服些吗？你的唇还是这么苍白，想不想喝水？”

“想！但是我起不来！”

乃文马上小心的扶她半坐起来，接过乃亭递过来的杯子，细心的喂她喝下。

“慢慢喝！不要急！还想不想喝？”

她摇头，避开杯子。“我够了！你要不要喝？你的声音好像被压路机碾过一样。”

伦平几乎半侧着身窃笑，乃亭则是毫无顾忌的大笑。

乃文狠狠瞪他们一眼，但还是乖乖的把剩下的水喝光。

“我在哪里？这不是我房间。”她慢慢的四周张望。“这里好像是医院哦！”

“这里就是医院！”乃文柔声说。“等你好些，我们马上就回家！好不好？”

医院？她怎么会在医院里？苏苹困惑的想。她昨天是在医院，可是她是陪杜琪来生产的呀！怎么轮到她躺在病床上呢？

“小苹！你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对不对？”乃亭严肃的开口，不顾另外两个男人的抗议。“我觉得小苹有权利知道她为什么会躺在这里？毕竟这也是她的事，如果她一直不晓得危险的存在，那下次就算有人在她的牛奶里下毒，她也照样进医院里来埃”

“你不必选这个时候说。”乃文低沉的声音充满警告的意味。

“你们在说什么？”她略分析乃亭说的话。“有人在我牛奶里下毒，所以我在这里吗？”她看着撇过头的乃亭和伦平。“乃文？”

他无奈的叹口气。“没的事！只是乃亭随便说说，你也知道他最爱开玩笑，是吧！别理他这种疯言疯语，等你一好，我们马上就出院，嗯？”他挤出一丝微笑，但苏苹知道他笑得很勉强。

“老哥，什么叫疯言……”“乃文！小苹好些了吗？小琪一直担心你的小妻子服了这么多的安眠药……”

罗子严一路旋风似的走进来，等他发现三个大男人的瞪视，尤其是乃文的眼神，他想停也来不及了。他干笑两声。“谁有火，我是来借火的。”他尴尬的笑笑。“忘了我先前说的话，谁知道你们一句话都没说嘛。”他只好坦白招供。

苏苹仍是无法相信。“我吃很多安眠药？”她垂下眼仔细的回想。“我没有呀。我连一颗安眠药都没有呀！”

“小苹……”

“但是牛奶里有大量的安眠药。”乃亭抢先说。虽然乃文的眼光像是要杀了他，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告诉小苹，如果小苹一直被蒙在鼓里，下次再有这种事发生

怎么办?

“牛奶？”苏苹简直是一团乱。突然她想起一件事。她紧抓住乃文。“大猫……大猫它也喝了……”

“被我送去兽医那儿了，你放心好了！”伦平很高兴他终于有话可以讲了。

她松了口气。提出另一个问题。“那……是谁……”

“不知道。但是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没有人可以再伤害你了。”乃文有力的保证。

“保护我？”苏苹微偏着头。“为什么要保护我？你应该是那个要好好保护的人，你放心。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你瞧！这次我就代你喝了那杯牛奶，总算我没有白来，是不是？”她真诚的握紧乃文的手。“我很有用，是不是？”

四个大男人像是把她当白痴一样的瞪着。

“我……是不是错过了某种情节，所以我才听不懂弟妹的话。”罗子严首先恢复过来。“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我可不想错过每一个精彩的镜头。”

“这也是我要问的话，伦平，你不会是没有把全部的细节告诉我吧？”乃亭跟着开口，口气中充满困惑。

“我一个字都没有漏呀！”伦平发誓。

“那是服了安眠药的后遗症了。”罗子严迟疑的补上一句。“也许我们该叫医生来看看。”

“闭嘴！”乃文第一次开口。“病房里不需要多嘴的探访者。如果谁再讲一句话，我就亲自把他扔出去。”

三个男人不约而同的闭嘴。毕竟他们不想错过今年最有趣的话题，他们甚至异想天开的想抓住乃文的把柄，以供日后有嘲笑他的机会。

苏苹看看三个被噤声的可怜男人。至少她认为可怜。

“乃文！你应该把事实告诉他们，这样他们也可以保护你呀！多一分力量就少一分危险，对不对？再说他们都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兄弟，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很伤心的。而且虽然这次我代你喝了那杯牛奶，但是不见得下次我可以再保护你，对不对？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是不是？乃文？”她很满意自己的演说，她相信乃文一定会了解到乃亭他们都那么爱他，他应该跟大家一起对付未知的危险。

她靠向枕头，根本没注意到乃文忧心的目光。大量的安眠药会使人神智不清吗？他没听说过。但是他根本听不懂小苹的一言一语，他担心的想。也许他该听从子严的建议，找医生来看看。

“小苹！”他舔舔唇，试图不伤害她的感情。“你要不要看看医生？也许还有医生没有检查出来的毛病？”

“毛病？”她重复着。“我觉得很好呀＃她不明所以的回答。“你是想找借口不想告诉乃亭他们吗？我知道你一定怕他们知道后也会有危险，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对不对？可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何况我们有五个人，一定能抓出后头的凶手，这样乃文不就安全了吗？”

天啊！她根本就是在自说自话嘛！三个大男人不约而同的在心里想着。

“小苹！”乃文心痛的喃着。该死！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要是不找出幕后的凶手，他就不叫高乃文。

“伦平，去叫医生来！”他沙哑的命令着。

伦平转身就走。

“等等！也许从头自尾，我们只是没听懂小苹的话？小苹！你说乃文有危险？”乃亭迅速的在心底盘算着她毫无头绪的话。

她看了看面露担心的乃文。他之所以那么担心，一定不愿意让其他人涉及这件事，可是如果她不找其他人帮忙的话，下次可能就不只是安眠药那么简单了；也许是毒药。她一想到这里，满身冒出冷汗。而且下次她不见得能代乃文受过，不是吗？她和乃文需要更多的援助。

她决定就算挨乃文的骂，也要全盘托出事实的真相。

她清清喉咙。注意到在场的每一个的目光全在她的身上。

“话要从头说起，可能很长……”

“没关系，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了。”乃亭赶紧找个椅子坐下来。“你可以说了。”

“这要从乃文正巧遇到我开始，那一天我正要过马路时，老王的车正好在我身边煞篆…”

“这跟你所要说的事有什么关联？”乃文带着怀疑的表情质问她，而且他实在忍不住责怪她。“你知不知道老王差点撞上你，不是他开车不守规矩，而是你闯红灯。”

“那一天雨大嘛！我怎么知道绿灯那么快就变成红灯了！”她辩白着，也因此她脸上也微有血色。

“唉！也许我该先去买好晚餐，不！我们应该把睡袋带来，这样我们才能完整的听完故事。”伦平跟着子严搬了一张椅子来坐，至于乃亭则带着一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表情，舒服的坐在有椅垫的椅子上。

苏苹红了红脸，继续言归正传。“结果乃文就拜托我帮他一个忙。”她得意的看着困惑的乃文。“我就知道你一定早忘了那些危险的事，你就是这样迷糊，所以啦，没有我的帮忙是不行的。”

三张椅子上的人突然开始齐声咳嗽，引得她转头去看。“你们是不是感冒了，要不要叫乃文带你们去找医生？”她很关心的问着。

“不必了！”乃亭捂着嘴巴说。老天！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迷糊？小苹竟然敢说他老哥迷糊？这简直是天下大奇闻。不过当然他是不敢说出来的，也不愿意被乃文拎着离开这里，毕竟这么好笑的字眼，他还是头一次听到，他怎么舍得离去；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被乃文拎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到时候他可就要真的去看医生了。

“你继续说，小苹果，我们都在洗耳恭听啊！”伦平不停的抖动肩头。

乃文照旧瞪了他们三人一眼，在这病房里面他当然不能做些什么啦！他也不愿让小苹看到暴力镜头，所以一旦出了这里，他可就不敢担保他们三个人会有什么事发生了！她蹙紧眉，不过还是在乃文阻止她前说下去。

“有人想害他。”她满意的看到乃亭他们不再咳嗽；反而全都坐直仔细凝听她的话。

不过乃文为什么一脸大悟的样子呢?

“我想你不必说了！这点小事何必麻烦他们呢？他们也有旁的事要做，不是吗？”乃文难为情的说着。该死！小苹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件事上头呢？要是让乃亭他们知道，不笑掉大牙才怪。

“什么叫麻烦？你有危险，我们当然有权知道。小苹！你别管他，继续说。”

她不管乃文的阻止，继续她的话。“乃文遭遇了很多意外，而且公司出了内奸，所以乃文希望我帮忙他找出那个想害的人，你们看，这次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乃文差点就要跟我一样躺在这里，难受个半死，所以乃文现在是很危险的，你们应该要帮帮他才是。”她加上一句：“如果你们真把他当朋友、兄弟的话。”

她很得意的加上这一句话，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不帮乃文了。她真聪明0内奸？”

伦平皱眉。他怎么没听乃文说过?

在一旁的罗子严和乃亭则在经过一阵呆滞之后，开始吃吃笑起来。

乃文假装没听到他们的吃笑和伦平的恍然大悟。等回去以后，再好好算算总帐吧！

“小苹！”他特地压低声音，不想让小苹吓着。“你难受吗？要不要请医生来！”

“在我说了这么多之后，他们竟然还在大笑，他们一定不把你当朋友。算了！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保护你，不靠他们了。”苏苹仍自顾自的说着。

他颇为感动的握紧她的手。这么娇小的小妻子竟然要站在他前头保护他的安全，这是否代表她正在逐渐爱上他呢？如果是，那么他就算被乃亭他们嘲笑一百次，他都不在乎！

“我好饿唷！”苏苹在说完一切之前，肚子就已经叽哩咕噜的叫起来，可是为了乃文，她还是忍着饿，把话说完；没想到这三个大男人竟然这么无情无义，回头她一定要告诉杜琪姐，叫她好好骂骂罗子严，至于乃亭和伦平，她就得另想办法了。

“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是饿坏了，你想让我心疼死呀？你想吃什么？”

苏苹脸红起来。他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么露骨的话0我想吃……稀饭。”

乃文头也不回的说：“先生们！你们都听到我老婆说的话啦！她想吃稀饭，而且不吃医院的，也不吃外头的，最好回去叫阿美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还有些小菜，味道不要太重。你们可以去准备了，最好在半个钟头以内回来，不然我会把刚刚你们加诸在我身上的嘲笑一一偿还给你们的。”他面不改色的说着。

但是在乃亭他们听来，则是可怕的威胁，若是他们不准时把苏苹想吃的东西带来，或是不合苏苹的口味，那么明天他们可能要带着一个黑眼圈上班，呃……也许不只一个黑眼圈0我老婆还在等我报告你老婆的近况，如果我还不回去，她可能会跑下楼来，你也不希望这样，对不对？所以这项任务只好由乃亭和伦平去做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做得很好。”罗子严迅速退到门边。“苏苹！如果你想看看小琪的话，她就在你楼上301迎你随时来看她。”他一说完，马上跑得不见踪迹。

乃亭和伦平瞪着他消失，心里想的是成串不入流的话。而乃文和苏苹则盯着这两人看。

伦平清清喉咙。“乃亭，也许你有开你那部红色跑车的机会了。”

“这个我相信，而且，你会是第一个我邀请的宾客。”乃亭慢条斯理的回答。

乃文满意的笑笑。“那么你们可以走了吧？我相信你的红色跑车一定会完成使命的。”他实在无法不得意的带着微笑，在赶走那么多无聊分子后，总算可以跟小苹有独处的时间，他怎能不高兴、不得意呢！乃亭摇摇头，站起来。“真想不到我最心爱的红色跑车的第一项任务竟然会是送一锅稀饭。”

“不送稀饭也可以，如果它想送一个全身挂彩的人回去的话，我也是不反对。”乃文面无表情的回答。

两个人几乎是冲的逃出去。

“好了！该走的全走个精光了。”乃文放松的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没什么，你累不累？想不想再睡？……或者想聊聊天？”他渴望的语气令她打消睡觉的念头。

“你想聊什么？”她看见乃文开心的笑容，不禁也跟着开朗起来。看来抵抗睡虫的代价是值得的。

乃文一直想问她为什么在罗家的时候对他这么好？好得就像是爱上他似的，尤其是刚才她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更是令他相信她真的有点爱上他了，可是一旦有机会可以问的时候，他却踌躇不前。天啊！他高乃文何时成了害羞的毛小子了？

“你想聊什么？”她一脸不解，为什么他一副生气的样子呢？刚才他不是还很开心吗？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他该不会是生她的气吧！她是病人耶，病人至上，他敢生她的气，她就睡觉不陪他谈天了。对！就那么办！他无缘无故的叹息。“我一直想跟你道歉，要不是我放你一个人在家，你也不会躺在这里了，对于这点，我一直深感歉疚。小苹。你肯原谅我吗？”

“当然！”她很坦白。“不然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当然是来帮你的忙啊！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找出到底是谁想要害你？要不然我以后一看到牛奶就会怕呢！”她试着打趣。

但乃文可一点也没有被逗笑的样子。他当然会尽快查出是谁想害小苹。事实上他已经几乎知道是谁了，只是要找证据而已。

他曾在小苹昏迷时回去一趟，阿美告诉他，昨天二姨先来拜访小苹，但没一下子的工夫就走了，紧接着是张蕊玲来找小苹，还说了许多有关他恶毒的话，小苹的脸色很苍白，但仍很镇定一一驳斥她的话，这令他感动极了，恨不得在当时能站在小苹的旁边支持她。

而后张蕊玲走了，小苹嘱咐阿美送一杯热牛奶上楼，有助睡眠，然后她几乎一睡不醒了。

这不用想也知道是谁下了药。

该死的张蕊玲！竟然敢伤了他的小苹，他会让她付出代价的。

“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呀？”她看他脸上尽是愤怒的表情。他到底在生气什么啊?

乃文只是摇摇头，仍沉浸于他的思绪中。

“你不陪我说话，我就要睡了，不理你了，让你一个人在那里寂寞到乃亭他们来。”

“谁说我不陪你说话的，我只是在想事情。”

“想什么呀？”她刚躺下的身体马上又爬起来。“告诉我嘛！”她很好奇是什么东西能让乃文想得这么入迷。

他挑起眉。“你真的想知道？”

她猛点头。

“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对我有些好感了？”他好玩的盯着苏苹脸上的红晕。“是你要问我的呀！”

“你可以有权不答呀！”她强辞夺理。

“但是我回答你了，所以你也必须回答我，这叫做互相往来。”他热切的盯着她，期望她说出他日思夜想的话来。

“我想睡了！”她嘟哝着，希望他放过她。

“不准！你要回答我后，我才会放你去睡，要不然我们就在这里大眼瞪小眼，一直等乃亭他们回来算了。”他紧握住她的手，不让她抽走。“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而已。在罗家的时候，你变得……似乎很喜欢我，我甚至敢确定在你那颗小脑袋瓜里想通了某件事，所以才会表现的像是爱上我似的。”

“我才没有呢！”这下子她的脸可说是红得可以媲美苹果了。

他才不理她说什么，只是继续说他的话，他必须在他有勇气的时候全部说出来。

“可是我刚才却听到你说你之所以回来，只是为了帮助我，你知道这句话打击我有多深吗？你把我的幻想又再度打破了。”他看起来可怜兮兮的，对付小苹这种人就是要用怀柔政策。这不能算

是欺骗小苹，事实上他真的很可怜啊！一直得不到妻子的爱，有谁还比他更可怜呢?

“我原以为我的追求，我的诚意可以打动你，可以现在我真的没有把握了，你知道当我发现你躺在地上时，我有多恐惧、多害怕？怕你一睡不起，怕你不再能睁开眼睛看我，甚至骂我？我真的是很爱你，爱到我心都痛了，而我只是要求你一点点的回报而已，哪怕是你爱我只有我爱你的十分之一，我就心甘情愿了。”他真诚的诉说。“小苹！你……真的爱我吗？”

她垂下眼，轻轻叹口气。“如果我说不呢？”

他咬牙。“我的答案仍如以往。我会再继续努力，让你爱上我。”但他的失望却会伴他度过好几个夜晚。

她也咬着下唇，考虑要不要把她在罗家的想法说出来，如果与事实完全不符合呢？那不是自取其辱吗？可是这个时候不问，不是白白丧失了一个大好机会吗?

“小苹！”

如果这可以换来一个新开始呢?

“小苹？如果你不想回答就算了，我不勉强你。”他失望的放开她的小手。也许他该再下些功夫。可是该怎么做呢?

她突然抓住他的手。“乃文……”她看见他的期待，终于鼓起勇气。“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他柔声说。

“你有没有回吻她？”她低下头，几乎不敢接受他的答案。

他挑挑眉，清楚她的问题。他抬起她的头，直视她。

“没有。”他以无比严肃的声音回答她。

奇怪的是她真的相信他。

“那……有没有回抱她……就是拥住她？”她紧张的问。

“没有。事实上，我不知道你到底看到些什么？不过我还是要重新申明一次，我们结婚那天，张蕊玲告诉我说她有话要告诉我，但必须在隐秘的地方；我怕她会捣乱我们的婚宴，所以我带她到书房，但没想到那是阴谋，她故意在你来的时候，突然扑上来吻我，但是我发誓我虽然愣了一下，但马上就推开她了。事实上，如果她不是我过去的继母，如果我不是急着要去找你，我会狠狠的打她一巴掌。你相信我吗？”他表面上一副自信的样子，天知道他从十来岁起没这么紧张过了。

她毫不考虑。“我相信你。”

他呆了一下。“真的？”他充满狂喜的看着她。他原以为还要费一番唇舌，小苹才会相信，没想到……天！他心中的喜悦几乎要爆炸了。

“可是……”

“可是什么？”他赶紧问。

她委屈的瞄了他一眼。“为什么你到现在才来找我？而且还是因为要我帮你忙才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危险，你就不来找我了吗？”

他差点就冲口而出。不！他还有天大的秘密没有告诉小苹，他迟早会告诉小苹的，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她对他的信任还不足以面对这个秘密。他要等待最好的时机告诉她，但绝不是现在。

那么看来他只有再稍微再撒点谎了。

他直视那双信任他的眸子，感到心中一阵惭愧。

“我怕去找你，会让危险转上你，所以我隐忍了一年，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所以才以这个借口要求你回来。”至少这里头有一半的事实。

她脸红了。

“你相信我吗？”

她红着脸点点头。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他一瞬也不敢离开她的脸。

“我……我觉得我很喜欢你。”她小声的说。

“喜欢？”他高叫，但马上恢复自制。“只有喜欢吗？没有其它的？例如……其它三个字的？”

“我……我……不知道。我跟你相处的时间那么短，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你，我也搞迷糊了。”她闭上眼不敢看他浓浓的失望。

他感到心凉了半截。她对他的感情仅止于喜欢？在她相信他之后，她仍然不爱他？而他却爱她到心都痛起来，她竟然只是喜欢他而已？不！他不相信小苹只有喜欢他的成分，她一定是爱他的，只是她还没发现而已，谁会仅为了喜欢，连替别人喝了一杯有大量安眠药的牛奶也不怪别人，甚至还很庆幸她代他喝了。不！光是喜欢，不会为一个人牺牲到这种地步；她一定是爱上他，只是不自觉而已，他现在只要再推她一把，她就会知道她那些所谓的喜欢其实就是爱 0 乃文，你生气了？”她小心翼翼的盯着他面无表情的脸。“如果让你生气，我很抱歉，可是我……”

他和善的捂住她即将出口的话。“我一点也没生气。至少我们心结解开了，你也不再对我有误会了，是不是？”

她点点头。虽然她还是觉得对不起乃文，因为她不能回报他对她的爱。

他微笑。“那就好了，可是你要答应，以后要是再有误会，绝对不能一溜烟的跑掉，有什么想不透的事就一定要问我，好不

好？”

她点点头。“可是你真的不生气吗？”

“一点也不！因为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你苏苹将会了解到你爱我高乃文的程度如同我爱你一般，就算不是，我相信我的追求，终有一天能打动你的心。”那是说如果他还没崩溃的话。

他满意的看着苏苹瞪大眼睛的样子。

第六章

苏苹一出院，整天绕着她打转的除了乃文，还是乃文。就连她去看杜琪，也是由乃文一路陪着；非但如此，乃文在她一出院，就展开强烈的追求攻势；尤其是她一出院回到家里，满室的鲜花几乎掩盖住她回房的路，结果她一整晚在打喷嚏中度过。

以后几天乃文小心的不再送鲜花，改送熊娃娃，因为他带苏苹去逛百货公司为她买一些衣服时，看到她一直目不转睛的盯着在橱窗上的大熊娃娃，还不时好玩的摸摸它的手、它的胖肚子。于是他就偷偷的买了个看起来很迷糊很可爱的熊娃娃送给她，结果他竟然回收到一个“吻”，虽然只是亲在脸颊上，但他仍然笑得合不拢嘴来，甚至在晚上他也是带着一副甜蜜的笑容入睡。

到了隔天，他特地跑光全台北市的百货店，终于采购了三个看起来各有特色的娃娃，虽然在结帐时遭到店员的窃笑，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提着它们回家。当苏苹看到时，简直是开心极了，她很高兴“小波”有了同伴，但是她更感动乃文的心意，她当然不知道乃文想要更多的吻，所以她特地在第二天趁乃文在书房里弄公文时，给他一个特大的惊喜。

“阿美！太太呢？我刚刚上楼没看到她，你看到她了吗？”高乃文走进厨房，看到一个比阿美还娇小的女人站在桌子前，满脸的面粉。他呆了一下，才知道那是谁0小苹？”他冲过去。“你在做什么？我不是叫你别进厨房吗？阿美呢？她忘了我的话吗？”

苏苹皱皱眉，脸上的面粉几乎沾到她的睫毛了。“你不要骂阿美。是我拜托她的。而且我也没动到刀子，看！”她挥舞手上的面棍。“这根本伤不了人，你放心好了。”她话才一说完，手上的面棍就飞出去，撞到四十五度墙，又反弹回来，吓得乃文急忙护着她的头低下来。

棍子从他们头上一寸的地方飞过去，掉到地上。

他确定没事了，才放开她。

“没事？你确定？”他怒气腾腾的瞪着眼前的小傻瓜，为什么任何东西到她的手里就成了危险的武器呢？

她尴尬的笑笑。“这只是一次意外嘛！”

“意外？”他仍然怒气未消，但还是抽出手帕擦她脸上的面粉。“如果我没来，你不就真砸到头了？意外！”他重重的从鼻子里哼一声，充分表达他的不满。

苏苹乖乖的接受他的细心擦拭，但她绝对不接受他的怒气。在这么多相处的日子里，她根本就已经不怕乃文，她甚至敢跟他对骂，并不是因为乃文是纸老虎，而是她很明白他之所以对她发火，是因为他关心她，所以她对他的怒气也就多见不怪了。当然她并不知道其实乃文有多高兴她并不怕他，甚至敢回敬他，这表示她已经不把他看做以往“可怕”的高乃文，而是一个“平常”的高乃文，也许下次她甚至可以把他看做“可以爱”的高乃文呢 0 这确实是意外！”她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说，仿佛把他当做重听的老人。“如果你没有进来，我怎么会为了解释而丢了面棍呢？我原本可以很安安稳稳的做完的，但全是因为你，棍子才会满天飞！”她把过错轻而易举的全推到他身上。

“哦？”他逼近她。“我的错？我能请问为什么我一进来你就那么紧张的把面棍给丢了呢？既然你硬要我承担这个罪名的话，我想我有权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他欣喜的注意到小苹的脸又开始红了，这是不是表示她准备说出他想听的话了？

“我……”她吞吞吐吐。“那好吧！这罪过算我们俩的，谁也不怪谁，好不好？”她展现出最可爱的笑容，希望他能忘了刚才他的问题。

他叹口气，让这个好时机再度溜过。“好吧！只要你告诉我，你在这里做什么？”

“做蛋糕呀！”她得意的说着。

但他可不！他的下巴差点没跟着她的话一起掉下来。天啊！做蛋糕？他开始感到胃部在翻搅了。

“怎么了？你不喜欢吃蛋糕吗？”

“不！我喜欢得很。”他尽其所能的挤出一个微笑。“可是你这样子做太累了，不如去买一个好了，你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我马上帮你去买，好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去玩，我带你去淡水玩，好不好？”天啊！蛋糕！为了它，叫他跳河他都愿意。

她开心的笑笑，以为他真的是怕她太累了。“不行。你早上不是还说下午要去公司一趟吗？你放心，我会很小心很小心的不让棍子再飞离我的手了，而且我也不去碰刀子。等你回来，包准有个香喷喷的大蛋糕等着你，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鲜奶油、巧克力还是草莓的？”

“我都喜欢。”看来他是逃不掉了。“你确定你真的要做吗？我们可以叫阿美做一个不就好了吗？”

“不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蛋糕吗？”她保持笑容。“光是你送我礼物，带我出去玩，我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我才想做个蛋糕嘛！”她有点羞涩的看着他。“如果你不喜欢吃蛋糕的话……”

“谁说我不喜欢？”他感动得几乎想抱住她。“我喜欢极了，晚上我一定准时回家，需要我带些什么吗？”现在他的胃似乎已经变成一副铁胃了。

“把乃亭和伦平一起带来，可以吗？”

“为什么要带他们来？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

她拍掉悄悄爬上她的腰的手。“因为这些天他们替你这个堕落的人管理公司，你不觉得你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吗？”

他马上不平的叫出来，像个十足的小孩子。

“我是为了谁唷？竟然还说我堕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她脸又红了。“你到底要不要去上班？我还要做蛋糕呢！”她想推他出去，可是怕手上的面粉弄脏他的西装。

“好吧，好吧。可是我可不敢担保乃亭他们来不来唷！当然如果他们不来的话，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对不对？”他怀有恶意的笑笑。几乎已经确定乃亭他们不会来了，因为他根本不打算告诉他们。开玩笑，谁敢打扰他和小苹的时间，他就要谁好看！他相信小苹一定有些爱上他，现在不赶紧乘胜追击，要等到何时？

苏苹了解他的笑容。“你敢不把乃亭他们请来，今天我的大蛋糕就由你一个人全包办了！”

他一惊。他差点就忘了有这个鬼东西的存在，要是他一个人吃完那蛋糕，可能好几天无法下床，那时候小苹到处跑怎么办？做人要有远见！一个晚上遭人打扰要比数天的申吟要好得多！他暗地里点头。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的好小苹，你放心！我会请他们过来的，我相信他们一听到你的邀请，一定会推掉所有的约会赶来的。”他当然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来，但他总会想到办法的。

“现在可以给我一个吻了吧？”

“吻？”她差点呛到。“我……我没说要……要跟你……”

“但是我想呀，一想到整个下午不能看到你，我就难过！”他故意装出可怜的样子，他甚至还很戏剧化的把手搁在心上，表示他的心碎。“你总要给我一些回忆吧？一个小吻就好了。一个嘛！”

她脸红透了。“一个就好了？”

他开心的盯着她。“当然！你看我像是一个说谎的人吗？”

“那……完了以后，你会马上去公司吗？”她几乎是盯着地板上的某一点。

“当然，如果你不会乱跑的话。”

“那……”

他叹息。“我的好老婆，等你说完，天都暗了。”

她的脸更红了。“好嘛！你把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他不满的叫道，但看到苏苹的红脸，心软下来了。“好吧！我闭上眼了。”

她抬头迅速的看他一眼，确定他真的闭上眼，才上前一步踮起脚，轻轻刷过他的唇。

“好了！”她低下头，不敢看他。

“好了？”他张眼不可思议的瞪着她。“这根本不算是个吻！”

“是啦！”她红着脸强辞夺理。“嘴碰嘴就算是接吻了，你明明说好一个吻的，不准耍赖。”

他挑起眉。“听起来你还停留在婴儿时代，难怪你的吻小儿科式的，或许我该让你见见什么叫做成人式的接吻！”

猝然间，他拥住她，热情的吻她，实现他早就想做的一件事。

直到她喘不过气来，他才放开她，让她软软的靠在他的身上。

“现在你知道什么是成人式的吻了吧！”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难以辨认。

她满脸通红的想推开他，结果差点没滑了下去。她只好仍然靠在他身上。

他用下巴轻轻的磨蹭她柔软的短发。“小苹！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否爱……”

她突然推开他。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乃亭他们都在等你，迟到了是很丢脸的。”她不顾手上的面粉，用力推他离开厨房。

他无奈的叹息。“好吧！好吧！我马上走，可以吧！不过我不会就此放过这个话题的。”他决定晚上再来讨论。“不准乱跑，听到了没？还有，如果张蕊玲来了，不准开门，不！除了我以外，谁都不准进来，知道吗？还有不准动刀子，一有什么问题马上打电话叫我，还有……”

“好了！好了！你可以走了吧！我又不是小孩子要人提醒，你不是要提醒我要小心火炉吧？那对我可是一大侮辱耶！”

他不敢说他正要提醒的就是这个。“好吧！我走了，很快就回来了，如果累了就不要再做了！”

“知道了啦！”她不耐烦的等着他出去。

这么喜欢他离开她呀？他不满的想着。他才不愿意他前脚踏出门，她就忘了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他突如其来的吻了她的脸。

“拜拜！”他在她开骂之前，赶紧远离战区。这下子她可不会忘了他吧！说不定他还会想念他呢！他很满意的走出大门。

结果如他所愿，苏苹呆呆的站在原地，完全忘了蛋糕，直到客厅的大钟响起来，她才惊跳起来。

“亲爱的战友们，别来无恙吧？”高乃文一路吹着口哨走进办公室。

乃亭和伦平正在商量晚上到哪去狂欢。

他们不屑的看他一眼。乃亭率先开口。“什么叫亲爱的战友？应该是奴隶才是吧！把公司的事全推给我们，自己在那里享清福，你知不知道我多久没和那些可爱的女人出去约会了？而你却和你的小苹整天腻在一块。”

乃文丝毫不觉有任何罪恶感。“那正好！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收收心，交个固定的女朋友，二姨才可以放心。”他转向伦

平。“最近公司有什么事？”

“没什么重要的事，我全给你处理的妥妥贴贴的了，倒是你的小苹果案子处理的怎么样了？”

一谈到苏苹，乃文就笑得合不拢嘴。

“我想该差不多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有空来这里逛逛，甚至还带个傻气十足的笑容。我猜的对不对呀？亲爱的老哥！”

“对极了！”他想起临走前的热吻，微笑得几乎无法停止。

“我不只带个笑容来，我还带来邀请。今晚每人务必要到场光临。”

“邀请？谁？”

“你们两位。”他挑挑眉。“你们应该很荣幸宾客只有两位，而且还是小苹请的耶！”

“小苹？”乃亭心理开始有谱了。“是谁煮的晚餐？”他小心的问着，身旁的伦平也开始假装拿出记事本。

他很得意的笑笑。“除了小苹，还会有谁？不过今晚不吃饭，今晚是甜点时间，完全由小苹掌厨。”

乃亭申吟出声。要他吃小苹做的东西，他宁愿一个月不见女人。

伦平清清喉咙，专注的瞪着记事本。“真是不幸，今晚我有个客户要应酬，恐怕没有办法去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小苹邀请我，就请你替我说声抱歉好了！”

乃文和乃亭无法置信的瞪着他。不是因为他无法接受小苹的邀请，而是他竟然卑鄙到这种地步。

乃亭抽走他的记事本。“你少来了！我就看不出这本空白的本子里写些什么！什么应酬？我看是你想逃避吧！”

伦平抢回它。“我就不相信你会想吃小苹果做的东西，你是因为没有借口可以躲，才想拖我下水，你是不是人啊？枉费我们朋友一常”

“我们是朋友吗？我怎么不知道呢？”乃亭反讽道。当然他是绝对不会承认如果他也记得带记事本的话，他也早使出伦平那花样了。

乃文叹息的摇头。真想不到只要小苹一进厨房就能使一堆好友反目成仇，由此可见小苹做的东西有多不可思议了 0 你们不要吵了，好不好？再吵也无法引起我的同情心，总之今晚我们三个人是战友，可要互相扶持。”

“战友？天知道是不是你陷害我们的？你们两人世界过得多愉快，你会突然让小苹邀请我们，恐怕是想拖人下水吧？”

乃文无可否认的哼了一声。“伦平，我叫你查的事怎样？有没有头绪？”

伦平抽出公事包里的一叠资料，完全收起一副玩笑态度。

“她把高伯父生前在美国为她买的房子给卖了，看样子似乎是有意连根一起搬来这里。”

“天啊！台湾这么小，那我们不是每走几条街就得看到她了吗？”乃亭一贯他嬉笑的作风，根本不在意伦平突然的严肃。“不过，说实在的，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毕竟人家可不是为了我而来的，是不是？乃文。”

“你闭嘴！”乃文先前的好心情完全没了。“伦平！继续说。”

伦平耸耸肩。“目前她住在离这里不远的饭店里，除了前些日子来过高家一趟，其余时间都是跟一些有钱的老头在一起。据我的推测，她似乎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因为高伯父留给她的财产全被她赌光了，但是围在她四周的全是一些有钱、有家室的老头，所以啦，她自然而然的想要抓住你这个既有钱又年轻的帅哥啦！”他看着乃文的表情逐渐阴暗下来。“也许我们可以给她一笔钱叫她远离你和小苹果。”

乃亭惊讶的瞪着他。“你是律师耶！怎么可以屈服恶势力？你不懂贪得无厌吗？她会像吸血鬼一样，直到把你的血吸干吸尽为止，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法子。”

“我是律师，我们可以起草文件，让她无法再向我们勒索。至于你说的屈服恶势力——”伦平特意的瞥乃文一眼。“乃文现在属抗战时期，你想让乃文更难赢得美人心吗？”

乃亭恍然大悟。“乃文！我认为你还是早点把话跟小苹谈开才好，要是让我们美丽的继母亲口告诉她，恐怕你就算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就是我不想让她亲口告诉小苹果，所以才建议给她些钱，让她远离小苹果，以免招来无穷的灾难。不过我也认为乃亭说的对。乃文，我劝你还是趁早告诉小苹果那件事，毕竟那件事跟你无关。”

乃文只有苦笑的分。“现在我跟小苹之间的关系就像随时会断的风筝一样，稍有不慎，小苹马上会把所有的信任全收回去。”他摇摇头。“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一些时候，等到她真正爱上我，有足够的信任时，我会亲口告诉她。”他转移话题。“现在如果你们没事就收拾收拾，我可要一步也不离的盯着你们，直到你们吃下小苹做的蛋糕，所以你们现在都得陪我去买甜点，顺便给我一些建议。”

“买甜点？”乃亭重复。“小苹不是……”

“你以为我舍得让她吃那些足以躺上好几天的食物吗？”

“好偏心啊！”

乃文得意的笑笑。

伦平还是重提话题。“乃文，我还是劝你尽早告诉小苹，有时候世事不如人料，当你以为一切都没问题时，那该死的意外会突然冒出来，毁了你的幸福。”

乃文叹息的闭上眼。“我会考虑看看。”

苏苹第三次跑上楼照镜子。

她当然不会承认是为了乃文而打扮的。哪个女孩不爱美？谁规定女孩子一打扮就得是为了男人呢？但她还是忍不住想到乃文，想到今天下午发生的事。一想起今天下午，她的脸又开始红了，可是心头好甜蜜。两个礼拜以前，她绝对相信高乃文只会带给她痛苦、难过，可是今天她却坐在这里笑得合不拢嘴来，也许她真的爱上乃文了？可能吗？一个人真的能在短短两个礼拜就爱上一个人吗？她朝镜中皱起眉。谁说不可能？乃文不就在第一次见面就爱上她了吗？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可是她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他爱？她盯着自己看。人也没多漂亮，做事又糊里糊涂的，他怎么会爱上她呢？张蕊玲都比她漂亮呢！她朝镜中扮鬼脸。“可是乃文就是爱我，不爱你，你再漂亮都没用。”她得意的说着。但自己爱乃文吗？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她只知道每天只要一看到乃文就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好愉快好可爱，念着他的名字时，心头仿佛流过一道暖流，好温柔好温暖；而且她觉得她愈来愈离不开乃文了，尤其是她每次一想到要是那天乃文喝下那杯牛奶，她心都抽痛起来了。这就是爱吗？她实在不清楚。但她实在得赶紧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感情，不然她实在很自私，自己每天听着乃文告诉她，他有多爱她，每天感受到乃文对她的爱，但她却说不出口，只能看到乃文暗地里痛苦、失望。

她叹口气。她一定要弄清楚她对乃文的感情，尽快的。

猝然间，她听到楼下大门被打开的声音。

一定是乃文回来了。待会一定要好好念念他，足足晚了两小时回来也不打个电话，让她在这里着急担心。她边想等会要怎么损他，边走向房门口。

一阵跑上楼的声音接踵而来，房门率先被打开来。

“原来你在这里，快来，乃文出事了，刚到医院去。你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面色怪异的乃亭大气也不敢喘的就先跑下楼去。

苏苹愣在那里，手里握的梳子滑落到地上。

乃文受伤了？他在医院里？她的思绪突然变得缓慢起来。不！不可能！乃文今天下午还在跟她开玩笑，甚至还吻了她，他怎么会在医院呢？她试着移动身体，没走几步就腿软了下去。乃亭呢？怎么不等她？她扶着桌子爬起来。不会的。乃文不可能在医院，他说过今晚要回来的啊！她还替他烤了个蛋糕呢！他怎么可以到医院去呢？她丝毫不觉泪水滑落她的脸颊。

不！不会的。乃文不会有事的。她跌跌撞撞的走出去，好几次都撞到墙壁。不会的，乃文没事的。她最最爱的乃文不可能会有事……她停住，最爱……她爱乃文吗？……是的。她爱乃文，真的爱上乃文了！否则她不会一听到乃文受伤了，就整个人失魂落魄，不会一听到乃文在医院里，心就开始发疼起来了。

天啊！为什么不让她早点发现呢？万一……她心寒的不敢往下想，只能凭着剩余的力气走出去。

乃文会需要她的。

在客厅。

“乃亭，你不应该跟小苹开这个玩笑的，这只是个小伤而已，要是你把她吓着了，我可不放过你。”乃文小心的保持右手的姿势，不让自己撞着。

“你不也想知道小苹对的你心意如何吗？如果她真的爱你，她才会真的吓着；如果不爱的话，她可能还在房里头梳她的头发呢！”乃亭悠闲的坐在沙发上。

乃文不吭声，眼睛直瞪着楼梯顶端。

乃亭和伦平相视而笑。他们都知道乃文口里说着不赞同，其实心里希望小苹能有所表示。

不久，连乃亭也站起来瞪着楼梯口。他实在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小苹满脸泪水，魂不守舍的走出房门……应该算是介于半跑半走的样子吧……而且她几乎每走一步就撞上墙，要不就跌坐在地上，然后再爬起来东倒西歪的走着，她的模样让人不得不怀疑她的小脑是否发达，但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小苹受到某种严重的刺激才会如此魂不守舍。

“我看现在你也知道小苹果对你的感情到底如何了吧！”伦平忍不住笑道。

高乃文只能呆愣的看着她，心里头只有一个意识。她是爱他的，她是爱他的。

“小苹！小苹！”他突然冲到楼梯下。“小苹！我没事的，我没事的。”他对着好不容易走到楼梯口的苏苹狂喊。天啊！他真想告知全世界，小苹是爱他的。

一切就在一瞬间发生。

苏苹看见他了。以不可思议的带泪眼神看着他，而后她低低叫了一声，突然飞也似的冲下来。他一个箭步的跑上去，完全忘了上了纱布的右手不能碰到东西，他及时抱住她落下的身子。

“老天！”楼下的两个人几乎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

“你就不会看好路再走吗？要是我不在这里，你不就摔下来了？你不要这么迷糊，好不好？你是存心想吓死我，是不是？”他心疼地说。“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要是有一天我不在的话，你怎么办？谁来救你？”他愈想愈心疼。她怎会知道当他看到她几乎腾空掉下来的样子，心几乎跳了出来，那一瞬间他仿佛没了呼吸。她怎会知道？

“你不会不在的，你不会不在的！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是不是？”她才不管乃文对她的话产生的奇怪的表情，她的思绪完全被乃文活生生站在她面前的事实给占住了。

“小苹？”他小心翼翼的盯着她。“你刚才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他的语气充满期望。如果他没听错的话……

苏苹又哭又笑的骂着：“人家在跟你说爱你，你不知道吗？”她紧紧抱住他，一刻也不愿放手，深怕一放手，乃文就不见了。

如果有相机，乃亭一定会把他老哥的样子照下来，以便日后嘲笑他。

乃文瞪着大眼，仿佛她是外星来的怪人。

“你没说错吧？”他的语气有些颤抖。“还是我听错了！或者今天你做蛋糕做得太累了，所以整个人都迷糊了？还是……”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好运。

她捂住他的嘴。“都不是。”她很柔很柔的说着。“我苏苹好爱好爱高乃文！”她另一只手摆在心上。“爱得心都发疼了，你信不信？”

他闭上湿濡的眼。“我信，我信。在这种时刻，我什么都信，若这是梦，我愿此时此刻永远不醒。”他才不在乎乃亭是否会嘲笑他的失态，他只在乎小苹是爱他的，那就足够了。

“可惜不是梦！”乃亭忍不住的插嘴。“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受邀来看爱情片，不过我建议这种情节可以稍后再播，我想伟大的男主角的手如果再这继续抱下去的话，我想他又得到医院再躺几天了，那时戏可就真的唱完了。”

“手？”她挣脱不情不愿放开她的手臂，这才注意到乃文的右手缠上厚厚的纱布。

她大惊失色。“怎么了？你受伤了？有没有到医院去看？医生说什么？”她很小心的扶起那只手用脸去轻轻的磨蹭它。“疼不疼？”

“不疼，一点也不疼。”乃文傻气的猛笑。虽然今天出了一点意外，但却换得美人心，太值得了。他想再抱住她，感受一下她的爱意，但苏苹马上推开他。

“现在你的手不能碰任何东西。”她坚决的说，小脸上出现执着的表情。“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受伤的？”

乃文沉浸于幸福中，对于任何问题都乖乖回答。

“这是被玻璃割伤的。”他顺口答道。

她皱起眉头。“怎么会？又不是在家里！你怎么会被玻璃割伤？一定是伤口很深，才会去医院，一定很难受，对不对？”她很小心的扶住他另一只手臂下楼，完全把他当做是一个无助的病人。

乃文眉开眼笑，根本没注意到乃亭和伦平不住的丢眼色给他，他只注意到从未对他这么爱护的小苹竟然会对他如此体贴，一直把他当个宝似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想把手搂在她的腰上，结果一一被打回来。

“乃文！我在跟你说话……”他怎么这么不专心？“你是怎么受伤？”

“我……”

“你要问他怎么受伤的，我最清楚。”伦平截断乃文心不在焉的回答。开玩笑，要是乃文乖乖照实回答，包准他一下子由天堂

坠入地狱。

苏苹转过头去。才知道原来这栋房子还有第三者的存在。

她细心且带有强迫的扶着乃文坐在沙发上后，才开口："你知道？"

"当然！乃文是为了替你买甜点，特地跑到离公司几条街的商店去买。"他夸张的停顿一下，确定吸引住每一个人的注意，当然包括肇事者乃文的困惑的注意。

他继续说："结果这个时候有个小孩为了捡一个球跑到马路上头，无巧不巧，正好有辆车迎面而来，乃文为了救孩子被车擦到，他怕你担心，所以骗你说是被玻璃割伤的。"

伦平很满意的结束他的杰作，但其他两人可不。

"真的？"苏苹完全没有丝毫怀疑之心。她感动的看着乃文，真想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她最爱的丈夫竟然是这么的伟大，她过去竟然还会怀疑他跟张蕊玲，她真是十足的小傻子。

乃文迟疑的点头。事实上，除了这点，他实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她露出甜蜜的微笑。"救人可以，但是自己千万要小心。好！为了奖励你，我现在就去把蛋糕端出来，你们等一会埃"她几乎一路在乃文的叮咛下从跑改成走进厨房。

乃亭一等苏苹走进厨房，马上开口：“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律师，至少比我们会说话得多，可是经过刚才以后，我很怀疑高氏顾你为法律顾问，到底是不是一个明智的抉择？是不是啊？乃文？”

乃文回过神来。“你说得对，伦平！今天要是站在这里的不是小苹，你以为那套只有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陈年故事会有人相信吗？”他特意压低声音，不想惊动厨房里的小苹。

“就是因为她是小苹果，所以我才会说出那套只有她会坚信不移的故事来哄她，难道你愿意告诉她，你的伤是因为张蕊玲想要在公司里诱惑你不成，反在你的言语刺激之下，气愤到用摔破的杯子划伤你吗？再说当时你们之中有谁想得出更好的借口的？”伦平得意的环视两人。“没有吧！那你们只好将就些吧！”

乃文叹口气。“这件事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实在是不想让小苹再担心受怕了，世上如果没有张蕊玲有多好，我不知道会有多幸福呢！”

三个大男人沉默下来，乃文的话就是他们的心声。虽说张蕊玲的对象不是他们两个，但兄弟大难当前，岂有不帮之理？所以啦！他们也被拖下水，不知何年何月方能脱离这缠死人的泥沼。

乃亭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不如你和小苹出国玩几天，张蕊玲的事就交给我们，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解决了，多好！你也不必担心时时刻刻她会伤到小苹。”更好的是他不必再吃到小苹煮的东西，一切就全让他老哥包办了。有时候他还真可怜乃文，不但被爱情给网住了，还得终其一生吃着难以入口的食物，要是他，他才不干呢！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漂亮的女人，他怎么舍得只专心于某一个女人，就是下辈子他都不愿。

乃文着实想了好一会。“那倒不失为一个……”他一看到苏苹，马上噤口，脸上又恢复一副甜蜜的笑容。

但他们一看到蛋糕，三个人马上收回心思，开始不约而同的注意那个外表看起来满不错的蛋糕。

也许这次终于有奇迹产生了。乃亭心想。

也许小苹果瞒着他们去订做了一个蛋糕了。伦平以实际的角度去想。

不用说，眼前这两个人又被骗了。乃文好笑的想道。

苏苹很小心的把她苦心制作的蛋糕摆在他们的面前。

“好看吧！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她很得意的看着大家，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乃文他们的脸上开始有警惕的表情。

“什么方法？”乃文也很小心的问道。他几乎可以想见那层外表漂亮的蛋糕有多可怕的“内涵”了。

她很满意他的发问。“我先涂上巧克力，再在上头加上厚厚一层的草莓，再加上一层蒜味，还有芋泥、还有鲜奶油，还有……”她想了想。“还有一大堆，我都记不住了，不过这样你们就可以每种口味都尝到了，不是吗？本来我还想加冰淇淋的，可是我怕它溶化，所以只好放弃了，乃文，你们喜不喜欢？要是喜欢，我下次再做，好不好？”

“喜欢，喜欢极了。”他吞下口水，感到胃又开始搅了。他瞄一眼乃亭和伦平，心中不免有几分歉意。其实他并不在乎吃下这蛋糕，毕竟他今天已经等待到这辈子梦寐以求的宝物，如果他不回报一下，岂不遭天忌?

“真的？”她好开心的切下一块特大的蛋糕放到乃文的盘子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多吃一点，补补元气。”她继续切下一块蛋糕，没注意到乃亭和伦平幸灾乐祸的偷笑。

“来！这是伦平的。乃亭的——”她停顿一下。“本来乃亭是有的，可是你竟然骗我，乃文受到重伤，太过分了。”

乃亭得意的笑笑。“没有我的装模作样，你们现在会这么甜蜜吗？”他丝毫不为他的欺骗感到有何不妥的，毕竟成全了一对相爱的情侣，有什么过错呢？搞不好上天还会特地奖赏他呢。

“可是我会心疼啊！你不知道我刚才多难过，难过的都走不动耶。”她很生气的喊道。“你是故意要让我难过、心碎的。”

“小苹……”乃文既掩不住笑容，也掩不住心疼。他想站起来安慰她，结果又被她推回去。她的理由只有一个，病人不能随便乱动。这虽然让他感到窝心，可是这未免也太捉弄人了吧？小苹好不容易跟他告白，他却只能在一旁干瞪眼，连碰都不能碰一下，太不公平了吧0所以啦！”他继续对着乃亭说。“我本来想处罚你不让你吃我亲手做的蛋糕的。”她还是没注意到乃亭大大松口气的表情和另外两个脸上带着混合羡慕和嫉妒的神色。

她自觉很仁慈的继续她的赦免罪。“但我最后还是很仁慈的告诉你，我这个人向来不记恨，所以我还是会给你蛋糕的。”

乃亭的脸马上变绿了。

“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愿在这里白吃白喝，或许我该离开，毕竟刚才我让你担心受怕，我该罚才是。”乃亭在做最后挣扎。

“我才没那么狠心呢！”她指指他眼前的蛋糕。“你得全部把它吃完，要不然就是不给我面子，是不是？乃文？”

乃文微笑的点头。妻子和兄弟哪个重要？不用说，当然是老婆重要啦。

“我还以为好心有好报呢！”乃亭一等苏苹去厨房拿忘了的叉子后，马上开始他的抱怨。

“这是你平日做人太差了，这点功德抵不过你的罪行。”伦平试着嘲笑乃亭，自己却也没有多少笑容。“乃文！明天恐怕我无法去公司了，我要先请假。”他无法不瞪着眼前的蛋糕。

乃文挑挑眉。“照准。只要你今天把蛋糕吃得一干二净，就算请十天假，我都答应。”他依旧保持他的微笑。

“你怎能笑得这么开心？老天！就算今天你好不容易得到小苹果的爱，难道你不担心即将来临的灾难吗？它可能让好几天下不了床啊！”

“或许。”乃文的微笑中注入了温柔。“但是真爱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有的人一辈子都还不见得遇得到，我怎能不开心、不快乐呢？至于即将来临的灾难，我把它看做锻炼。有时候人不能过得太幸福，偶尔也要互补一下嘛。”

他眨眨眼，继续说道：“就算我躺在床上，我相信小苹也会使出她所有的温柔来照顾我的。”他忍不住得意。

乃亭撇撇唇，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药瓶。“现在就算叫他走过火堆，他都愿意。

他有小苹可以照顾，但我们可没有，所以我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瞧见这个没有？”

“这是什么？”伦平好奇的盯着它。

“肠胃药。”乃亭得意的宣布，马上引来两人的垂涎。

“我怎么没想到呢？”乃文倾向前，但良知马上呼唤他。不行！虽然没给小苹看到，但是这岂不是欺骗的行为吗？不，他要不能忍受小苹的缺点，怎么有资格接受她的爱呢？他万般不情愿的退回去，开始打量别的地方，眼光坚决的离开诱惑物。但伦平就没这层顾忌了。

“好兄弟，分给我几颗吧！”伦平亲热的说着。

“好兄弟？这时候就叫得这么亲热？过去你是怎么待我的？我可是一点一滴都没忘过。我一直等着讨回来呢！”乃亭一边服进几颗药丸，一边抵挡伦平伸过来的手。

“可是我忘了。”伦平一个抢不到，不小心把药瓶抛到地上，正好滚到从厨房走出来的苏苹面前。

“这是什么？”她困惑的捡起它。“谁的药呢？”

没有一个人回答。

“乃文？”

“不是我的。”乃文急忙答道。他可不希望他的小妻子怀疑。“这是乃亭的。”

“乃亭？”她递给他。“这是你的？什么药呀？你生病了吗？”

乃亭尴尬的笑笑。看样子他是没法子再瞒下去了。

他清清喉咙。“事实上……”

乃文和伦平开始咳嗽。

“小苹果！让我来告诉你事实吧！”他任伦平不是有仇不报的人，刚才乃亭竟然想报复他。他堂堂高氏的法律顾问会被一个花花公子打败？

他很得意的看着乃亭一脸警惕的样子。

“事实上，乃亭的那瓶药丸是开胃药。”他听到隐约的低咒声和笑声。“他为了今天多吃一点你的……呃，伟大的美食，他特地带了开胃药来，他刚才还吃了不少药呢，所以我想今晚他的食欲恐怕超乎你我的想像之外了。”

“真的？”她很感动的注意到乃亭的脸开始红了，她当然不知道他是被气红的。“那刚才我还对你这么凶，真是不好意思，乃亭，你能原谅我吗？”她把叉子交给他们之后，就坐到乃文身旁。

“当然。”他的声音粗哑。心底则开始盘算要如何整这个陷害他的人。

乃文只有同情他的分，并且很庆幸自己刚才并没有加入那场争夺战里。他实在忍不住再重新评估一下，小苹的手艺当真能让一对好友反目到这种地步？

“那么，你一定要把蛋糕吃完啵”她很高兴的补上一句。“厨房里还有一个小蛋糕，你们今天一定可以吃得很尽兴的。”

乃亭脸都变色了。伦平只有陪笑的分。谁知道里头还有个小蛋糕嘛！她浑然不觉的拿起盘子。“我只吃一点就好了，这样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兴的吃了。”

乃文急忙拉住她。“不行。你不要吃你的蛋糕。”他注意到自己的失态，引起小苹的怀疑。

“我的意思是，自从我知道乃亭买了开胃药，想来大吃一顿后，我就特地跑到糕饼店去，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小饼干，我想既

然以前你常常吃到自己煮的东西，那么你一定会很仁慈的让他们尝尽你的手艺，是不是？你总不希望让他们还空着肚子回家吧？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喔。”

他很细心的把他买回来的甜点一一摆在她的盘子里，直到堆得像一座小山丘为止。

她热切的点点头。她真想不到乃亭他们竟然会喜欢她的手艺到这种地步，这太令她感动了！她决定以后要多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便饭。不过她是不会先告诉他们的，留一些惊喜才会更棒。不是吗？

至于乃亭心里则自动多加了一个敌人的名字——高乃文。他到今天才发现原来兄弟之情是不可靠的。一有了老婆，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到脑后去了。

这一餐乃亭和伦平吃得痛苦。

苏苹依偎在乃文的怀里，吃着他买给她的小甜点，脸上始终带着一丝甜意。

高乃文则高兴得食不知味，一口一口在妻子的诱哄下，吃下不少难以入咽的蛋糕。

第七章

苏苹一翻身，“碰”的一声又跌到地上。

她这次不再无所知觉，痛苦的睁开眼后，才发现她已经睡掉整个上午的大好时光。当然她不是有意要睡掉那么久的时间，她是有原因的，而且还很烦人。

昨晚在送走乃亭他们之后，她和乃文一直互相倾吐爱意，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而且这是她有史以来第一次觉得她高兴，仿佛整颗心都溢满了快乐。原来爱以及被爱可以使人幸福到这种地步。她只恨没有早些时候告诉乃文她是爱他的。

可是在他送她回房后，他的脸色突然发白，匆匆给她一个晚安吻就把她推进房里去，自己一溜烟的跑掉。这是怎么了？乃文不是已经相信她爱他了吗？为什么他还要跑掉呢？她又不是大怪物那么吓人……她突然看到没有戴任何戒指的手，难道昨晚是因为乃文注意到她没有戴上他给她的婚戒，才不高兴的跑掉吗？她又不是有意的。当初她在一气之下曾想要丢掉乃文的任何东西，但她还是留下了戒指，只是没把它带过来而已，大不了她现在就马上去把它拿回来嘛。要是这样乃文还是不高兴，她决定拿高跟鞋砸他的头。

主意一定后，她赶紧下床，换上衣服，跑下楼找老王送她回老家。

“怎么？这么快乃文就抛弃你啦！”张蕊玲冷眼旁观着苏苹趴在地上东找西找。苏苹吓一跳，头撞上椅角。

她揉揉痛处，发现张蕊玲站在卧室门口。“你……你是怎么进来的？”她结结巴巴的问，显然还没从看到她的震惊中恢复。

张蕊玲耸耸肩，走进来。“门是开的，我就这么走进来埃”她找个干净的位置坐下来。

“你要做什么？”

“没什么！只是很好奇你被乃文送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你不如他意了？还是他另寻新欢了？”

苏苹涨红脸。“都不是。是我自己想回老家看看，乃文根本不知道。”她很自豪的补充一句。“要是他知道，他一定会送我回来的。”她努力的维护自尊，试图忽略她身上满是灰尘，而张蕊玲却是衣着光显的模样。

张蕊玲冷笑。“是吗？你就这么信他？一点也不会怀疑他？他有没有告诉过你关于我跟他的事呢？这你也信他吗？”

苏苹昂起头。“是的。我信他。我也知道你跟乃文的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你要一直缠着乃文，他根本不爱你，你是他继母啊！为什么……”

“你知道什么！”张蕊玲喊道，脸上的丑恶一览无遗，吓得苏苹退了一步。“我要不是为了钱，我才不会嫁给姓高的老头子，要怪就怪他自己吧！如果他没有乃文这个儿子，或许我还会看在钱的面子上，对老头子好些，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在婚礼上看到乃文时，我有多懊悔，懊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些知道乃文的存在，那么我也不必嫁给老头子，我可以诱惑乃文，让他臣服在我的脚

下，这样我不是人财两得了吗？我也不必整天看着老头子那张脸。”

她简真疯了。苏苹害怕极了，但她还是佯装冷静的站在那里。老王呢？他到哪去了？

“你说话啊！我真想不到乃文竟然会看上你这个没用的女孩，他为什么看不上我呢？”张蕊玲似乎很困惑的喃喃自语。

“乃文不爱你，因为他知道你的心如蛇蝎，他怎会爱你？他爱的是我，从他第一眼看到我时，就爱上我了。”苏苹鼓起勇气说道。她不愿让任何人，尤其是张蕊玲说她是个配不上乃文的女孩。

“是吗？”张蕊玲好笑的盯着她。“这么说来，我还是自己拿石子砸自己的脚喽？要不是我居中牵线，你们到今天还不会相识吧？”她满意的看到苏苹困惑的脸。“你还不知道吗？乃文没告诉你，你父母的死因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吗？事实上，他还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得意的笑笑。“看来乃文真的没告诉你！你也真是可怜，被他骗了你的感情不说，连这他也不告诉你，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你到底要说什么？”苏苹尽量不使着急显露出来。她父母的死跟乃文有什么关系？

张蕊玲似乎很仁慈的决定要告诉她。“你大概不知道你父亲是为乃文他们高氏企业工作吧？”

苏苹愣住了。乃文怎么会没告诉她呢？

“当然啦！你也不会知道你父亲是被谁撞的吧？”

这下子苏苹连脸都白了。“你知道？”她颤抖的问。当初她只知道肇事者不露面，只愿意出钱摆平这场官司，可是她怎么找都找不出来。张蕊玲怎么会知道？

“当然。”张蕊玲停一下，以确定引起苏苹全部的注意。“我当然知道。因为人是我撞的。”她依旧保持笑容的看着惊讶的她。“别这么紧张，我话还没说完呢，人是我撞的，可是是乃文替我摆平的。”

“不！”苏苹冲口喊道。不是乃文，不可能是乃文。怎么会是乃文呢？“你骗人。你想离间我和乃文的感情，你骗人。乃文不会做那种事的。不会的。”她看起来像要倒下去似的。

张蕊玲冷笑。“你的忠诚令人感动，可是我说的是实话。不信，你去问乃文。看他敢不敢告诉你，当初他为了我，出面把那件事摆平。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乃文之所以爱你，完全是为了补偿你，要不然你以为高乃文怎么会喜欢你这么一个小女人呢？何况你对他又没有什么好处！”

苏苹脸一阵发白。“你骗人。你说的根本不是实话。你怎么可以诬赖乃文？你也喜欢过他啊，不是吗？你怎能这样对他？”

她耸耸肩。“我这人是很识时务的，我费了那么多功夫，乃文还是对我冷冰冰的，所以，我放弃了，反正世界上有钱的又不只他一个，我也不是那么不要脸的女人，只知道缠着他不放。不过，我只是好心告诉你而已，你信不信，都不关我的事，不是吗？事实上，我和安家的老头子搭上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送你和乃文一张喜帖。”

苏苹仿若未闻。

她的心底只有一个念头。

乃文不会这样对她的。

转载小说请勿再转载。

“唷！昨天看他还眉开眼笑的猛吃蛋糕。怎么？今天你的脸就发青成这样啦！”伦平一看到乃文一步一步小心的走进来，就忍不住的嘲笑他。

“你尽量笑吧，我们俩是彼此彼此。乃亭呢？”

“还躺在休息室里。他刚刚突破纪录了，厕所里的清洁工都瞪大眼看我们俩跑进跑出的，丢脸死了。”伦平等到他小心的坐下后，才问道：“小苹果呢？”

“还在睡呢！”

“你舍得离开她？就在你们互相吐露爱意后？”

乃文叹息。“不离开她不行。昨晚我送她回房后，强烈的罪恶感突然使我受不了；你说的对，伦平，我应该告诉她事实，要是等张蕊玲告诉她，不知道她又会胡想成怎样了！况且我想等我告诉她以后，我们之间就算真正的没有心结了，是不是？”

“你总算想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们？”

乃文清清喉咙。“我不知道。我想到时候恐怕需要你们帮忙了。”

伦平挑起眉。“你是在告诉我，高乃文也有害怕的一天吗？”他话一说完，电话铃声就响起来。“这是你的办公室。我拒绝接听你的电话，我怕我一动，又要去跟乃亭抢厕所了。”

乃文耸耸肩。只要伦平他们肯帮他，叫他做什么，他都愿意。

他拿起话筒。“老王？什么事……”

伦平注意到他的脸色愈来愈难看了。

乃文镇定的低声嘱咐几句，就挂掉了。

“是小苹果怎么了吗？”

乃文迅速的拿起外套。“张蕊玲和小苹在老家，老王说他送小苹回家，他才离开一会，张蕊玲就进去了。该死！那个女人到底想怎样？”

伦平马上站起来。“我跟你去，照你现在这个样子，难保你不会想掐死张蕊玲。”

乃文苦笑一声。“你可以去当算命仙了。”他迳自的走向门。“不过，你不必去了。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了。”他边走边说。

“嘿！你忘了你还有一个兄弟吗？有他不就够了吗？”伦平马上追出去。事实上，他是想当个见证人。开玩笑！他要不把堂堂高氏总裁罗曼史从头到尾看个彻底，他要怎么告诉别人以留传后世呢？他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埃他忍不住的暗笑，也许将来他还可以出本书呢！谁叫平日他被高氏兄弟虐待呢？

他满意的跟他出门，开始作起白日梦来。

到苏苹家。

高乃文一下车，就看到老王顶着大太阳站在苏苹家门前。他迅速的走过去，不管他的车停的是不是地方。还待在车里的伦平只好叹口气，替他处理善后。他早该知道想要做别人的罗曼史的见证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太太呢？她在哪里？她还好吧？”乃文一走过去，马上问出他一直在车上担心的事。

老王为难的笑笑。“太太很好，可是……可是刚才夫人走后，太太说她要一个人静静，不要人打扰，要我先回去，可是我担心太太，所以我一直待在这。”

“你做得很好。”乃文心不在焉的说着。张蕊玲跟小苹说了些什么？小苹为什么要待在里头？

“先生……”老王叫住走向大门的高乃文。“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事？”他心不在焉的停下来，心里只想赶紧进去。张蕊玲到底为了什么来找小苹？

“先生，太太赶我出来的时候，脸色好白，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整个人变得好怪呢！”

“这可好玩了！”伦平赶上来。“显然张蕊玲说了什么可怕的话吓到了小苹？”他瞥一眼乃文，补上一句。“你可要小心她所说的话了。如果她告诉小苹果那回事……”

乃文抿紧嘴点头。“我知道，我会有心理准备的。”

“要不要我帮忙？”伦平正经看着他。该死。他早该知道即使是看自己老板的罗曼史，也是得付门票的。

“不了！这是我和小苹的事，你们不要管。如果她爱我，就该信任我。你在这等我就好了。”他一说完就跨大步走进去。

伦平瞪着乃文显而易见的僵硬背影。“‘她爱我，就该信任我？’这是哪一门子的道理？那那些坏蛋不就都没老婆了吗？”他摇摇头。“可怜哦！”

他转而注意到身边的老王。“嘿！老王，现在闲着也是闲的，有没有兴趣玩玩扑克，做个小赌？”

“扑克？”老王瞪大眼睛。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先生的好朋友竟然还有心情赌博？

“是啊！担心没扑克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新牌。“算你运气好，昨晚我又买了新的。”他看到老王的惊愕表情，误解他的意思。“怎么？觉得这些不够看？那也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赌赌乃文来的时候是苦着一张脸？还是满脸笑容？或者他是一个人出来还是两个人出来？这个傻瓜以为没有我的帮忙就能说服小苹果吗？我甚至敢赌下我全部的家产，乃文绝对是苦着一张脸走出来的。喂！老王，你赌不赌？”

高乃文一进房门，就注意到苏苹背着他，站在供奉她父母的神案前。

他舔舔唇，意识到不对劲。

“小苹？”他小心走到她身边，和她一起看着神案上的牌位。“你父母是好人。”他决定开口。看样子，张蕊玲已经把一切事情都跟小苹说了，虽然他不知道那女人到底加油添醋说了多少，但他决定先开口，以表清白。反正这事迟早都得说。

“你……认识我父母？”苏苹带有冷漠的语气让他心寒。

但他仍继续说下去。“是的。你父亲是高氏公司的会计主任。”

“你却从不告诉我？”她依旧瞪着神桌。

“因为我……”

“因为，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为了你美丽的继母？是不是？”她突然转过身来，打断他的话。狂野的眼神是乃文所没见过的。“因为，你之所以遮掩这件事，也是为了你美丽的继母？不是吗？但你有没有想过我父母也是人啊，他们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啊！当你们为了解决这件事而松口气时，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父母是怎样的无辜？是怎样的惨死？”

“够了！”高乃文低吼。“你并不了解一切事情的始末，你怎能下这样的评论呢？”

他实在无法想像他的小苹竟然变成这样。

“我了解的已经够多了。当我看着我父母的牌位时，我了解到如果当初她没有撞死我父母，他们今天就会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而不是由一块没有生命的木头代替我父母。我了解到如果当初你没有替她遮掩一切的话，她早就该为她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而不是在这里尽她一切的嘲讽。”

“该死！你还是没听到我的辩解，你就把一切的罪行归究于我，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你宁愿相信别人的一面之辞，而不愿信我？”

她苍白着脸。“你对我而言，就如同别人一样。”她淡淡的吐出这一句，却换来乃文的冷意。

“你说什么？我对你而言，只是一个陌生人？”他缓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他真的无法相信只要张蕊玲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他和小苹的一切，全盘否定掉了。“就连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相信吗？”他绝望的眼神几乎打动了苏苹的心。

她一咬牙，转过头去。她不能背叛她的父母。但为什么在她知道了乃文所做的一切后，还是无法恨他呢？

高乃文把她的动作当成拒绝。他的心一下坠到谷底，再也升不上来了。

“我明白了。”他沙哑的说道。“你从头到尾就不曾信任过我，对不对？所以你才会一而再，再三的逃离我。你根本不相信我，而我却还像个大傻子整天盼着你可能又多信我几分，多爱我几分！”他闭上炽热的眼睛冷笑。“我真是个大白痴，不是吗？”

苏苹并没有答话。因为她知道一旦她开口，她就会背叛她父母。为什么是乃文呢？

“可惜我到现在还是个大白痴。”乃文继续说着。他根本不期望苏苹的回答。“我宁可相信你只是一时冲动，并没有想清楚事情的真相。而我愿意给你一些时间。”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他暗暗补充。也继续说：

“我的确遮掩了这件事，但这完全是我岳父临终的意思。”他特地加重“岳父”的语气。“信不信，就随你了。”他停顿一下。“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爱你，同时也相信你。”

苏苹依旧侧着头不吭声。

乃文闭上眼，拒绝放弃希望。“我相信你知道我会在哪里，如果你……回心转意，我等着你。”永远。他自己补上它。

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他拚命抵抗绝望在他心中发芽。该死！他恨不得摇醒她的小脑袋瓜子。

他朝门走了两步。“我……走了。”

没反应。

他忍住回头的欲望，僵硬的走出去。丝毫不觉身后的人早已软软的跌坐在地上，泪流满腮。

这是一个极秘密的会议。除了两个人参加以外，再也没有旁人了。当然这是因为这会议专邀这两个人而已。而此刻这两个人正讨论着重点，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如此。

“你确定小苹没被老哥说服？”

“我敢拿我的颈上人头作保证。你没瞧见乃文出来时的样子，就好像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似的。”伦平正绘声绘影的诉说当时的情景。“我都吓了一跳，我从没见到乃文这个样子。”

“我很难想像你被吓一跳的样子！”乃亭低声说着。“我只知道当初是谁把我丢在这里，自己看好戏的。如果我也去的话，事情恐怕就不会这么发展了。”他不住的吹嘘着。

谁叫当时伦平不招呼他一声就跑去看戏。

伦平冷哼一声。“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你以为你是谁？月下老人？还是法官？你以为你的口才有比当律师的我好吗？我都无法解决了，你能？哼！”

“至少我可以试试。我可受够了这一个礼拜以来，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每天指使我做这做那的，害得我想下班后去约个女友，累得没力了。”唉！他多想念那群可爱的女人啊0不光只是你，就连我也遭到池鱼之殃，你以为为什么我们要躲在这会议室里讨论？我们原本可以在外头找一间咖啡馆，一边悠闲的喝美味的咖啡，一边讨论解决之道。”伦平抱怨道。

“也可以一边欣赏街上的女人。”乃亭补充着。

“喂！拜托你不要老想女人，好不好？能不能请你想想解决之道，老天！我实在受够了这一个礼拜以来乃文的奴役，那简真是非人的生活，整个公司都笼罩在他的愁云惨雾中，要不是今天乃

文临时有个会议，我们哪有时间讨论？我们恐怕只能在厕所里讨论解决之道，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声音要压得这么低？”乃亭转回正题。“难道乃文什么话都没跟你说吗？”

“要是说了，我也不用找你研究了。他从小苹果的家里出来后，只对老王说了一句：‘开车。’”

乃亭忍不住插嘴。“你不会问他啊！”

伦平瞪他的眼神仿如超级怪人。“喂！老兄，你以为我是谁啊！白痴啊！抱歉，我可没那个胆子。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问问他？不过我可以预见结果，乃文不是不吭声，就是你烤焦了。”

“烤焦了？”

“对！被他的怒火烤焦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怒火可以燃烧得这么久，我真怀疑他的燃料何时用尽！”

“我看只有小苹来，才能把他的火弄熄。”乃亭也不住的叹息。“你以为我为什么不交个固定的女友，就是因为太麻烦了，一会儿人可以乐得上天堂，一会儿人又掉下地狱去了。”

伦平怀疑的挑起眉。“我一直以为是你的心太花了呢！”

“我像是这种人吗？谁规定没结婚的人不能多交一些女朋友？总是要多比较一些，才知道哪个最适合自己啊！是不是？”乃亭替

自己编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天！连自己听了都觉得有理。

“是啊！这叫滥芋充数。有时候我真怀疑你和乃文到底是不是亲兄弟？他那么专情，而你呢？花心萝卜一个。”

“喂！喂！我们在这里在做些什么？大谈我的罗曼史吗？我以为我们是谈严肃的话题呢！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一个。”

伦平不屑的哼了一声。要不是老妈最近直逼他相亲，他才不会在这里羡慕乃亭的好运呢！他任伦平落得相亲的下场，门都没有 0 喂！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也许我会接受你的提议，请你介绍个女人给我。”伦平别有思绪的答道。

乃亭瞪大眼。天！这不是开玩笑吧！据他所知，伦平一直瞧不起他的爱情观的，怎么今天……

“你没有发烧吧！”乃亭迟疑道。

“你看我像吗？”伦平突然又想起他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喂！我们还没想出乃文和小苹果之间的解决之道呢！”

乃亭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天！我早忘了！可是我们连他们分开的原因都不知道，怎么替他们想法子呢？”

“我猜可能是张蕊玲把那件事告诉小苹果了。”

“难道乃文没有告诉她事实的真相吗？”

“虽然乃文是我老板，是你大哥，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高乃文是个十足的大白痴。他竟然告诉我，爱一个人就该相信一个人，我甚至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他要求小苹果全然的相信他，而不要求真相。我猜他并没有解释一切。”

“天啊！你在告诉我，乃文并没有把当初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小苹？”乃亭在获得伦平的点头后，重重的叹口气。“你说的没错。我可怜的老哥是个十足的大白痴。他以为张蕊玲是省油的灯吗？他不知道她会加油添醋一番吗？”

伦平耸耸肩。“总之，我们并不知道，里头到底谁说了什么，谁又信了什么？但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小苹果知道了那回事，而乃文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让小苹果相信他与那件事情无关。”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乃亭忍不住咒骂爱情这东西，如果不是它，他早可以去见他那群可爱的小女人了。

伦平翻翻白眼。“我要是知道我还请你来啊！我现在是希望你用你那颗整天想女人的脑子想想办法。”他故意加上一句。“也许这只是个奢望而已。”

“喂！你到底还想不想在这里混啊？”乃亭虽然口里这么说，但头脑已经运作起来了。

好一会，整间会议室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只感觉到两个男人的脑子正在运转。

“对了！也许我可以使小苹果回心转意。”伦平突然喊道。

乃亭瞪着伦平。“你有什么法子？”

伦平得意的笑笑。“别忘了，我是唯一一个从他们恋情一开始就看到现在的目击证人，自然我也有些证据，使小苹果相信不但乃文是爱她的，同时也可以证明乃文是无辜的。”

“万一不成呢？”

“别忘了，我是一个有名的律师，我的专长就是使那些人相信我的话，我甚至能使一个人相信在他面前的不是马而是大象。”他得意的说着。

乃亭等不到他说完，就放声大笑。“你也太夸张了吧？你以为你是谁？”

“律师。”伦平好脾气的接受他的嘲笑。

“老天！”乃亭止住笑。“你真的相信你能说服人到这种地步？”他开始怀疑伦平是否受了乃文的奴役而开始有些精神不正常了。

“不是相信。”伦平冷静说。“而是真的发生过。”

乃亭停顿半晌。“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让一个人相信马变成象？”

伦平点头。“要不你以为高伯父为什么高薪聘我？”

“天啊！那么说我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我再也不必每天一大早就赶来公司做得像头牛似的，也不必每天中午空着肚子处理公务，更不必每天晚上手里抱着一堆卷宗回家挑灯夜战了？”他不可思议的幻想。天啊！若是如此，他一定每天烧香拜佛。

“可是……你真的确定小苹果会相信你的话吗？她的头脑可不像普通人一样耶，”乃亭不放心的说着。他可不希望他的梦想付诸流水。“你真的能确定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虽然张蕊玲不好对付，可是我任伦平也不是省油之灯。不过，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现在就算叫他上天下海他都愿意。

“缠住乃文。你绝对不能让他发现我不见了，天知道以前我要溜可不必事先打招呼，但是现在可不同了。”

乃亭舔舔唇，毅然接下这个重担。“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为了我的将来，就算要我把乃文关在厕所，我都愿意。”

伦平摇摇头。天啊！看来这对高氏兄弟真的连手足之情也不顾了。一个为老婆，一个为将来，可怕唷！他还没想完就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乃文阴郁的瞪着他们。“我找你们很久了。”他瞪他们的样子仿佛他们是欠钱不还的人。

伦平干笑。“我们只是在讨论最近新进来的案子，是不是啊？乃亭！”

乃亭不住的点头。

乃文刻意的看向桌上。“什么案子？为什么连资料都没有？”

这回伦平答不出来了。

乃亭马上接下去。“我们根本不用资料，因为我们早把它记下来了。”他保持着微笑，不理伦平的瞠目结舌。

乃文默默的瞪了两人一眼，但其中的冷意两人都感受到了。

“我请二位来，并不是来闲聊的，如果你们还想做下去，马上到我办公室来。”说完，他转身就走出去。

“老天！你那是什么狗屁理由！只有白痴才会相信我们能把那几百张的资料全记在脑子里。”伦平忍不住的开口。

乃亭耸耸肩。“我记得才在不久以前，有个人还说咱们的老板是个十足的大白痴呢，再说你有更好的理由解释吗？”

伦平叹口气。“现在为了保住我的饭碗，我决定要提早去见小苹果了。”

“我预先祝你成功，不！应该祝我们早日脱离苦海才对。”

伦平颇有同感的点头。

伦平瞪着眼前的大狗。

他从不知道这项任务中还包括了要应付这条狗。

他局促的笑笑，想换来这只大狗的友善。“你好吗？还记得我吗？我是那天不辞千辛万苦，把你送去兽医那的好人，记得吗？如果不是我，你今天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看着我了，不是吗？”他小心的想绕过它。“别担心！我对你没有恶意，算来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应该不会咬我吧？你千万不要忘了那天我对你的恩情，我并不奢望你感激我，但是如果你不要突然扑上我，我会很感激的。”他不住的说着，希望眼前的这只大狗不要再用那双像是要把他当晚餐的眼睛瞪着他。

“你在做什么啊？”苏苹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谢天谢地。救星总算来了。”虽然他身负重责大任来，但他可不希望抱着重伤回去。“小苹果，如果你肯把这只……呃，可爱的大狗叫回去它的窝的话，我会感激你的。”他很小心的不敢回头。

“可爱？从没有人说大猫可爱呢！你听到了没，大猫，伦平竟然说你可爱，你应该舔他两个，这样才能表示你的感激啊！”

“不用了！”他注意到他的声音过分尖锐，引起大狗的低鸣。天啊！这是小苹果故意整他的吗？

“我想……如果它能回它的窝，我会很感激的。可以吗？”

苏苹耸耸肩。她永远也无法了解伦平的心思。“大猫你回去吧！”

大狗懒懒的举起它的肥腿，走向后院。

伦平大大的松口气。

他放松的转过身去，又吓了一跳。“小苹果，你怎么又瘦了？”

苏苹笑笑。“怎么？有人规定不可以瘦吗？”但笑意并未传到她的眼里。

“有。而且你很清楚是谁！”伦平严肃的回答。

她皱皱眉。“我不想谈他。如果你专程为他而来，那你可以走了，恕我不送了。”她转身回去。

伦平急忙跟着她进屋去。“我来不只为他，同时也为你。”

“我不想听。”她转进厨房。

他依旧紧跟不放。“但是，小苹果，你想过没，一年前你封闭自己的耳朵，得到了什么？你现在不是在重蹈覆辙吗？”

苏苹从冰箱里倒了一杯柠檬水给他。“虽然你不请自来，但我基本的待客之道还有。你喝不喝？”

伦平眼一亮。“太好了，我口正渴呢！”他接过去，马上猛灌下去。

他的脸马上变了，但他还是硬吞下去。“小苹果，这是你亲手榨的吗？”他不动声色的问道。

“对啊！有什么不对吗？”

“没。只是味道太好了，别忘了待会叫我带一些回去给乃亭喝。”天啊！他早该知道就连果汁也无法幸免于难。他刚才差点没全吐出。不过还好，他只须喝一杯，但乃文可不，光想到乃文的后半辈子都要这样度过，他得开始考虑到底要不要撮合他们两个了。

“如果你喝完了，可以走了吧！”苏苹又走进大厅。

“不！我不走。如果我没有把事情完结，我绝对不走。”伦平像印证他的话似的，特地挑了个最舒服的姿势坐下。

“那你就请坐吧！”苏苹突然停下插花的动作。“是他叫你来的？”她实在忍不住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不过也差不多了。自从乃文那天回去之后，整个人都变了，我和乃亭差点没被他折磨死，所以我和乃亭决定来解决你们之间的误会。”

“那你们是白费力气了。”她淡淡的说。“存在我们之间的不是误会。”

“是你父母的事，对不对？”伦平刻意说出这句话。

苏苹瞪大眼。“你知道？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他得意于自己终于受到重视。“事实上，你父母的事我可以算最清楚的人之一了。而且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乃文是无辜的。”

她眯眼。“你骗人。乃文是你朋友，所以……”

“我也是你朋友呀。”他打断她的话。“如果你能让我一口气说完，我会很感激的。”他一看到苏苹想开口，马上接下去。

“你要好好想想当初你信了张蕊玲，而误了你跟乃文一年，你愿意再相信她的话吗？”

“她没骗我，她从头自尾都没骗过我。”苏苹突然坐在他对面。“你说你知道事情的始末，那你告诉我乃文是不是为了补偿我而娶我，是不是？”

“补偿你？谁说的？”伦平恍然大悟。“是张蕊玲是不是？我就知道是她……”

她不耐烦打断他的话。“到底是不是？”

伦平得意的笑笑。原来小苹果也会在乎这个。“也许一开始乃文抱着补偿的心理。”

他看到苏苹的脸变了，赶紧补充。“但那是他在没见到你之前。我相信你现在比当时心平气和许多，也能仔细的听我说了，毕竟我可不是乃文，你不该把气出在我身上。”

“我想就算我拒绝，你也会照说不误。”她冷淡的说。

伦平眉开眼笑。“你真了解我。”他开始收起玩笑态度。“小苹果，那完全是一件意外，张蕊玲不幸撞到苏伯父、苏伯母，可是苏伯父临终前并没有意思要让张蕊玲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知道你想问：为什么？那是因为苏伯父和高伯父是好朋友，他怎能让好友的妻子成为囚犯呢？而当时高伯父早就死了，所以这件事无可厚非的就由乃文处理啦。”

苏苹咬着下唇。伦平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

“至于张蕊玲说的补偿，确有其事。但是乃文当初只有以金钱补偿的心，我还记得那时候应该由我处理，可是乃文一见到你的资料后，特地由美国回来，为的只是四个字：一见钟情。这就是证据。”他从公事包里拿出公文夹交给她。“看看里头。这是一年以来他雇用征信社监视你一举一动的证据。”

苏苹猛翻里头的资料。“你是说……他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她不可思议的语气令伦平发笑。

“你以为他会放心让你一个独自生活？你从没想过他为什么不回到他自幼生长的美国？他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啊，当然除了你以外。”伦平满意的看着苏苹脸上的变化。看来，他很快就不必像条牛一样，整天除了公务还是公务。

“我需要好好想想。”苏苹仍然盯着手上的资料。这一年来……天啊0当然。但你永远不要忘了，信任乃文，想想你所认识的乃文，如果再要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信任谁？乃文或者张蕊玲？”

高乃文无法控制思绪。

他视而不见的瞪着窗外的建筑物。该死！为什么小苹还没来找他？都过了两个礼拜了……

难道她真的不相信他的话？她对他的爱就只有那么一点？不！不会的。该不会是小苹不知道他的公司在哪里吗？可是她总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吧？难道小苹…他沉浸于自己的思绪，根本没发觉伦平和乃亭的进来。

“我猜他的眼睛虽然瞪得大大的，可是他根本没看到我们。”伦平打赌似的说着。

“我完全同意。虽然他黑黝黝的眼珠正盯着我们，但是我敢打赌他的魂早就飞到某个地方去了！”乃亭附和着。

乃文回过神来。“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不记得我是请你们来白领薪的。”

“哈！他总算有点幽默感了。”乃亭对着空气说道。伦平则像唱双簧般的同意他的见解。

乃文眯眼。“如果你们要表演，请到大街上。我确信有很多人会为你们鼓掌的。”

“喂！老板，不要这么不苟言笑嘛。是小苹果惹你的，可不是我们惹你的。”

伦平不顾乃亭的抗议，决定把事情摊开来说。开玩笑，他是有备而来的，要不他怎么敢一个人来送死，至少得拖个垫背的嘛。

乃亭开始喃喃咒骂。他早知道被伦平拖上来是没有好结果的。

“现在是上班时间。如果你们嫌无聊的话，我相信公司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处理。”乃文冷淡的说着。

伦平马上接下去。“而放你一个人胡思乱想？别忘了我们可是好朋友呀。”

乃亭重重叹口气。“要烦大家一起烦吧！我豁出去了。”他为自己找个好位置坐下。

“反正这件事迟早要谈个清楚，我也落得清闲，我再不去见我那群可爱的女朋友，她们可要来找我了。”

乃文的脸变了变，但还是极有礼的开口：“你们的好心我心领了，但……”

“但什么？”伦平打断他的话。“再但下去，你的小苹果就跑了。”

“什么？你再说一次？”乃文猛地起身，根本没注意到他才整理的资料又散了一桌。

但伦平和乃亭可注意到了。他们暗自窃笑着。想不到伦平短短的一句戏言，竟然被乃文当真，由此可见乃文下的情有多深了。不过这也验证了一句话：恋爱中的人都是傻子！

“你怎么不说话？”伦平脸上的表情更让乃文确信他的话不像是假的。该死！该死！乃亭正要开口，马上被伦平的咳嗽声禁祝乃亭皱皱眉。这自吹自擂的大律师又想耍什么把戏了？

伦平带着一个惋惜的神色看着乃文。“乃文，这件事我一直很想告诉你，可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乃文的举动充分显示出如果伦平再一直拖拖拉拉，他会亲自越过桌上，再亲手掐死这个说话温吞吞的喉咙。

伦平干笑，显然他知道乃文的情绪极不稳定，因此他加快了说话速度。“这两个礼拜以来，我一直想告诉你，可是你似乎爱理不理，我也不确定你到底还爱不爱小苹果，所以我只好自己私下去见小苹果啦！”

“你去见她？”乃文瞪大眼。

但在伦平眼里看来，乃文原本的意思是小苹果还好吧？有没有回心转意？唉！做律师的就是这样，随时要推测别人话里的意思，没法子嘛！人聪明啊！伦平微笑。“是的。她告诉我说她心情不好，想到国外走走，差不多两、三年才会回来。”他面不改色的说道。

“两、三年？”这下子，乃文的声音几乎震破他们的耳膜。“怎么可能？你没骗我？”

“当然。我怎么可能骗你？如果我骗你，我就不是个东西。”伦平故做发誓的样子。

这个誓根本就没关系，他是个人，怎么会是个东西呢？想到这，他又忍不住赞叹自己的才智。

乃文呆坐在椅子，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小苹真的一点机会也不愿意给他？信任一点也没在她心里根植？他的所做所为竟然比

不上张蕊玲的一句话？该死！难道他的爱就要这样放弃了吗？

伦平打断他的思绪。“乃文，我来不只告诉你这件事，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前几个礼拜你不是有个计划吗？想以新颖的手法进入玩具市场，你还特地请国外一些专家人才设计最新、最特殊的玩具熊，现在他们把样品送来啦，就停在对街上，只不过是散了一地而已，你要不要去看？”

乃文茫然的看着他。

乃亭马上接下去。“你难道忘了当初你为什么有这构想吗？因为小苹她喜欢那些玩具娃娃啊！记得吗？你还警告我们不准透露风声，要给小苹一个大惊喜的啊！你那时候的积极呢？到哪去了？”

是啊！乃文震惊的想起。当初他的积极几乎赢得了小苹，现在他放得了小苹吗？哪怕是再过了十年、二十年也放不走吧！那他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让小苹飞去大西洋的彼端？让他独自过痛苦寂寞的日子？为什么？就因为他的愚蠢？该死！他真是个十足的白痴。他有权选择有小苹陪伴的幸福快乐的日子，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了信任而放弃小苹？就算小苹不信任，他也可以培养啊！他以前的积极到哪里去了？他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小小的张蕊玲，就毁掉他一辈子的好日子？门都没有，就算要用抱的，他也会抱着小苹回来。信任可以培养，只要他肯努力。毕竟当初就是因为他的不懈，小苹才会爱上他的。是的，即使是张蕊玲也分不开他们的。乃文猛的站起，脸上带着毅然的表情。

他看着眼前的兄弟与好友。“伦平，乃亭，现在你们跟我下楼去挑个玩具娃娃，对一个人要先从她的弱点开始，你们说是吗？”他就不信小苹不会感动。

伦平缓缓浮出个笑容。“对，对极了。”

乃文愈想愈高兴。“乃亭，你打电话叫阿美煮一些小苹爱吃的东西，顺便叫老王晚些时候去接小苹的宠物。”

他拿去外套，直接走向门口。

“对了！下午如果公司有什么事，你们就替我解决了吧！”说完，他的人就消失不见了。

停了会，乃亭开口。“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有两手的。”

“当然。不然人家怎么会叫我律师呢？是不是？”伦平得意的笑笑。心中则实在捏了一把冷汗。老实说他早知道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这个，一种是被人打得踢出门。他实在很庆幸结果是前者。

乃亭站起来，准备跟着出去。“你刚才说什么娃娃全散了一地？不是编出来的借口吧？”

“当然不是。是他们的卡车没弄好，不小心把全部的娃娃散到地上，堆得像座小山呢！不信你可以去看看，我包他们弄个一、两个钟头都弄不完。你以为我有胆子随便乱说话？”

“那小苹要去国外的事呢？”

伦平实在无法控制他的得意。“依小苹果的经济情况，你想她可能出国吗？”

“的确。不过我也只知道有一个人之所以鼓吹我跟他上来，是因为想把我当垫背的。”乃亭刻意的瞪了他一眼。

伦平干笑一声。“什么叫兄弟嘛，就是有难同当嘛。”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有这种兄弟。”乃亭边咕哝边走出去。话虽是这么说，可是他还是很高兴乃文终于恢复正常了，不过这不是因为兄弟之情，而是他以后终于可以出去见他的可爱女友们了。

伦平耸耸肩。带着一抹微笑，跟在他后头。

第八章

“看！他们在那里。”伦平指着对街的马路旁。“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事的，竟然连卸个东西都不会卸。”他看看一旁不耐的乃文，安慰着：“等这个红灯过了，你就算要用飞的过去，我都不反对，但是在这之前，你还是站在这里比较安全。”

“是碍...老天！”乃亭瞪着对街上的某一个人。“我没看错吧？”

“什么？”伦平困惑的看着乃亭不合理的举动。

“小苹啊！”乃亭指着对街马路旁的一个女人。“那是小苹吗？”

乃文原先心不在焉的心情马上消失无踪。他顺着乃亭的眼光看过去。

“小苹？”他不可思议的喃着。“是小苹！”他想马上冲过马路，却被乃亭两手拉祝

“老哥，你不可命啦，现是是红灯耶。”

“再等会嘛，你都等了两个礼拜，也不在乎再等一、二分钟嘛。”伦平带着微笑说着。虽然小苹果听了他的话后，过一个礼拜才来，但总也是来了。原本他还担心凭他任律师这个字号连小苹果都劝不动，岂不遭人耻笑？结果不但他的名声保住了，就连乃文的事也解决了，这不皆大欢喜吗？

乃文真想好好的大声欢呼。他的小苹终于来找他了，她不恨他了？她不恨他了，那么她是信他了。天啊！他深情的看着她。她还好吧？看样子她似乎瘦些，不过没关系，有阿美在，一定会把她养得肥肥胖胖的。对对！他待会一定要告诉她，他爱她。他不许她出国……要是她不听，他就算扛也要扛她回家。对！就这么办！绿灯终于亮了。在亮的同时，苏苹显然也见到他们了，不过她的眼里只有乃文一人而已，小小脸上的狂喜几乎让乃文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但他的激动马上变成恐惧。

这是他永生也磨灭不掉的记忆。

那恍惚是一场慢动作。

他亲眼目睹苏苹跑向他们，一辆原本停在车阵前的车子突然冲出来撞向他。

“不！不要！”他摔开乃亭紧箍的手，冲向她。但他的脚仿佛上了铅，一步也跑不快。他亲眼看到苏苹娇小的身躯活生生的被撞离地面。不！那不可能！她是他的小苹啊！

“小苹！”他看到苏苹的身体软软的落到堆得向小山丘似的玩具娃娃里，飞也似的冲过去。

“小苹！小苹！”他找出埋在玩具娃娃里的苏苹。“你醒醒！你醒醒啊！”

随后赶到的伦平一看到苏苹的脸色苍白，马上镇定的开口：“乃文！你冷静点，快点看看小苹果的身上有没有伤？乃亭，你快去叫救护车。”

乃亭立刻转身要去找最近的电话亭，但人有阻止了他。

“不用了！我还好！”苏苹突然张开眼睛看着大家。“乃文！你……怎么哭了？”

乃文这才发觉他的脸满是泪水，但重点不是这个。“你觉得怎样？没事吧？有没有撞到哪里？头昏不昏？不要勉强，闭上眼休息一下。我马上叫救护车来，忍着点。”他的语气柔得像水。但苏苹注意的可不是这个。

她皱起眉。“你还是老样子。每一次总是一大堆问题，等你问完，我又忘记了。不过，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我没事啦！”

“没事？怎么可能没事？瞧你的脸色这么白？怎么会没事呢？乃亭，快去叫救护车啊！你愣在这里做什么？”

乃亭点头，转身要走。

“不要啦，我真的没事！”她挣扎的想坐起来，可是乃文坚持不让她起来。依她看，乃文的脸色比她还白。

“我真的没事啦！可能是我受到惊吓才会脸色发白的啦！不信，你让我站起来看嘛！”

“乃文！我看小苹果好像真的没事，你让她起来看看，我想可能是正好撞到这堆玩具娃娃里才没受伤。”

乃文还是不放心，坚持要扶着她起来。一直到苏苹试探着走两步没事后，他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看起来像是没事。但是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我才安心。”他抱起她来，不让她再费力。

“赞成。”伦平和乃亭同声附和，先前的担心也放下了不少。

“我真的没事啦！”苏苹还是不太习惯乃文在大庭广众之下抱她。但她还是决定把话先说出来她才安心。“乃文，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她脸红的看着吓到的乃文。

但他马上恢复。温柔一笑：“我知道。但是我们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但是我还有话要说……我误会你了。”她很细心的替他擦干脸上的眼泪。

“我也知道。”他抱着她走向他的车子。

苏苹一脸不解：“你怎么都知道？”

他耸耸肩，突来的放心使他有了幽默。“因为我是你的神啊！”

她想了会，顽皮一笑。“是的。你是我的神，永远的神！”她舒服的靠在他的怀里。

乃亭和伦平跟在后头，猛地偷笑。

“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是个白痴？我们前几天不是去医院检查过了吗？医生不是说只有一些擦伤，为什么你们还是要把我当病人来看呢？”

苏苹坐在床上，瞪着眼前的三个人。不！应该说只有一个人还把她当病人看，至于另外两个人则在猛吃阿美早上留下来的饭团。

乃文笑笑。这几天他一直把微笑带在身边。“我们知道，可是多休息总没错吧！”

他脸上温柔的笑着，但是心思则飘到确定小苹出事的那个晚上。乃亭告诉他，事发当时他把车牌号码记下来，请人去查，结果发现那是张蕊玲的进口轿车；他们马上去找张蕊玲，可是她否认了，她甚至还有证据证明在那个时间她根本没使用那辆车。看她的样子似乎不像是在说假话，那么又是谁想害小苹还特地想嫁祸张蕊玲？是谁跟小苹有这么大的仇恨呢？他们三个想了一个晚上，没个结果，伦平才在没有办法中想出办法。

这几天他们各在外头不动声色的告诉每一个认识的人，小苹今天只有一个人在家，阿美请假，他们出差，或许在幕后的那个人会自己出来……该死！要是不能早一天找到那个人，他根本放不了心。

“乃文？你不吃一点吗？等会好有体力做事啦！”乃亭满嘴食物的咕哝着。不仔细听还听不清楚呢！苏苹好奇的看着他。“你们要做什么？”

“等会我们可能全都要做劳动服务。”伦平别有用意的回答，还不时的偷袭乃亭最后一个饭团。

“依我看，凭我这个文弱书生待会可能不用上场吧！我相信光是你们两个就可以横扫千军。”乃亭躲过伦平的魔手，咽下最后一口。

“什么叫文弱书生？依我看你是怕死吧！”伦平不屑的说。

“依我看，你们全是怪人。好好的班不上，一大早就把阿美遣走。三个大男人又跑到我的房间里待，成何体统？”苏苹很不满的说着。谁叫没一个人要回答她！乃文微笑，坐到她身边。“不是三个，是两个，我在你房里应该不会不成体统吧？”

苏苹脸又红了。

伦平想要搭腔两句，调侃一下这两个人。突然他听到声音了。

“有人上楼了。”他小声的说着，马上引来所有人的警戒，除了苏苹。

“总算来了，我还以为要在这里窝个十天八天！”乃亭小声的补述。

“为什么……”苏苹才开口，马上被乃文捂祝

“听着，小苹，我和乃亭他们要躲起来，不论来人是谁都不要告诉他，我们在这屋子里，你就当你病没好一样的对待他，好吗？”乃文快速而小声的命令。

苏苹困惑却很温顺的点头。

乃文才放下手。三个人马上找地方躲起来。乃文马上找到长沙发后，贴墙的好地方；乃亭则快伦平一步躲进衣柜里；至于伦平在百般不情愿下藏入洗手间，他原想好好看清清一番的。

苏苹摇摇头，还是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在做些什么，要躲就找些好地方躲嘛，干嘛找那些看不清楚的地方埃

门开了。

一个老妇人走了进来。

“二姨！”苏苹叫了一声。原来进来的是乃亭的妈妈，他们怎么还躲着不出来?

乃亭吓了一跳。他母亲?

“是我！”老妇人带着一抹奇异的微笑。“听说你受伤了，好些吗？”

苏苹迟疑的点头，注意到在炙热的天气里，眼前的人还穿着冬天的大外套。

“那乃文他们都出差了？”

“呃……是的……二姨，你有什么事吗？如果你要找乃文，可能要好……”“不！我是来找你的，特地的。”她又接近苏苹一步。

苏苹不自觉的往后挪一挪。真奇怪，不知为何，她感觉到乃亭的母亲似乎有些不对劲。

“你不会很好奇，为什么我来找你吗？”老妇人又靠近一步。

苏苹舔舔唇。“为什么？”

“我是来拯救你的。”她再度挂上诡异的微笑，拿出藏在外套下的水果刀。

苏苹吓到了。“你……你要做什么？”

“没什么？”她一步步的走向苏苹。“我说过我是来救你的。别害怕，很快就过去，我不会给你一点点痛，放心！我也很喜欢你。我舍不得让你痛。”

“那……”苏苹害怕的看着离自己愈来愈近的小刀。“你为什么还……还要……”

“还要让你死？我是为你好啊！你不知道乃文会跟他父亲一样风流吗？”老妇人像小孩子一样的看着她。“将来你一定会很痛苦，就像我，高昌严的第二任妻子，多好听的称谓呀，可是你了解吗？没有一年的时间，一打一打的女人就自由自在的出现在我的家，我一心一意想要建起的家啊！这些我都不在乎，可是他竟然会为了一个比我年轻的女人想跟我离婚！那种痛苦，你能了解吗？更可笑的是他竟然把高氏企业绝大部分交给乃文，而乃亭呢？就跟我一样，不受重视。这些我都能忍受，因为我知道只要乃文不结婚的一天，乃亭就有机会获得他的财产，乃文对乃亭很好的。直到你的出现，我知道乃文一定会把财产留给你和你的孩子的，所以我不得不救你，你瞧，我多好啊！”

苏苹害怕的往后退，直到靠到床头。她简直疯了？乃文呢？怎么还不出来？

“别怕，很快就结束了！”她举起刀，刺向苏苹。

“乃文！”苏苹尖叫的缩起来，准备接受突来的命运。

半晌，什么事也没发生。她害怕的张开眼，看到乃文和伦平拖住乃亭的母亲。

“你们在干什么？不要阻止我，我是为你们好啊！杀了她，你们兄弟的感情一定会比以前更好啊，乃文，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二姨拚命的喊叫，想要挣脱两个大男人的紧箍。

乃文怎么想也没想到会是他最敬爱的二姨。该死！这要乃亭如何自处？他注意到乃亭从阴暗里走出来。整张脸再也不像过去他所认识的乃亭了。

乃亭走过去，顶替乃文的位置。“妈！我们回去吧！”他像是哄小孩子一样的哄他母亲。

老妇人困惑的眨眨眼。“可是我还没……乃文的妻子……”乃亭温柔的笑笑，刻意的挡住苏苹。“你在说什么呀？乃文还没娶妻呢！你忘了？”

“没娶妻？可是……”乃亭扶着她走向门。“怎么？我说的话连你也不信呀？”他的语调保持一贯温柔，但很明显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出他话里的悲哀。

“我当然信啊！你是我儿子啊！”老妇人乖乖的由乃亭扶着出去。

伦平看了一眼苏苹和乃文。“放心，乃亭就交给我了。”说完，就马上跟着出去了。

苏苹咬住下唇，眼眶红红的。“她疯了，是不是？”

“是的。”乃文哑声道。

苏苹眨眨眼，想止住泪水，可是它还是不争气的流下来。“你不去安慰乃亭？”他摇摇头。“乃亭现在最难面对的就是我，我再去只会让他难过。该死！如果我早知道二姨精神不正常，我就不

会……”苏苹赶紧握住他的手。“这不能怪你。你又不是上帝，不可能每一件事都知道的。”

“但是乃亭……”“现在有伦平在，你不要担心。我们以后可以慢慢来，要是到时候乃亭还是无法面对你的话，我就亲自砸他的头，看看他的脑袋还在不在，你放心，有我在，一切都没问题。”她的脸上满满都是坚决。

乃文忍不住的笑了。他紧紧抱住眼前这个他最爱的女孩。“是的。我最爱的就是你这点。”

苏苹脸又红了。“只有这一点而已吗？”她故意抱怨，想引开他的心思。

他愣了一会。想不到他害羞的小妻子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但他很快体会到她的用心。

“我想想……”他故意想了很久，直到苏苹开始捶他。

“难道我一点优点也没有吗？”

乃文笑了。笑他妻子的可爱。“是的。”他赶紧补上下一句话。“但是我爱全部的你，即使是你的缺点。”

苏苹这才满意的点头。

“我可爱的老婆，现在我可以得一点奖赏了吗？”他开始装出一副垂涎的样子。

“奖赏？你做了什么好事了吗？”

“当然。我刚才日行一善。说出善意的谎言。”乃文说的好像真有其事。

“日行一……”苏苹恍然大悟。原来他把刚才的话当做日行一善。“高乃文你……”

他一把把她推倒在床。“现在奖赏太晚来了，所以我只好自行索取了。”说完，他的脸缓慢的俯下去，给他最可爱的小妻子一个又热情又绵长的热吻。

尾声

“小苹！不要再睡了！再睡，你就要成了一只小肥猪喽！”乃文衣着整齐的在床前摇着苏苹，可惜床上的人一动也不动。

他干脆开始在她耳边诱哄。“你再不起来，我就把你烤成一只小猪啵”天！还是没用。要是让乃亭他们知道他高乃文竟然会说这种话，不笑死当场才怪。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刚才可试了好几种方法，搔痒、擦冷毛巾、摇她，都没有用。该死！再不快溜掉，他和小苹结婚周年的好日子又要被乃亭他们搞砸了。

管他的呢！反正今天就只有小苹和他两个人好好过这个伟大的日子，别人想来插手，门都没有。既然如此，好吧！他一把抱起苏苹，让她靠在自己的身上。

苏苹这才微微张开眼。“乃文？”

他笑笑。“是我。来，把你的手伸出来。”他开始替他可爱的小妻子着装。没法子嘛！要是等她自己穿的话，到天黑能不能穿好，都是个问题。

他替她拉上拉链。“好了！进浴室洗把脸去。”

苏苹一动也不动。

他重重叹口气。“我现在后悔当初娶了个小懒猪。”他使出最有效的办法。

苏苹张开一只眼。“你说什么？”她的睡意去了一大半。

乃文满意的笑笑。“我说是不是昨晚我让你太累了呢？”他恶作剧的眨眨眼。

苏苹的脸马上红透了。“才不是……”“我的好妻子，现在可不是说话的时候，你赶紧进去梳洗一下，我们马上要溜了。”他轻轻推她一把。

“溜？”

“不要告诉我，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会轮到苏苹故意眨眼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乃文装出一凶脸，好不容易把她逼进浴室。

这下，乃文才真正松口气。能把小苹从舒服的床上叫起来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该死！这又该怪谁呢？当初乃亭为了二姨的事郁郁寡欢，甚至自愿到美国接手刚成立的分公司。在劝不动乃亭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乃亭去了，而去年乃亭特地回来，脸上还有着以前的笑容。说实在的，他当然欢迎乃亭回来，但也不必在他结婚周年回来啊！而伦平居然还有胆子向他邀功，说什么要不是他激乃亭，乃亭恐怕还待在那里终老一生呢！所以牺牲结婚周年又有何妨！从此以后，他和小苹的特殊节日就成了伦平和乃亭的恶作剧的日子。

该死！他可不希望今年的结婚周年又被他们拿去玩了。

“我的好妻子，你能不能快一点呢？难道你愿意跟乃亭他们度过一个无聊的纪念日吗？”他不住的催促着。

她这才慢吞吞走出来。“跟他们过也很好啊！乃亭他们也很有趣啊！”她故意逗他，最近逗她可怜的丈夫是她最乐的一件事。

开玩笑！他才不会让乃亭他们破坏这次的纪念日呢！去年他还记忆犹新，那简直是一种可怕的酷刑。今天他特地一大早起来，为的是什么？他才不会让任何人破坏它。

乃文开口。“既然你这么慢，就不要怪我喽！”他趁苏苹还没反应过来，就抱起她来，直接走下楼。

“放我下来。我可以自己走啦！我的外套也还没拿呢！你想让我冷死吗？”

“当然不想。所以我早替你拿了，放在车里。”

“我们要去哪里？”苏苹放弃挣扎了，干脆舒舒服服躺在他的怀里。

“到时候你就知道。”他快速的走出大门，一路不住的四处张望，以防有人突然捣蛋。

“早餐呢？”

“来不及准备，我们可以出去再买。”

苏苹斜睨他一眼。“看来你都想好了。”

“当然。”他得意的打开车门，让苏苹坐进去。“我早就计划好这一天了，我还发誓要是这一次再被乃亭他们给毁了，我就不姓高。”他赶紧发动车子，一直到了马路，他才真正的安下心来。上帝，这次他终于摆脱了这群可怕的兄弟朋友了！苏苹突然瞪着后座。“乃文？”

“嗯？”他轻松的吹着口哨。多好！没有任何乃亭他们的干涉。

“你说你没有准备早餐？”她的语调中充满怪异。

乃文点头。

“也没准备午餐？”

“当然。”

“更不用说是晚餐？”

乃文笑出来。“小苹！你是不是饿了……你做什么？小心！”他瞪着苏苹转向后座，不知在拿什么。

她再转回来时，手里抱着一个大篮子，后座还有另外两个大篮子。

“这是……食物？”他瞄一眼篮子满满的食物。

“对，这上头还有字条，不要紧张。我念给你听：我可怜的老哥，真亏得你这么早起来，我们也早知道你们没时间准备吃的东西，所以这是奉送你们的，别忘了，你们是带着我们所有人的爱心去玩的，代我们向小苹问好。PS：我是伦平，可怜的小苹果一大早就被拖起来，很难受吧！你们大概也想不到我、乃亭和乃玲昨夜特地赶回来吧！（像小偷一样的爬进来。）”

苏苹一念完，马上偷瞄一眼身旁的人。

“该死！我就知道怎么可能那么好运，摆脱得了他们！”乃文恨恨的表情几乎让她发笑，但她可不敢。

“没关系啦！反正他们很快就要遭恶报了。”

“什么？”

苏苹胸有成竹说道：“他们还是单身汉啊，当然无聊到以捉弄我们为趣。我想如果他们各有老婆，那我敢保证明年就咱们俩过这个纪念日了。”

高乃文差点把车开上安全岛了。他赶紧把车停在路边。

“你怎么了？”苏苹困惑的看着他举动。

“老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你说的对极了。找！对，我们替他们找老婆，这样明年我们就轻松了。对极了！我真是太爱你了。”

苏苹得意的笑笑。“这还用说。既然你是我最爱的老公，我当然也是你最爱的老婆嘛！”

乃文感动的一笑，想起他追求她的过程。

“是的。你是我这一生最爱最爱的老婆。”他沙哑的回答。

【全书完】